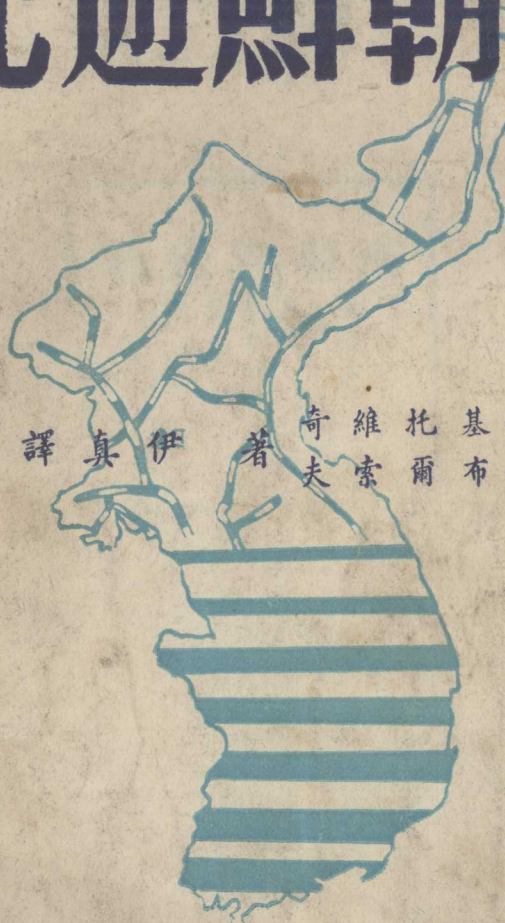


北朝鮮遊記



阿·柏
基·布
托爾
維索
奇夫
著
伊
真
譯

中南新華書店印行

8.03

8

65

基本定價(乙) 4.00

北朝鮮遊記

阿柏伊 • 基布 • 托爾真 • 維索 • 奇夫
著
譯



中南書局發行

北朝鮮遊記

著者

阿·基托維奇
柏·布爾索夫

譯者

伊眞

出版者

中南新華書店

發行者

各地新華書店

印刷者

解放印刷廠

(本書根據東北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本翻印)

(南昌民德路一九五號)

(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

1—4,000(贛) 基本定價(乙) 4.00

目 錄

清津、咸興、平壤	一
金日成將軍	二〇
訪問婦聯的女主席	三一
朝鮮的鄉村	三四
三十八度	四二
金科鳳	四四
康良煌	六九
天道教	七四
經理、工程師、工人	七八
作家與詩人	一〇一
偉大的朝鮮女舞蹈家	一〇九
兩個大學	一一二
虎列拉	一二三
在大選之前	一二八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編者後記

附記

俞大綱對韓文書簡表.....一〇八

香港便覽人.....一〇八

蘇聯、工部局、工人.....一〇八

天章錄.....一〇八

韓貞敏.....一〇八

金持淵.....一〇八

七十八道.....一〇八

金日成將軍.....一〇八

韓南、韓興、平壤.....一〇八

目 次

清津——咸興——平壤

第一眼見到的景物

一個小男孩，站在一條發白的塵土飛揚的大道上。他赤裸裸的一絲不掛，精神十分坦然。我們把汽車停了下來，那孩子毫無惴惴不安的表示，他仍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後來，我們又看到了一個十歲的女孩子，背上揹着一個比他稍微小一點的男孩。那女孩聚精會神地望着我們，向我們發着微笑，擺着手。大道的一傍，有三條水牛沿河岸走着。幾個男人頭戴大草帽騎在牛背上。河的彼岸是一片田野，許多人正在那裏工作，他們都在那裏坐着工作。這就是朝鮮了。我們剛剛越過了國境線。

關於朝鮮，我們過去知道些什麼呢？

實際上，關於這個國家，我們過去知道些什麼呢？

歐洲人開始知道朝鮮，是在十九世紀末葉。而且甚至關於描寫朝鮮的書籍，也還是在不久以前才出現的，是見歐洲人和美國人對於這個國家是很少研究了。這些書的名字是：『世外的國家』，『被遺忘的民族』，『神祕的國家』。

簡而言之，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這個國家的東西，可歸結如下：

朝鮮位於半島上，其西面為黃海，東面為日本海。擁有人口約二千五百萬。這個國家內，雖

然適於耕種的土地很少，但大多數居民都從事於農業。僅在最近十年來，才開始出現了大的工業（主要是在朝鮮北部地區）。

日本人於一九一〇年便佔領了朝鮮，經過三十五年以後，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朝鮮始被蘇軍解放。

在一九四四年於紐約出版的『朝鮮——被遺忘的國家』這本書中，作者羅伯特·奧里維爾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朝鮮這樣寫道：

『他們（朝鮮人）生活在恐怖與貧困中。現在這一代的千百萬朝鮮人民根本就不知道別樣的生活。但是他們依然進行反抗，依然爲爭取自決權而鬥爭。他們仍舊愛自己的國家，他們有他們的自尊心，有決心並渴望掙脫日本的枷鎖。』「國家」這一概念，對於朝鮮人來說，是一種比國旗或傳統更偉大的東西。這是他們必須爭取的一條生路。他們的住宅，他們的生活，都是沒有保障的。他們不能獨立決定，他們如何生活，如何思想，如何行動。他們知道，他們無論怎樣誠懇地工作，怎樣用心計謀，反正超過他們維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切積蓄，都是要被剝奪的。報紙只能刊載那些經過日本人蓋印批准的消息。

學校裏只能用日本人的觀點去教授歷史，哲學，政治和社會問題。廟宇，由於信仰「天神」的緣故也受到了追究，因爲對於朝鮮人，只能有一個必須要服從的統一的神——即日本神。

一切城市，街道，廟宇，紀念塔底名字，都改成了日本名字。

強迫人民遵從日本人的風俗習慣，說日本話，只能像日本人一樣地思想。」

擊潰日本以後，蘇軍與美軍來到了朝鮮。在蘇軍與美軍之間，沿緯線三十八度，自日本海到黃海劃了一道分界線，把朝鮮分作差不多大小相同的兩部份。三十八度以南，爲美軍的駐地，三

十八度以北爲蘇軍的駐地。

幾個月以後，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上決定，蘇美託管朝鮮的期限爲五年，並主張必須建立朝鮮臨時民主政府。

清津

沿圖們江駛去。江身越來越寬，迎面吹來了海風。接着，我們便看見了日本海。天氣是陰沉沉的，海上彷彿完全是陰暗的，岸邊的岩石也是陰暗色。當汽車沿山路上行時，便可以很清楚地一眼望到海邊了。當汽車下行時，我們便只能看到一小片陰暗色的水和雪白的冰沫。

我們在羅津——一個小小的港市，蘇聯海軍陸戰隊第一批登陸的地方停下車來。港內還停泊着幾艘被擊破了的日本船隻，港上建築也被打壞或被焚燒了。城市裏面，倒是看不到戰爭的痕跡了。我們沿着一座座潔淨的、灰色而愁悶的小房子駛過日本人區。這些日本人區，正確點說，這些獨立的山城鎮，到處都是一模一樣的。在滿洲我們所見的是這樣，在朝鮮也是如此。

我們到一個小飯館裏去吃午飯。飯館的門口用俄文寫着：「里吉亞·阿列克謝也夫娜·彼得洛娃」。里吉亞·阿列克謝也夫娜是一個上年紀的朝鮮女人，許多年以前曾在俄羅斯白爾米住過。在那裏她也是姓俄國姓，叫里吉亞·阿列克謝也夫娜。里吉亞底俄國話差不多都忘記了，現在還只記得幾十個字，但是做俄國飯，她並沒有忘記。汽車夫領我們到她那裏去進午餐，因爲汽車夫往往是什麼都知道的。

傍晚，我們來到了清津。這座城市，是建築在一條廣濶的山溝裏，城的上空高高地豎立着高大的工廠烟囪。這夜，我們宿在日本旅館裏。正確點說，這個旅館會是日本人的。現在，它已歸城市人民委員會接管。旅館座落於突峭的小山上，靠近海邊。在旅館前面的小廣場上，豎立着一

座紀念塔，這是紀念在清津爭奪戰中犧牲的蘇軍烈士的。

早晨，我們去看望海軍人員。我們認識了蘇聯英雄伊萬諾夫。雅洛茨基上尉。他是第一個指揮海軍陸戰隊偵查並登陸清津的，而且在他所佔領的魚港區堅持陣地一天一夜。我們同雅洛茨基一起去到港口，弔望有名的八月戰場，這個戰場是自防波堤，一個以時速九十里駛來的水雷艇投錨的地方開始的。

我們在港頭上漫步多時，聽雅洛茨基給我們敘述戰鬥的情景。天下起雨來了，風吹起了黑色的浪頭，水拍打着石砌的防波堤，像白色牆壁一樣的泡沫碰在光滑的石頭上粉碎了。海岸上的場棚裏，擺着一堆一堆的魚。朝鮮的男人女人們在那裏選魚，唱着聲音拖長的歌曲。烏雲越來越低，終於把不高的山頭蓋住了。雨像黑色的帳幕一樣，掛在城市的上空。我們跑到棚下去避雨，在這裏，那位被我們時時刻刻帶在身邊的朝鮮翻譯又給我們講了兩個故事，來補充雅洛茨基給我們講的戰爭情形。

蘇聯的坦克隊來到了一個離清津不遠的山區，這裏的道路是很難通行的，橋樑也都是壞的。當地居民會儘一切力量去幫助坦克駕駛員。給他們指示道路，給他們領路，在那些需要提醒坦克駕駛員注意些什麼事項的地方佈置了崗哨。有一個朝鮮老頭子，曾在一座據農民意見經不起坦克重壓的橋頭站了一天一夜。當坦克終於來到了的時候，那個站在橋頭的老頭子，即大聲呼喊，給他們作各種標幟，說明這裏是不能通行的。帶頭的坦克轉到一邊去，但並沒有停下來。坦克一直開到了河邊，老頭子看見坦克在那裏陷到水裏去。他絕望地急忙向村子跑去，想集合人民，用大家的力量把坦克從水裏拖出來。但回頭一看，那坦克已從水裏爬了出來，駛抵河的彼岸去了。

另一個故事是說，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個窮僻的小山村裏，一個老農民身染重病。感到自己死期已近，即將其二十歲的兒子叫來，告訴他說：『你到山裏去爲我找些人參，生命根回來。』

去吧，不敢空手回來。」

兒子到山裏去了，但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人參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人參。於是兒子便走了，沒有回來。因為他不能空手回來。所有的人都能把他忘記了。不過，經過五十年以後，他在很遠的滿洲山地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人參，他立刻便動身回到祖國來，這時他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了。他看見了自己那些受日本人壓迫的鄉親們。他本來想服用人參，使自己重新變為年輕力壯的人，但隨後向自己發問道：『我要青春幹什麼呢？既然現在，甚至最年輕力壯的人都還不愿意要青春的時候。』

不久，一個偉大的消息傳到鄉村裏來。說蘇軍要來幫助朝鮮人了。這個消息是在早晨傳開的，白天農民們便聽到了遠處傳來的大砲聲，傍晚，到山上去採野果的婦女們便抬回來了一個傷勢很重的蘇聯軍官。人們把軍官安置在一間很好的房子裏。兩個會護理病人的婦女，整夜地在受傷軍官的床前輪流看守。這一夜，鄉村裏的人誰都沒有睡覺。從滿洲歸來的那個孤獨的老頭子也沒有睡。

早晨，女人們說，一點希望都沒有了，蘇聯軍官要死了。誰都不知道如何挽回這種悲運。頓時，從圍繞在房子周圍的人羣中走出來一個老頭子，他說他可以挽救這個蘇聯人。人們都相信這位老頭子的話，因為在這樣的時分，是誰都不敢說謊的。於是老頭子走到屋裏去，在屋裏待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蘇聯軍官起床了。他完全好了，因為那老頭子把他化費了五十年時光所找到的生命根子給他吃了。

這就是在魚港，在日本海的海岸上，我們的翻譯員講給我們聽的故事。縱然這個故事，是一種傳說，但它却很好地說明了朝鮮人對於蘇軍和蘇聯人的關係。後來我們又得到了許多材料，可以證明我們相信這一點。

許多人告訴我們說，清津——咸興——平壤之間的道路被雨水沖壞了，山路也不通了。我們乘火車到了咸興。火車穿過了幾十個山洞，火車頭的煙灰，厚厚的一層落在我們滿身。

但是，當我們從車窗望出去的時候，我們便忘記了一切行路的不便。從車窗裏望出去，是一片海，在高高的峻峭的海岸上，長着一排排矮小的捲髮似的松樹，和日本水彩畫裏面所畫的松樹完全一樣。那些松樹，枝葉招展，像一蓬蓬低得碰到海邊沙石上的傘一樣立在那裏。

這種景緻從我們眼前飛過，就像用舊了的電影片膠卷一樣，時斷時續地向後面飛奔着。火車爬出了山洞，就像閃光的銀幕一樣，又出現了浴着陽光的海，漁船上的帆蓬，斷崖，沙石，優美的松林。

夜間，我們抵達咸興，在這裏我們停留了兩天。我們決定，如果天氣好，橋樑也完好而可通過的話，我們就乘汽車赴平壤。

白天，我們到蘇軍衛戍司令部去，用電話與鮮、蘇文化協會咸興分會聯絡。接電話的是鮮、蘇文化協會分會的副主席金禮仁。他俄國話說得很好。半點鐘後，我們便去造訪他了。在他那裏，我們認識了協會的主席鄭律，他的俄國話，比金禮仁講得還好。鄭律是咸興省人民教育部副部長兼協會主席。這兩個有文化有教養的人便是我們第一批所結識的朝鮮朋友了。與他們交談的時候，我們才頭一次瞭解朝鮮人民崇拜蘇聯文化的整個情形。他們兩人都對俄羅斯古典文學與現代蘇維埃文學有很好的研究。現在，金禮仁正在把普式庚的小說譯成朝鮮文。

我們沒有忙着去參觀咸興的名勝，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還要來這裏，停留一個較長的時期。我們到城裏走了走，那裏，看去好像是過節日的樣子。到處懸掛着許許多多朝鮮國旗，列寧像與斯大林像，和這些像片並列着還有一位年輕的朝鮮人的像片。我們知道，那就是北朝鮮人民委員

會領袖——民族英雄，最受國內人民愛戴的金日成。

我們會和當地的文學家們共進午餐。其中最有名的是『朝鮮鄉村』詩集的作者韓植。他是詩人，又是批評家，又是宣傳蘇維埃作家作品的宣傳者。在我們到來的前幾天，他曾經作過一次關於高爾基創作活動的講演。這些講演給人們的印象很深，講過以後，許多人都在談論着它。是在午餐上，我們賞識了東方所十分喜愛的即興詩底藝術。詩人舉起一小杯朝鮮酒，念着他剛剛編好的詩來乾杯。鄭律把這些詩都給我們翻譯了出來，現摘引幾段在下面：

青年詩人俞根淳說：

暴力與壓迫的鎖鏈，

被歷史的風暴折斷了，

今天，我們

同自己的朋友開誠相見。

我們瞻望將來，

那裏是鮮花，美酒和幸福。

詩人王真歡說：

莫斯科——全世界的心臟，

莫斯科——世界藝術的心臟。

我們——年青的朝鮮文學的孩子們！

今天同你們，莫斯科的人們相會，

讓我們的友誼就像年青的竹筍一樣，

日甚一日地鞏固起來吧。

隨後韓炳天舉起青色的小酒杯說道：

我們皮膚的顏色雖各有不同，

但我們的思想却完全一樣。

我們的心，我們的靈魂，

在彼此相互致敬，

這就是無言的握手。

晚間，朋友們帶我們到劇院去聽民族歌劇『春香姑娘的故事』。這部歌劇是根據一個古老的民間傳說寫成的。早年加林·米海洛夫斯基曾將這一歌劇譯成俄文。在日本統治時代，該歌劇會橫遭檢查，其中凡描寫人民受壓迫，描寫封建官僚殘暴不合理的地方，均被無情地刪掉了。

他們告訴我們，劇團裏面只有一個職業演員。朝鮮解放後，在咸興已建立起一座國立劇院了。時常自平壤回到自己的故鄉——咸興的著名作家韓雪野，乃是這一劇院的組織者與鼓舞者。他把年青的音樂、戲劇愛好者都搜羅在一起，不到一年的功夫，這個劇院便博得了觀眾的稱頌，並獲得了良好的聲譽。演歌劇主要角色的女演員，在日本人統治時代，乃是在郵政局工作的。

劇院的大廳中，人擠得滿滿的。其中大多數是穿着民族服裝的婦女。人們告訴我們說，今天的劇是爲了那些響應人民委員會號召下鄉幫助農民參加田野工作的咸興居民演出的。人們都是免費看劇的。

鄭律很快，很正確地把歌詞和對白給我們翻譯了出來。我們對『春香姑娘的故事』一劇，都非常感興趣，我們跟着全體觀眾一同高興。

雖然天氣很壞，下着雨，但我們仍決定乘汽車走。金禮仁因爲有公事，也決定與我們一同走。他穿着一件雨衣，手裏提着小提包到旅館來找我們。

——也許今天我們走不成，——他說——今天是七月七日，雨會要下一整天的。

——爲什麼？——我們奇怪地問道。

——在朝鮮有這麼一個傳說——金禮仁說——叫做『牛郎織女星』。

——趁下雨的時候，讓我們來聽你講一講這個傳說吧——我們說。於是金禮仁便開始講道：『在銀河（朝鮮人把銀河叫作天河）的北端，住着一個勢力很大的國王，他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女兒。在銀河的南端，住着一個守寡的女王，他有一個非常英俊的兒子。一對年輕人在天空中相遇了，他們一見傾心地互相發生了愛情。他們的父母都沒有阻撓他們結婚，——於是很快便舉行了結婚儀式。美女是這樣愛她的丈夫，甚至一天都不能離開他。她的父親已經整整一年不看見她了。多少次請她回去，她都置之不理。於是憤怒已極的國王便下令其軍隊，要他們在他女兒的丈夫睡覺時，把女兒搶回來。國王的命令照辦了。』

那美女作了父親的俘虜，被圈在父親的房子裏，她整天地哭泣，懷念自己心愛的丈夫。他們分別後過了整整一年。後來這對年青的夫婦都在夢中看見了一個打救他們的天使，並指定他們到銀河的中流去會面。他們到了指定的地點，但他們不能擁抱，也不能握手，因爲他們被隔離在河的兩岸。原來彷彿是這樣的，美女的父親，因爲一心要把年青的夫婦分開，他便藉助於神祕的力量，把自己的皇宮由銀河的東岸遷移到西岸去了。女王的皇宮和女王的兒子仍留在河的東岸。這樣，在被分開了的兩夫婦間，便橫隔起一道銀河。他們各站在銀河的一邊，痛心地哭泣。他們

的眼淚，就像傾盆的大雨一樣落到了地面上。七月七日是那對愛人會面的日子，他們每年都在這一天相會，因此朝鮮人便稱之為一年之中必有雨的一天了！」

「龍頭」

金禮仁講完了這個傳說，雨還沒有停下來。我們決定還是要走。

我們走到咸興的郊外，在那裏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果木園。其實，很難把它們叫做果木園，認真說來，那只是連接在一起的果木場吧了。果木場的盡頭，是繞在大道兩旁的油綠色的稻田。綠的色調，把空間完全征服了。田野、果木園、山崗——周圍一切都是綠色的。時或在山坡上，稀疏的樹木中間，有像蜂箱一樣垂直地安放在那裏的墓石在閃着白光。朝鮮人的墓場經常是設在很高的地方，爲着在河水暴漲時不致把墳墓沖掉。在種有高大樹木的路旁，有的地方豎立着小小的然而却十分美麗的寶塔。死去的人們，一被埋在這塊墳場裏，他們就在這裏永遠的安息了。

黃昏到來了，不久就是夜。我們遇到了一小羣農民，便把汽車停下來，金禮仁去同他們談話。農民們說，附近過河的一座橋樑被大水沖跑了。但在河邊上有一個村子，我們可以在那裏過夜。

十五分鐘以後，我們便到了那個鄉村。幸好金禮仁隨我們一起來了。當然每一個朝鮮鄉村的人民都很樂意幫助俄羅斯人，但要說明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那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以後，當我們學會了幾十個朝鮮字的時候，沒有翻譯員的幫忙，我們也就能夠講一些簡單的事物了。但現在我的所知道的朝鮮話還只此『古巴波松尼德』（意思是『謝謝』）與『達姆別』（意思是『煙捲』）而已。

鄉村都已入睡了。只有一座高大的房屋裏面，還在燃着燈。金禮仁走到屋裏去。在房屋的前面，什麼地方有一條河流在潺潺的流着。我們知道，我們已是來到一道狹小的山谷中間了。藉着房屋裏的燈光，可以看見緊貼着突峭的山坡還有幾間房子。雨在滴滴落落地敲打着我們的帆布車棚。

金禮仁回來告訴我們說：這個鄉村叫「龍頭」村。隨後他便帶我們到屋裏去。這是農村人民委員會的所在地。辦公室裏放着兩個桌子和椅子，因為就是在最貧窮的朝鮮機關中，都不像在私人住宅中那樣，讓人們坐在地上（草墊上）。牆上掛着斯大林與金日成的像片。一個守電話的朝鮮人，向我們發着歡迎的微笑。

幾分鐘以後，已經給我們擺上了雞蛋和乾魚。隨後汽車夫又帶了些吃的東西來，桌子上就擺得滿滿的了。

和我們一同吃晚飯的還有兩個朝鮮人。一個是在人民委員會值班的人，另一個是鄰居的農民。他也給我們帶來了魚和雞蛋。起初兩個朝鮮人都不肯吃飯，但仍然圍桌子坐下了，並且很快就變得非常快活起來。

我們問他們，把日本人趕跑以後，他們生活怎樣。在金禮仁還沒有給我們開始翻譯以前，我們就清楚地聽到了三個字：斯大林，莫斯科，金日成。一般的說，無論在此以前或以後，也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我們與朝鮮人進行這樣的談話，都可以聽到他們講這幾個字。

兩個朝鮮人說，由於有了新的制度，他們已經不再抱怨生活了。他們已經有了土地，雖然很少，但現在畢竟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了。從前所有的土地都操縱在地主手裏。就是我們在這裏用來吃晚飯的房子，也是屬於地主的。這間房子經常是沒有人住的，因為地主住在城市裏，或住在另外的，也有他們的土地的鄉村裏。

晚飯後，農民們給我們抱來幾床棉被，我們很好地睡了一夜。天剛黎明，我們便起床了。濃霧籠罩着山谷。周圍都是披有森林的多石的山巒。只有房子附近的一小塊土地上種的是土豆和玉蜀黍。有幾塊大的被雨水淋濕了的石頭躺在莊稼地裏。什麼地方有一塊向日葵開着黃花。南瓜、西瓜種在房頂上。

鄉村醒來了。糊着紙的木門窗響着吱吱的開關的聲音。赤着身子的小孩子爬出門檻來。老太婆在生火爐。男人們把斧頭插到褲腰帶上沿着狹窄的山路到樹林裏去了。不久他們便揹着一大捆乾柴回來。「龍頭」村也還是靠向附近城鎮賣柴過活的。

元山的山巔通路

我們吃過早飯就與朝鮮人告別了。這裏又需要金禮仁的幫助了。因為這些朝鮮人爭執了很久不肯要我們的飯錢。

因為橋樑被大水沖跑了，我們不得不走另一條道路。霧慢慢的消散了，太陽現了出來。很快我們便來到一條寬廣的綠色的山溝。

金禮仁說道：

——你們看，田野間一隻烏鴉都沒有。
的確，一隻烏鴉都沒有。

——事情是這樣的——金禮仁笑道，——昨天關於牛郎、織女星的故事，我還沒有給你們講完。打救那對被離散的夫婦的恩人，知道他們被隔在銀河兩岸而傷心哭泣的情形後，第二天即將所有的烏鴉派到天上去，搭成一座橋樑，使相親相愛的夫婦團聚。因此，在七月八日這一天，在朝鮮的田野間，就看不到一隻烏鴉了。

汽車夫回過頭來說道：

——如果烏鴉會搭橋的話，那末讓牠們在地上搭一座橋，不要到天上去搭吧。

其實，在地上，搭橋不搭橋的事情，倒是無關重要的。因為在河水較淺的地方，赤足涉水，倒比走半腐朽了的朝鮮橋還要簡單些。反正我們也並不抱怨我們沒有坐上火車。

當陽光照射着大地的時候，整個蒼綠色的原野便又在我們眼前閃爍了。現在，使眼睛昏眩的白色閃爍着光芒的綠色之間在互爭雌雄。這就是稻田中的白鷺，淺灘中的白石頭和朝鮮人的白衣服。在這整個白綠相間的世界的上空，是一片一望無雲的深藍色的天空。

但這一切並沒有持續多久。很快地，從什麼地方又長上來一塊烏雲，把天空整個遮住了，而且下起了令人發愁的延綿無期的細雨。霧和雨像一堵厚厚的牆壁把汽車包圍起來，我們穿過這堵水濕的牆壁，我們來到了元山山巔通路的脚下。山巔通路綿延有九公里之長。金禮仁說，這條道路的路景是很美的。但是我們並沒有看見這些。我們所看見的，只是霧和雨的牆壁。什麼地方，一會兒出現一棵樹，一會兒出現一所房子。還可以聽見狗咬，鷄鳴，人講話的聲音。我們什麼都看不見。最感覺不愉快的是汽車夫了。

——只有一樣好處，——車夫陰鬱地說道——當我們要陷到深坑去的時候，用不着蒙眼睛。這樣的天氣，反正什麼都看不見……

我們開始上山了。汽車像掙脫被什麼人勒住了的大粗繩一樣地走着。摩托響亮地叫着，呻吟着。令人感覺到車輪彷彿是深深地陷在被雨水沖積的泥坑裏。汽車一直發着一長一短地信號，使人沒有說話的機會。在發汽車信號的間歇期間，車夫說了許多任何一個編輯都不讓重複說出的話。

右面是一道斷崖絕壁，我們根據汽車傾斜而感覺到了，因為車夫盡量使車子靠左邊走。只有一次，霧疏散了一下，我們看見了一塊小小的灰色的天空，稍往下，是被包在白色雲霧中的松樹

頂。

這樣，我們就沒有看見山巔通路。半夜時分，我們來到了平壤，找到了一個旅館，我們便甜
蜜地一覺睡到第二天早上。

平 壤

早晨，平壤到處響着賣煙兒童底尖銳叫喊。大街上沒有行人道，密擠的人羣都在鋪石的馬路上走着。這裏走着幾輛負載很重的牛車，那裏走着幾輛自行車，另一個地方又有幾輛不比牛車快的古式的三輪汽車，在慢慢地向前移動。看不清楚是人從牛車與汽車中間穿過去，還是牛車與汽車在繞避着人向前走。

賣東西的人大聲叫喊，招呼行路的人到鋪子裏去買東西。有幾個面黃多皺的，臉上長着幾撮稀疏鬚鬚的老頭子直然地坐在地上。其中多數人穿着白色的民族服裝，戴着用黑色馬尾作的小小的帽子。金禮仁說道，這樣的帽子，只有年滿六十歲，或正確點說，是年滿六十一歲的人才有利戴，這是因爲在朝鮮也和在日本一樣，認爲那是新生的嬰兒已滿一週歲的標幟。老頭們嘴裏含着長長的煙袋，平心靜氣地望觀着喧噪忙碌的人羣。

周圍一切都是忙忙碌碌地穿來穿去。只有面頰紅潤的婦女們，兩個一夥，三個一羣地在人的洪流中慢慢行走，她們發亮的絲裙掃着地面。我們還看到了許多日本人——看到他們腳拖的木履，立刻就可以猜到他們是日本人。

我們轉到一條比這條街道更狹窄的小巷子。小巷子裏挨門挨戶都是飯館子；在這裏，你只要站在街心，站在原地不動，就可以敲到兩邊飯館子的窗門。天還很早，飯館尙未開門。

我們走到平壤的一條主要的大街上。這是一條很寬而且很漂亮的柏油馬路。電車站上，像鎖

鏈一樣站着一列朝鮮人，他們也和我們上公共汽車或電車一樣，一個一個按次序地上電車。

我們看到了幾所西式或半西式的房子，都是大商店與大飯館。但基本說來，這些房子也還是蓋有黑瓦頂的典型的朝鮮式建築。牆壁也因久經風霜而發黑了。

平壤，按照朝鮮話的意思是「坦平的土壤」（日本人把平壤叫做海州——這是日本對於這個城市名字的讀法）。這個名稱並不十分正確，因為這個城市一部份是建築在平地上，一部份是建築在小山上，在這些小山中間，最高的就是聖地牡丹峯山。

黃昏的時候，我們到了牡丹峯。汽車沿着狹窄的柏油路飛速地爬到山頂上。這裏聳立着一座頂蓋帶翹角的佛廟。四根立柱已被子彈打穿了，因此朝鮮人便傳說，在一九〇五年時，日本人與俄國軍隊曾在這裏進行過小小的戰鬥。

離佛廟不遠，是一座白色的朝鮮國立博物館。博物館旁邊，是一個墳墓，據傳說，這是紀元前一千年第一批朝鮮統治者的墳墓。這墳墓幾十年前就被掘開了，可以看見用粗大木柱砌起來並很好地保護着的墓穴。墓穴上釘着一塊木板，上面用俄文寫着：「此墓迄今已二千年」。

從山頂上差不多可以鳥瞰平壤的全貌。平壤城的古舊的西部，正浴在晚霞裏。像佛廟頂一樣，四角尖尖地向上翻着的瓦房頂，宛如古代的小軍艦，看上去，好像平壤城離開原地，直向黑色的天空漂浮而去似的。

在東面，在廣濶的小山頂上，有一座黑色的巨大建築物，一年以前，這是日本憲兵隊的所在地。屋子裏的陰森暗淡，正完全和它過去所負的使命一樣。

當沿着牡丹峯的另一面稍向下行時，可以看見平靜無浪的大同江水在落日的光輝中閃耀，注的一邊是土黃色的飛機場，場上停着長長的一列運輸機；飛機場外邊又是青霧籠罩着的山巒，因為在整個的朝鮮，沒有一個地方是看不見山的……

在我們剛到平壤的那一天，我們即給蘇軍駐朝鮮司令，奇斯加科夫將軍打了電話。我們帶來了一封蘇聯作家聯盟給他的信。將軍讓我們第二天九點鐘去會見他。奇斯加科夫將軍底名字，遠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即聞名了，我們都很大知道他。在這裏，在東方，他的軍隊是以突破日本最堅固的防區而聞名的。

伊萬·米海洛維奇·奇斯加科夫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我們在奇斯加科夫將軍的家庭辦公室裏會見了他；他仔細地讀過了自己選民們的來信。天色還很早，但朝鮮的暑熱已透入到半明不暗的辦公室裏來。伊萬·米海洛維奇穿着寬大的睡衣，頸上掛着一塊時時用來擦臉的毛巾，好像他是剛從澡塘裏出來似的。

奇斯加科夫將軍是一個很質樸、很好客的人。他讀過信後說道：「——你們來了，好得很，我們俄羅斯人對於朝鮮的瞭解是非常不夠的。就是我們這些住在這裏的軍官們，對於朝鮮也還是沒有很好的研究。但這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國家，這裏的人民，也是很優秀的人民。當然，你們在一星期或十天之內是來不及作任何認真的研究的……」

我們說，我們打算在朝鮮居住三個月哩。——那又是另一回事——伊萬·米海洛維奇說道——那末你們可以認真地進行一些工作了。而且我們也可以給你們一些幫助。

我們會向奇斯加科夫將軍提出了許多要求，其中一個就是請求會見金日成。

與金日成的首次會面

幾天以後，金日成的祕書兼翻譯員——文——給我們打了電話。他說，如果我們沒事情的，話，金日成邀我們於晚六時到人民委員會去會見他。

這個即將到來的遇會，不僅使我們高興，而且毫不隱諱地說，使我們非常興奮。因為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光榮的，人們對他流傳着許多神話的，真正享受着人民的無限信任與愛戴的人。現在，我們終於得到機會，要會見他，要與他面對面地進行談話了。

正六點，我們便到了金日成的辦公室。

從一張放在長長的辦公室裏面的寫字台旁邊，站起來了一個人，走上來迎接我們。

文一用手指着向前走來的人說道：

——金日成先生。

我們會看見過幾十張金日成的像片。所有那些像片，差不多都彼此相同，但沒有一張是與活生生的金日成相像的。

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年輕，寬肩並有着一副非常開朗、明淨的面孔的人。他穿着一身白色的寬大的西裝。白色襯衣的衣襟是敞開着的。

金日成領我們到一張放在辦公室角落裏的小圓桌前。

——請坐——他用俄語講道，並發出了只有非常善良的人才有的微笑。顯然看得出，這樣微笑，一方面是對客人發的，一方面是對他所講的不很正確的俄國話發的。因為他是在最近不久以前，才開始學講俄國話的。

——朝鮮很熟，在這裏應當穿白色的衣服——他看看我們穿的衣服後說道，——就像我穿的衣服一樣。

金日成把自己的衣服指了一下並笑着說道——或者像他穿的衣服那樣，——金日成指着手文一

說。後來他就改換朝鮮語了。

文一預先警告我們說，今天，金日成將軍可以和我們談半個鐘頭的話。我們大家便冒昧地請求他給我們敘述一下（縱使是簡要地）北朝鮮自解放以來作了些什麼。

金日成說道：

——關於這些事情，我希望你們自己去看。鄉村的農民和工廠的工人都會公開地告訴你們一切的。你們可以看到好的，也可以看到壞的。我們沒有什麼可隱瞞的。我想，用朋友的眼光來看出我們的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這是最重要不過的了。而從蘇聯來的人們，不用說，這都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請求金日成講一講關於他的游擊隊的事情。

金日成說道：

——在平壤，你們可以看到我們軍隊中的許多戰士和指揮員。他們都會很樂意並且很詳細地告訴你們關於他們同日本人進行戰鬥的情形。文一可以介紹你們認識我的前參謀長安基倫。當你們在朝鮮旅行一周，同人民進行了談話以後，讓我們再來見一次面吧，那時候或許我可以對那些談話作一些補充。

金日成勸我們盡量地多走一些地方。他有兩次提到有名的金剛山——東亞最美麗的地方。

說到朝鮮人民的歷史和朝鮮人民的命運時，金日成站起來，在屋裏踱來踱去，他的臉變得嚴肅起來，然後，他用有力的，然而控制着的，沉悶的聲音慢慢說道：

——歷史，是一部朝鮮受凌辱的歷史。關於朝鮮，全世界的人們一點都不知道。很少有人想到她。人們不瞭解朝鮮，對朝鮮也沒有正確的瞭解。總共只出版過幾部善心人所寫的關於朝鮮的著作。他們把人民描寫成軟弱無能的，沒有獨立性，沒有生活能力的人。世界上有誰知道一位會擊毀了日本艦隊的偉大的朝鮮人——李舜臣？有誰知道成萬的游擊隊英雄？

金日成將軍

「龜船」

有一天，鄭律告訴我們說：

「在朝鮮國家的整個歷史時期內，日本人會不止一次地對朝鮮進行侵略，其中最大的一次侵略戰，要算是十六世紀所進行的一次了。日本軍隊在朝鮮半島的南端釜山登陸了。朝鮮軍沒有經過很好的教練，其裝備尤其不好。經過十八晝夜的戰鬥，日本人便到了國家的首都漢城。當時朝鮮王會向中國求助。中國人即派了兩千人的軍隊去幫助。一時，爭奪朝鮮的戰鬥達到了最緊要的關頭。日本人爲着解決戰爭的命運，會將自己所有的軍艦投入了戰鬥。它曾經把十二萬軍隊調到決戰地點。失敗與被奴役的日子降臨到朝鮮人的頭上了。」

但是沒有一個日本人知道，當時朝鮮艦隊司令李舜臣已經造好了幾艘特種裝甲船，在當時，這樣的船無論西方或東方都是沒有的。誠然，這些船的裝甲都是木頭作成的，但這種木頭並不亞於金屬，日本人的砲彈還不能把它打穿的。李舜臣所設計的這種頭部像龜頭一樣的裝甲船，是可以撞碎敵人的船隻的。因此，該船的名字就被叫作「蓋布新」，意即「龜船」。在最大規模的朝鮮民族英雄。在第一次最劇烈的海戰中，日本艦隊被完全粉碎了。自那時以後，李舜臣就成了最偉大的朝鮮

經過了三百十五年以後

在朝鮮要出現一個比李舜臣的光榮戰績還要輝煌的人，會需要經過好幾百年的時間。這一個人會和李舜臣一樣，在對日作戰中獲得了光輝的戰績，他領導朝鮮游擊隊有十數年之久，他那起初由三十個戰士組成的隊伍，在幾年之內便擴大成十萬人的游擊大軍。這個人的名字，就叫金日成，他的名字，是充滿了神話般的傳說與人民的愛戴的，是每一個朝鮮人民都知道的。他的生活史與鬥爭史是非凡的。我們在北朝鮮經過五個月的旅行期間，會聽到了數百個關於金日成的故事。我們把他的游擊軍指戰員們親眼所見的關於金日成的事情記載了下來，我們把農民們所說的關於金日成的神話般的傳說記載了下來。最後，使我們感到幸福的是，我們會與金日成本人作了幾次長時間的談話。至於北朝鮮在他領導下所進行的許多民主改革，我們自己已經親眼看到了。

革命家庭

金日成於一九一二年，日本佔領朝鮮後的第三年，生於萬景州鄉村。他的父親是一個鄉村的小學教員，同時也是一個革命者。爲着與國民會的組織建立聯繫，他的父親曾於一九一六年到上海去。回國後，便在不壤建立起地下組織。不久即被日本警察逮捕。他被投入監獄，關在獨身囚房裏，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冬天，後來流亡至滿洲，以後又再次回到朝鮮去，於一九一九年參加了有名的『三一』抗日起義。他又被捕入獄了。被釋放後，又來到滿洲，回到自己的家裏。被監獄弄得疲憊不堪，又被重病折磨得死去活來的他，很快就死去了。金日成說，他在一生中和他父親共居了沒有幾個月。但是他父親在流亡中所常常重復過的一句話，是金日成一生都忘記不了的。這句話就是：『沒有祖國的人，就好像喪家之犬』。

金日成的母親在他父親去世後不久，也就死去了。在她死以前，她會把他父親埋在地下，兩支「考里哥」式手槍掘出來，交給了十四歲的金日成。父親所遺留的最後的武器，就成了兒子要繼承的第一把武器了。

森林中的聚會

當日本人佔領滿洲以後，朝鮮的流亡者便成了日本人追蹤、搜查、逮捕的獵物。在滿洲城鄉，到處實施暴力恐怖手段，進行偵緝、收買活動。警察對每一個朝鮮住宅都非常注意。最有經驗的戰士都意氣消沉了。

當時金日成是東滿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

他同三十個朋友組成了一批朝鮮游擊隊。

人們都集合在偏僻的森林裏，冬天烤野火取暖。金日成說到：——躲避開日本人，——這並不是鬥爭的方法。到滿洲來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是跟蹤着他們的。必須使釘梢的人滾開。要鬥爭，必須要有武器，這我們是能夠取得的。我們分成兩人或三人一組。這是足以襲擊敵人的單個武裝士兵或警察的。地主手裏都有土槍。我們準備先奪取些土槍。有了武器，我們就有了力量。

金日成說這些話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

——總之，我們是會得到武器的，——他繼續說道：——但有了武器，這還不夠。武器還必須掌握在堅強的善於使用武器的人的手裏。還要求遵守紀律，要求毫無偏差地聽從上級命令。否則，莫說我們人數很少，即使我們的人數擴大至一百甚至一千倍，我們也還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只有當全體人民和我們一起的時候，我們才能戰勝敵人。所以我們不僅要同居民們保持友誼的關

係，而且必須同居民保持密切的血肉聯繫。但是怎樣才能取得這種聯繫呢？當然和居民保持友善的親睦的關係，是必需的，但這還絕對不夠，還必須使人民相信我們的理想，相信我們的力量，相信我們會取得最後勝利。

金日成這樣對第一批游擊隊戰士們說。夜晚的寒風吹得森林沙沙作響，野火模模糊糊地照着隊長的臉孔。在他的話講過以後，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現在，大家都在等待行動了。

給槍隊

金日成把自己的隊伍分成了幾個小組。指定了組長，確定了每一小組進行軍事活動的地區。開始執行第一個任務了。穿着朝鮮長衫，備有長柄的中國鐮刀的戰士們，在滿洲的溝通鄉村的各條大道上走來走去。他們襲擊了日本的警察或士兵，把他們殺死，奪取了他們的武器。打了敵人，隱藏起來是很容易的。因為居民們和游擊隊一樣，對日本人都是非常痛恨的。

兩個月以後，當金日成在汪青附近的森林裏召集游擊組長開會的時候，大家報告他：現在每一個小組都有兩三支手槍，有幾支土槍，甚至有的人已經有了現代式的步槍了。於是，金日成認為：進行更大的戰鬥行動的時候來到了。他的人手都已經有了現代式的步槍了。他決定對日本討伐隊進行幾次伏擊戰。日本討伐隊，普通都是由十個到十五個有很好的裝備的士兵組成，由一個軍官率領的。

這些戰役都會獲得了輝煌的戰果。由於他們對地理情況非常熟習，所以他們便能夠對敵人進行完全出其不意的襲擊。他們會澈底消滅了好幾個日本討伐隊。游擊隊繳獲了許多槍支，彈藥，服裝。居民們都是熱烈歡迎金日成的游擊隊的。在滿洲，不管怎樣窮的農民，他們都樂於把糧食供給游擊隊的戰士。在每一個鄉村裏，游擊隊都能找到他們的避身處與休息場所。每一個農民

——無論是朝鮮人或中國人——都隨時準備做金日成的嚮導、助手與斥候。

有一次，當游擊隊準備戰鬥行動時，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討伐隊是配備有重機槍的。而金日成那時還一支機槍都沒有哩。在戰鬥以前，金日成便告訴游擊隊員們說：

——誰繳獲了機槍，就完全歸誰個人所有。而且他可以做我們游擊隊的第一個光榮的機槍射手。

日本人被包圍起來了。緊接着便進入了殘酷的交手戰。在戰鬥中，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繳獲了敵人的機槍的，是金日成自己。——

游擊師

一九三八年，朝鮮游擊小組改編為第一游擊師，歸金日成指揮。無論是游擊隊也吧，居民也吧，都把金日成看成不僅是天才的指揮員，而且是真正的革命家與領袖。因為他曾在最艱難的時日，給人民指示出了鬥爭的道路。他組織了抗敵力量，使之成長為嚴守紀律並具有良好的武裝的師團。他與中國人民革命軍建立了聯繫，並與他們配合進行了好多次戰役。

現在日本人為他們對『小股土匪』（起初他們在自己的報紙上這樣稱呼金日成的隊伍）所採取的輕視態度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五十根火柴

日本人曉得，他們正在受那種備受人民愛戴與支持的武裝力量的嚴重威脅。於是他們便下令其軍隊與警察採取了最堅決最無情的措施。把凡被懷疑與游擊隊有聯繫的村莊，都縱火焚燒了。

把凡對金日成稍許表示同情的農民，都槍殺了。把住於滿洲游擊區的每一個鄉村都圍起一道圍牆來，由日本警察把守村子的出入口。日本人知道，冬天裏，游擊隊最需要的東西就是火柴。因為游擊隊躲在山林裏，沒有住所，沒有家，經常要遷移，需要烤火取暖。他們要在野火旁睡覺，要生火煮飯。但是要生火，就需要火柴。而游擊隊所用的火柴，也和他們所吃的糧食一樣，都是農民們供給他們的。但每一農戶每一個月祇得到一盒火柴。日本人下令說：每一個農民，要想購買一盒新的火柴，必須把五十根用過的火柴頭交上來，不讓一根火柴落到游擊隊手裏。如果那一個農民少交了火柴頭，卽令是少交一根，那就活該他倒霉了。警察手裏有打人的警棍和槍殺人的槍支。然而，卽使採用了這樣的措施也未能阻止農民繼續給游擊隊以幫助，這樣，便更加激起了日本人的憤怒。

日本人把小小的討伐隊換成了整團整營的日本正規軍。而游擊隊，也不是像過去那樣武裝不良和缺乏訓練的了。現在他們可以在由金日成認為有利的地點與條件下同日本人進行戰鬥了。

他說：

——日本人在其命令中把我們稱爲強大的武裝力量。這對我們確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稱號。

新戰術

由最勇敢最堅忍不拔的人物組織起來的金日成游擊隊，可以突入日本強大的衛戍部隊駐紮地區，於進行短時間的戰鬥後再返回山裏去。他們經常隨身揣着足夠幾晝夜用的子彈和糧食。被大股日本武裝（現在已經是營以上的力量了）所追蹤着的游擊隊，可以一面反擊，一面迅速退却。最後，迷於窮追的日本人，總要受到金日成主力的襲擊。在山林地區，游擊隊對日本人的無情的包圍圈更加縮小了。

但金日成的意圖與活動還絕不止此。他除了在日本所最意料不到的地方，給他以突然的重大的打擊外，現在他又直接襲擊朝鮮的本土了。

朝鮮國旗與朝鮮歌

其襲擊的勇猛與襲擊的突然性是一樣的。由金日成親自率領的精銳的游擊隊，經過了幾天幾夜，從一條極偏僻的小路到達了滿洲與朝鮮的邊界——朝鮮的惠山鎮地區。黎明，游擊隊即衝入城內。經過劇烈的戰鬥後，日本衛戍部隊即全部被殲。游擊隊成了城市的主人。他們繳獲了許多機槍、步槍、迫擊砲與彈藥。把不能隨身帶走的軍用物資盡數毀滅。但在他們所獲得的重要戰果中，並不將被擊斃的日本人包括在內。這一戰役的政治意義是非常偉大的，對於這一點，金日成自是知道得最清楚的。

戰鬥結束以後，他整頓了一下隊伍，帶隊通過惠山鎮大街而去。戰士們唱着他們師部編的朝鮮游擊隊歌曲。金日成手執招展的旗幟走在隊伍的前頭。大概我們的讀者對於惠山鎮居民狂歡慶祝的情形是很難想像到的。因為在當時，就連初級小學（朝鮮小學）的課程也都是完全用日本語講授的。就是在課餘休息的時候，如果那一個教員講了朝鮮話，就會立刻被驅逐出學校。日本人還命令朝鮮人把自己的姓名，都改成日本的姓名。在店鋪裏（朝鮮人開的店鋪裏！）如果誰用朝鮮話問價錢買東西，那末誰就會買不到東西的。日本人爲着使朝鮮人忘記自己祖國的名字，便把朝鮮簡單地稱爲「半島」。現在，畢竟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朝鮮人，他在青天白日裏，率領着隊伍，在居民們的面前把萬惡的日本人粉碎了。所有的人都看見這個人手裏所拿的朝鮮國旗，都聽到了戰鬥的朝鮮歌曲。

緊急調到惠山鎮來的日本軍隊，對金日成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爲他已經沿着日本人所不知道

的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山間小路越過滿洲邊界了。臨走以前，他下令打開惠山鎮銀行的金庫，把錢分給了居民。

在那時，金日成才二十五歲。人民都把他叫作『金日成將軍』。

六萬具屍體

日本軍司令部下令惠山鎮居民把被擊斃的日本官兵屍體收埋起來。朝鮮人作這件工作，不僅非常自願，而且非常高興，因為他們看一看被擊斃的日本人，要比看活的日本人開心得多。每一個收集日本人屍體的惠山鎮居民都非常興奮地告訴自己認識的人們說，他至少找到了三具屍體。因此，到了傍晚，二百具被游擊隊擊斃的日本人就長到了六百具。第二天，在咸境，人們就已經說成六千了。到了漢城，這個數目字就又長了十倍。這樣，就又創造出了一個新的關於金日成的傳說，並在整個朝鮮迅速地傳播起來，這個傳說講，金日成在一天之內打死了六萬個日本鬼子。

還有一個傳說

當時，日本警察曾以二十萬圓的高價，懸賞索取金日成的頭顱。後來便在報上公佈，說金日成已被俘獲，並依照軍事法庭的判決執行槍決。報上還刊登了假的，已經被打死了的金日成的照片。在惠山鎮戰役以後，日本人懸賞索取金日成頭顱的價錢提高到了五十萬元。這些附有標價的佈告，都是貼在朝鮮、滿洲城鄉的住宅牆壁上的。後來，日本人又有幾次把金日成埋葬了，但幾次他們又使金日成復活了。而且每一次懸賞索取金日成頭顱的價錢都有增加。這就無怪乎在居民中間，特別是在農民們中間要流傳這樣的傳說了，即金日成是不死的。

日本團長與金日成的祖母

日本人於多次企圖在戰鬥中把游擊隊擊潰而遭失敗以後，便決定使用詭計以捉拿游擊隊首領，顯然他們想要採用的這種詭計，在日本偵探機關的領導上層看來，是一種不尋常的機智了。在朝鮮，人們都知道，金日成從小就非常愛戀他的祖母。她也和金日成的父親一樣，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做了鄉村的女教員，在七谷村小學教書。她的小孫子（指金日成——譯者）曾經跟着她在這個小學校裏學習過。

有一天，一輛日本小汽車來到上年紀的女員門前。日本人告訴她說，叫她去會見她的孫子。汽車把她帶到了平壤的火車站上。被憲兵團長押送着的老太太坐在一間特備的客車箱裏，被載往滿洲去了。在路上，團長對女教師說，她必須怎樣去作，才能會見她的孫子。他讓女教師給金日成寫一封請求會見的信。他說，現在金日成和日本人的關係很好。他明白他自己作錯了，日本人也原諒了他的錯誤。警察爲了金日成好，也爲了他的親屬好。讓老祖母與孫子見面，這一定是兩個人都希望的事。

這篇談話，是經由朝鮮翻譯給翻過來的。因爲老祖母一開始就聲明，她一句日本話也不懂。——既然團長與金日成的關係很好，——老太太說——那末就請他自己給金日成寫信吧。金日成一定是不會拒絕這樣大的首長的。她，老太太不能第一個給她孫子寫信。因爲這是不合朝鮮的風俗習慣的。而且她現在年紀已經很大，把寫字都忘記了。

對老太太怎樣勸說也無用。

火車在日本人估計可能有金日成底游擊隊隱藏的地方，來來回回地走了一會。他們以爲，也許孫子自己會來見他的祖母。因爲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什麼事情都可以作得出來。

但是時間過去了，金日成並沒有來。火車又返回平壤了。於是老太太便告訴團長說：

——你們，日本人，比起我的孫子來，要弱一些，這件事不僅我知道，而且整個朝鮮和整個滿洲的人都知道。但是，你們，日本人，甚至比我這個上年紀的老人還弱。因為，如果我想和金日成談話，那末我就可以有辦法去作。而你們，日本人，是怎麼樣作都不成的。

這些話，被整個朝鮮人都知道了。大概是女教師把這些事情告訴了七谷村的農民，農民們在平壤的市場上又轉告給另外的農民了。也許是那個團長的朝鮮翻譯員，沒有保守住自己的工作秘密。至於殘暴兇惡的日本人，在這件事情發生後爲什麼並沒有加害於金日成的祖母，這原因大概是他們害怕會引起人民的劇烈騷動。

金日成笑了

日本人知道，願意爲了得到金錢去刺殺金日成的人，都不能接近金日成。可是那些在金日成周圍的人，又收買不動。於是他們便決定，必須與金日成自己『商談商談』。

然而，甚至日本人也沒有想拿錢去引誘游擊隊的領袖。他們向他提議，給他一個無論那一個日本將軍都感到驕傲和幸福的職位。他們提議給金日成一個很高的軍事職位——即朝鮮軍司令的職位。

安基倫說，金日成聽到這個建議以後，並沒有任何憤怒的表示。他只是很開心地笑了笑。他一貫都是很快活的，而且他也曉得，這種建議是不懷好意的。

朝鮮的解放

日本軍隊在哈桑湖與張高峯的失敗，給東西各族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現在，人們已和過去

不同了，他們不是成十，而是成百成千地湧入了游擊隊。金日成所率領的師已經改編成兵團，後來又改編成軍。但鬥爭，也越來越困難，越殘酷了。強大的關東軍——日本帝國主義的精銳部隊——在鎮守滿洲。後來世界大戰爆發了，當無線電廣播向世界報告，蘇聯在斯大林格勒獲得偉大勝利的時候，朝鮮人即知道，他們所期待的日子不久就要到來了。他們認為蘇維埃國家的強大力量將要和他們在西方一樣，粉碎東方的帝國主義者。朝鮮解放的日子迫近了。

這一天，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日到來了。奇斯加科夫上將接收了北朝鮮日本軍隊的投降。朝鮮遂獲得了自由。

九月間，平壤舉行了盛大的羣衆大會，慶祝朝鮮的解放。朝鮮的人民高舉着列寧像與斯大林像湧入中央廣場。巨大的羣衆看到金日成的汽車，許多隻手就把他舉到講台上去了。金日成在自由的北鮮公民面前，發表了他首次的演說。他的演說以向蘇聯與斯大林元帥致敬與感謝的話開始了，這些話曾引起二十萬與會的朝鮮人民三次高呼「烏拉！」。

不久，金日成便被選爲臨時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他的領導下，進行了許多根本改變朝鮮人民生活的改革。由於進行了土地改革，把土地還給了農民，現在他們已經開始像人一樣的生活了，他們知道，現在種稻子是爲了自己，而不是爲了日本人和朝鮮的地主。由於實行了勞動法，保證了朝鮮工人的八小時工作權，免費的疾病醫療權，休息權。由於工業國有化法令的實施，把許多大的國家企業都交給了人民。最後，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朝鮮人民第一次根據普遍、平等與祕密投票的原則，選舉了自己的人民委員會代表。

訪問婦聯的女主席

民主婦女聯盟的女主席朴真愛建議我們和她一塊到古都縣鄉村去走一走。她曾在朝鮮與滿洲作過十五年的秘密工作。其中約有十年是在監獄裏渡過的。在朴真愛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的整個漫長的時期內，沒有那一個五一節不是在監獄裏渡過的。她會受盡了嚴刑拷打，這樣的刑法，那是只有東方的日本人才能幹得出來的。當你看一看她那雙小小的手掌時，實不堪設想當年日本人，爲着要她供出自己的工作同志，會怎樣地把針刺到她的指甲縫裏。但朴真愛始終一句話都沒有講，這是從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們都清楚知道的。從事秘密工作的人經常對這些事情是清楚知道的。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位在人間地獄受盡嚴刑拷打的婦女怎樣用鎮靜慈祥的眼睛望着我們說：「關於這些，也許你們是完全不會瞭解的，但監獄裏的工作，是一種非常有興趣的工作。在我們的監獄裏，工作是組織得很好的。五一節的時候，在我們每間獨身囚籠裏都是要舉行示威的，獄卒們對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朴真愛當然是不能忘記她肉體所受的痛苦的，但她對於那種企圖在審訊中摧毀她的愛人民、愛正義的自由人的智慧與心靈的辦法，是極端輕視的。當回憶到監獄生活的時候，朴真愛給我們敘述了進行監獄鬥爭的偉大藝術，敘述所有的政治犯（連住在獨間囚室的人也在內）於同一分鐘內開始唱朝鮮革命歌舉行「五一」示威的情形，除了肉體所受的痛苦外，她把當時的一切都作了

一番回憶。這些事情，是當我們問到她日本人的監獄制度如何時，她才告訴我們的。

朴真愛的俄國話講得很好。因為她生長在朝鮮與俄國交界的地方，她又跟着她的父親到海參崴去住過幾次。（一般在鮮、俄交界地區生活的朝鮮人，都深受俄國的影響，這些影響甚至也反映在他們的語言上。例如俄國話『斯皮持基』（火柴），朝鮮話叫『松尼楊』，而住在朝鮮北部各縣的農民都把火柴叫作『皮持基』。像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朴真愛會給我們介紹了民主婦聯的情形。民主婦聯現有會員七十五萬。朴真愛講，現在婦聯的任務主要有兩個。第一是消滅文盲，第二是幫助國家進行民主改革。

——如果你們在夜間路過朝鮮鄉村的時候——朴真愛說，——你們就可以看到有一間屋子裏還在點着燈，你們不用懷疑，那是當地婦聯所辦的消滅文盲組在進行工作。婦女聯盟把自己的積極分子：教員、護士和識字婦女都吸引來做教師工作了。

婦女聯盟正在各企業、運輸業、防水壕的建築工程中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婦女們——婦聯的會員——正在幫助從滿洲與中國來的難民募集衣服與食糧。婦女們正在組織托兒所與幼稚園，一般的說，這些組織在朝鮮過去是沒有的。

——你們知道——朴真愛突然笑得眉開眼合的說道：——我們婦女聯盟中有一個男人。這就是元山省某一縣的俄國衛戍司令。他對當地的婦聯組織會給過很大的幫助，常常把自己的汽車拿出來給她們使用，派戰士為婦聯建築房舍。所以在婦女全體大會上，她們一致推選他參加自己的組織。我會去過該縣，請衛戍司令將詳細情形講給我聽。那位衛戍司令非常不好意思的樣子，他說有一天，有幾個婦聯的領導人到他那裏去，請他參加會議。他帶上翻譯員就去了。起初他被選入大會的主席團。他認為這也是合乎常規的事。他便坐到主席團的桌旁去了，翻譯員仍留在禮堂裏。後來有一位婦女站起來，說了些什麼話，衛戍司令一點也不知道，因為他對朝鮮話一點也不

懂。他只知道，那個人所說的是關於他的事情。後來所有的婦女都鼓起掌來了，通過了一項什麼樣的決議，又是有很多人鼓掌。會議結束以後，翻譯員告訴衛戍司令說：『你現在是民主婦聯的會員了。祝賀你』。衛戍司令聽了以後，簡直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當臨時人民政府通過了關於男女平權的法令時，北朝鮮各地均舉行婦女羣衆大會慶祝。這一法令受到了朝鮮婦女的一致熱烈歡迎，而把那些尖銳喊叫這一法令的頒佈爲時尚早的呼聲壓了去。

離別前，朴眞愛帶我們到隔壁房間去，把絲繡的斯大林像拿給我們看。這確乎是一種驚人的工作。朴眞愛說道：『這個像是平壤五個傑出的女手藝家——民主婦聯的會員——繡的。這個像片，是準備送給斯大林的一件禮物。在開始刺繡之前，婦女們都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的。有一個繡眼睛的女手藝家，曾用了兩天兩夜的工夫來研究斯大林像。這是應當牢牢记住的——就是如她所說的，她會兩天兩夜不睡覺，注視那對『望着全世界』的眼睛。婦女們一連作了十八個晝夜，現在這個繡像已經作好了。過幾天以後，赴莫斯科的代表團就要把它帶走，贈送給斯大林了』。

『繡像』需要實行比較大的工作。繡像的百餘名女手藝家，在十五年前，他本來是和他們學文讀書去三個月以前文章。他甚至連自己的房子都沒有。他只在十五年前，他才建築起這座與其說偉大的住宅不如說當一間小小的番棚的茅草屋。可是在古郡村的四鄰，完全都是這『繡像』的機件。沒有說眼看見這種情況的人，那是不可能想像到地主與日本人把朝鮮農民弄到這般窮困的地步。

繡像的機件

朝鮮的鄉村

史諾先生所寫的文章

著名的美國記者史諾在『我們在朝鮮看到了俄國』一文中寫道：

『朝鮮之需要實行土地改革尤甚於日本。戰前百分之三十八的朝鮮農民手裏只有不到一英畝的土地。而百分之三的人（其中包括日本人）却掌握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四，百分之五十一的人一般都是沒有土地的佃戶。收穫量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都被地主拿走了，地租經常是達到收穫量的百分之九十。』

土地改革一定會使八萬個朝鮮地主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是，正如土改的擁護者們所說，土改一定會給千百萬農戶以生存的可能，並奠定朝鮮的民主基礎。

當史諾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土地改革已經在北朝鮮澈底實現了。六十八萬二千七百六十個農戶已經獲得了土地。然而『土改的擁護者』，為什麼關於這一點却閉口不言呢。這個土改，當然是給了地主以『嚴重的影響』，而且的確給了千百萬農民以生存的可能。

實行土地改革後，金日成會收到農民三萬多封向他致謝的信。其中有幾十封信是用血寫成的。後來在平壤為紀念朝鮮解放一週年而舉行的盛大展覽會上我們還看見了兩封這樣的血書。

古 都

我們同朴真愛一塊到了古都，我們決定不到地方人民委員會去，而直接到鄉村去看看。老實說，古都是不能叫作鄉村的，雖然差不多所有的居民都是務農的。古都是一個較大的村子，而且是縣中心區的大村子。在這裏，也和在北朝鮮的城市裏一樣，總使我們感到人們是在過節日。誠然，那天是星期天，休息日，但事情並不完全在此。街上懸掛着許多像片，旗子；牆上貼着五色繽紛的標語，但現在我們已經懂得，事情還不僅僅表現在這裏。節日的標幟是表現在我們所遇到的每一個朝鮮人——農民、農婦或小孩子的面孔上。我們走出平壤已經有七十公里了，沒有遇到一個看到蘇聯汽車不向我們致敬和張着大嘴笑的人。小孩子們則單純的舉起兩手，高聲喊着『烏拉！』來。孩子當然還是孩子，但朴真愛却解釋得很好，她說：

——你們想，如果父母們對俄羅斯人態度不好，孩子們會這樣歡迎你們嗎？

我們走到古都村的村頭，決定走向第一個落在我們眼簾裏的茅舍去。房門是開着的，我們看見一個老頭躺在草墊子上。他病了，他一隻在過去種地時損傷了的右腳腫起來。沒有窗子的貧窮的土房子裏，黑洞洞的。老頭子的臉好像一點生氣都沒有。但是，當他聽到朴真愛說我們願和他談一談話的時候，他臉上即現出了愉快的神色與微笑。

老頭金元峯今年六十四歲了。他一個孩子都沒有。他第一個老婆在二十五年前便死去了。他第二次和一個像他一樣窮的二十四歲的姑娘結了婚。金元峯一生中，起初是和他的第一個老婆，後來是和他第二個老婆一同給地主當僱農。他甚至連自己的房子都沒有。僅只在十五年以前，他才建築起這座與其說像人的住宅不如說像一間小小的畜棚的茅草屋。可是在古都村的四郊，完全都是這樣又髒又黑的小茅草屋子。沒有親眼看見這種情況的人，那是不可能想像到地主與日本人把朝鮮農民弄到怎樣窮困的境地的。

金元峯想起了那野蠻的無法無天的時代，那時他有一袋大米——這是他過冬的全部積蓄——

被警察知道了。於是便命令金元峯把大米送到警察局去。一點辦法沒有，老頭子便將自己唯一的一袋大米送去了。金元峯與老婆便餓着肚子睡覺了，心裏只有一個希望，就是現在再不會出什麼事情了。但第二天早晨，警察局又把老頭子叫去了。叫他再送一袋大米來。金元峯說，他一點大米都沒有了。於是警察們便叫老頭子在警察局的院子裏跪下，交給他一塊很重的石頭，要他兩手向前伸把石頭端起來好好的端着。老頭子連續端了五個鐘頭——從早晨八點到下午一點。以後他就暈倒了。當他蘇醒過來還躺在地上的時候，日本人又打起他來了。無可奈何，老頭子便答應再送一袋大米來。他回到家以後，便同老婆逃到山裏去了。他們在山裏吃的全是草根，野果和樹皮，他們幾乎一點人的顏色都沒有了。幾個月以後，朝鮮被解放了，金元峯與他的老婆才回到自己的茅草屋裏來。

那老頭子，臉色如土，兩眼血紅，兩手沉重與乾瘦。但當他講到自己今天的生活時，在他血紅的眼睛裏終於射出了一種最愉快的光芒，這正是今日朝鮮鄉村中的一切居民臉孔上的表情。

現在，到了晚年的時候，金元峯已經得到了一份土地——一丁步半（一丁步合中國一畝半）。

他希望這塊土地能生產出他一年用不了的糧食。他同他的鄰居合夥買了一頭牛。鄰居借給了他一些錢，這是在過去從來不會有的事。因為現在，他的鄰居知道，收割了莊稼以後，金元峯就可以償還債務了。老頭子生來第一次感覺到，所有的人都在關心他。周圍一切的人，當他們得到了土地，得到了像人一樣生活的可能時，便都變得善良了。當地人民委員會主席去訪問了生病的老頭子，派了醫生到他家裏去爲他治病。鄰居們都幫助他的老婆耕種土地。現在所有的農民都比以前更多地實行互助了。

我們希望史諾先生也來看一看古都村的老頭子金元峯。這雖然不能改變他對於土地改革的觀點，但至少可以使他看見由於實行了真正貧苦人民「朝鮮民主基礎」的土地改革，因而獲得了人

的生活的，千百萬質樸誠實的人們中間的一個。

農民與地主

我們已經說過了，我們到古都的時候，正是星期日，但是古都的居民中，差不多沒有一個人在家。所有的人都爲着加深自己村邊的小河床而自願地工作去了。因爲這條河流在大雨期間，常常因爲山洪而暴漲，泛濫於兩岸，淹沒了土地與住宅。現在農民們決定把河床加深，以防水患。所有的男人、女人、小學生都參加了這一工作。雖然在五、六十度的酷暑裏，但人們依然愉快的工作着。我們，已經習慣於集體勞動的蘇聯人，看到這些農民們在一塊工作，自然是非常愉快的。我們爲着躲避無情的太陽，我們與朴真愛都坐在山脚的樹蔭下。整個的山都披着一片樹林。離我們不遠的地方，站着一條被拴在樹上的水牛。好像牠也是到這兒來避暑的。因爲綠色的樹蔭下，是十分清新涼爽的。

不一會兒，許多小孩便集攏到我們周圍來，隨着老頭們也來了。一個小男孩用黑色的土罐子給我們提了水來。我們並沒有向他要水喝，是他自己認爲，大概我們是需要水喝的。朴真愛開始與幾個老頭子講話，孩子們都聚精會神地聽他們講些什麼。其中有一個老頭叫尹鑄淳的，反來覆去地說着『薩拉基夫』一語。朴真愛把尹鑄淳所講的話翻譯給我們聽。『薩拉基夫』一語，即『生活』的意思。老頭子說，死神在朝鮮已經統治了三十五年了，但朝鮮人民還活着，而且他們已經開始了真正的生活。

尹鑄淳家裏有九口人。有老婆，有孩子，有孫子。他得到了四丁步土地。他已經收穫了八袋小麥。要是在過去，他至少需要給地主六袋，其餘的則被日本人拿去。現在他按照新法令所規定的數目交給了國家兩袋。從前，即使在最好的年成，他也剩不下兩口袋大米；全家人口，即使一

天吃一頓飯，也只好吃一個半月到兩個月。現在，尹鎬淳已經有了六袋小麥，而且將來還會收穫十袋大米的。真是薩拉基夫！

在日本人統治時代，尹鎬淳只能有一個兒子到學校裏去讀書。而且學校裏教的全是日文，用日本話講課。現在，他三個孫子都在朝鮮小學校裏讀書，而且給他們講課的人都是自己的朝鮮教師，說的是朝鮮話。時代不同了。薩拉基夫！

在尹鎬淳旁邊有一個戴黑色馬尾帽的老頭在吸煙。這就是說，那個老頭已經六十多歲了。那個老頭子一句話都沒有說，但可以看得出，他對於尹鎬淳所說一切都是贊同的。

我們把金元峯所講的話又告訴了他們。我們說：『難道日本人連老頭子都要拷打嗎？』那個戴黑帽的老頭子用驚奇的眼光看了看我們。這樣一些富有生活經驗的人們，對那些完全不知道生活的人們感到很驚訝。隨後他說道：

——我叫金碧昌。從我知道我的名字的時候起，我經常是挨打受氣的。起初是地主打我，後來是日本人和地主一起打我。他們之間沒有什麼特別的區別。我認識金元峯。當他端着石頭跪着的時候，我就站在他的旁邊。不過他們叫我端的不是石頭，而是一張大桌子。我比金元峯先暈倒了，金元峯在我們村子裏算是個很強壯的人。

——當紅軍把日本人趕走以後——金碧昌繼續說道，——地主們突然改變了說話的腔調，好像他們是我們的好朋友了。但是，我的脊背比我的腦袋知道得清楚，究竟他們是我的朋友或不是我的朋友。在這裏：我們有這樣一個地主，名叫黃根鎮。他有一百五十丁步土地，有十五所房子。他是這樣招待客人的：窮一點的人就到小屋子裏去招待，富一點的人，就到大屋子裏去招待。至於日本人，他是到最大的屋子裏去招待的。據說，他房不多有四十間屋子。現在，這位黃根鎮也想做我們的朋友了，他也來和我們講話了。立刻我們就曉得，他的事情不好了，我們呢，就要

好起來了。我們對他說——如果你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把土地分給朋友們吧。他說，那不成，我不能把地分給你們，因為地是我從去世的父親手裏繼承來的，如果他知道了，他會在陰間咀咒我的。我們說——也許你那個在陰間的父親也變得賢明了，也要求做我們的朋友哩？黃根鎮到底還是沒有把土地分給我們，當然我們也知道，他是不會給我們什麼東西的。後來，土地法一公佈，他就不得不拿出來了。我們差不多全村的婦女都到他家去了，把他趕到水池子裏去，用水澆他，一直等到他說『我給！』的時候為止。那時他也不怕他的父親了，他大概只想，爲什麼沒有早一點去見他的父親去呢……。

當金碧昌講話的時候，又有幾十個老頭子集聚到我們周圍來了。當談到地主怎樣把土地交給了婦女們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笑了。朴眞愛也笑了，雖然她在很努力地給我們翻譯。

——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對於農民是不難瞭解的，——金碧昌說道，——那是用不着多費腦力想的。既然人民委員會給了我們土地，這就是說，人民委員會是我们的朋友。

只是起初我們不相信，稅收的規定，不超過收穫量的四分之一。可是當我們看到，的確是如此的時候，那末就是打破我們的腦袋，我們還是要擁護人民委員會……。

在日本人統治的時候，我們的大米都是全部被拿去的，只有土豆算是可以留下一些。今年，當人民委員會問農民們，誰種了些什麼東西的時候，一個農民說道：我只種了一塊土豆地。他是想把他所種的大米和小麥都隱瞞起來。但當後來確信，政府確實只向農民徵收收成的四分之一的時候，他便自動跑到人民委員會去說：『我錯了，我欺騙了自己的政府。我以爲政府還是欺騙我的呢。既然政府是誠實的，那末我也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朝鮮的勞動人民幾十年來不過節日了，他們所想的，只是一個不要餓死的問題。現在，當好過的日子來到了的時候，當然

所有的人——農民、工人、知識分子都願意過節日了。在這裏——古都村，人們告訴我們說，在附近十個村莊裏，人民委員會主席正在會餐慶祝春耕工作的結束。有一天村人民委員會主席過六十壽辰，說宴邀請了幾個同樣大年齡的農民。老頭子們喝酒，吃菜，又喝酒。突然間鄉村的老太太派代表到主席設宴的屋子裏來了。代表們要求主席也請那些年老的，但不比老頭子們工作得壞的婦女們會一次餐。被弄得不知怎樣好的主席，便請老太太們立刻參加宴會，但婦女們却要求單獨舉行。主席無法，只得同意代表們的意見，於是便又舉行了一次會餐。請了一與土豆。土豆，我們同那些很願意招待我們吃些什麼東西的農民們告別了。土豆可以買得下一些。全平，我們——如果你們明年到這裏來，我們一定會給你們殺牛吃——他們說，——但現在我們還不能這樣作，可是，反正也不會讓你們餓着肚子走的。

檀君底故鄉

縣人民委員會主席文仲友，今年五十六歲。因一九一九年參加「三一」運動，而被關了七年監獄。他是古都人。他的先祖們自太古以來，就居住在這裏。古都在朝鮮是一個特殊的地方。離這個村子不遠，在一個小山脚下，有一座檀君墓，據說，這個墳墓到現在已經有四千二百七十九年了。據傳說中所說，彷彿朝鮮民族是天上下凡的檀君的後裔。在十年以前，當地的愛國團體「文化人協會」曾囑着日本人把墳掘開了。裏面露出一個像石頭棺材一樣的東西，但是要繼續挖掘下去，或把棺材打開，朝鮮人是不敢的。因為第一，他們怕日本人發覺了他們；第二，他們知道，這樣，必須要有富於經驗的考古專家來參加。於是該會的會員們便又重新把墳墓填起來，等待更好的時機，再來進行自己的發掘工作。但他們仍很關心修理它，裝飾它。我們與文仲友一塊到了檀君墓。那墳墓宛如一個小小的山頭，山脚下放着一塊四方的花崗石，上面刻着一些象形文

字。這就是關於檀君的傳說的簡短說明了。墓石是根據『文化人協會』的請求在平壤製成的。墓的周圍，是一道石砌的矮牆，進口處立着一座小小的寶塔。文仲友已向北朝鮮臨時人民委會的人要求派些考古專家到古都來。看來，文仲友是一個很愛護自己的故鄉的人。

——看到——主席說道，——國家這個最古老的縣份，在新朝鮮首先完成了土地改革的這個地方，那是非常愉快的。我們早在今年三月二十日就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成績是很顯然的，你們自己已經看到了。朴真愛說，農民們差不多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你們了。我可以再補充一些數目字。在我們縣裏有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二丁步適於耕種的土地。其中有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丁步，在過去是屬於大地主們的。現在，我們已經把這些土地沒收並轉交給無地的農民了。六千五百四十八個農戶都已經得到了土地。所以你們可以相信，農民的情緒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帶有戰鬥性的。

臨走之前，朴真愛帶我們到當地的民主婦聯分會去。有幾個婦女坐在屋子裏縫製紅色的絲手絹。他們正在準備當朝鮮解放週年紀念那天送給蘇軍戰士的禮物。他們贈送了我們每人一塊這樣的手絹。上面繡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解放日。

他們告訴我們說，半點鐘以前，會有一個年老的農婦，把她自己繡好的二十塊手絹送到這裏來。她要求把這些手絹都送給蘇軍戰士們。並請求原諒她，因為自己的禮物太少了，她說：『如果沒有俄羅斯人來，我的孫子們到現在還是日本人的奴隸哩』。

二十八度

往價川去的路上

我們在平原上沿着由平壤至價川的公路已經走了半小時之久了。油綠色的稻田；在路上飛來飛去的雪白的小鷺；躲在蘋果樹下的鄉村；不願意給汽車讓路的水牛。所有這一切，對於我們已經不是新的東西了，這是在朝鮮看熟了的，很平常的風景。

一會兒，平原即不見了，又開始了起伏不平的山巒。右邊，從一塊巨大不毛的岩石上，流下了銀白色的細水流。汽車向左邊轉去，便到了狹窄的山谷。長滿了小叢樹的山巒，繼續不斷地退到白色大道的後面去。慢慢的爬上去，山巒彷彿也向兩邊移動着，山谷越來越寬了。現在，已經可以遠遠的看到下面在傍晚的陽光中寧靜不動的江灣了。在青色的水面上，露出一塊塊發黑的岩石，岩石的後面，則是廣闊無邊的黃海。

在我們的道路上，又出現了一座山，我們繞着它走過去，就看見價川了。位於朝鮮中心地區的價川，現在已經成了『邊界上的』城市了。在江灣的另一邊，就是南朝鮮了，幾乎是另外一個國家了。從那邊來的人，就好像是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人一樣，他們所講的事情都是如此出人意料。人們從陸路，從山間小路，甚至在退潮期，當江灣的水撤退以後，直接從海底走來。

在『白雲』旅館

我們走到旅館的時候，天色已經很晚。從三面把城包裹起來的小山的黑影，在上面什麼地方與天色溶合在一起了，街頭的燈光與天上的星光也滙合在一起。旅館大門口的上方，掛着幾盞長長的氛氣燈，放射着青、紅、紫羅蘭色的光芒。一會兒大門開了，在漆黑的背景上面，現出了一個長方形的雪亮的電燈光影，裏面可以看見有幾個穿着白色服裝的朝鮮人。

旅館門口的上方，掛着一塊橫匾，上面用俄文寫着：『市人民委員會直屬白雲旅館』。

在前庭裏，我們脫了鞋，同朝鮮人的帆布鞋並列的放在一起。我們沿着冰涼的木樓梯上到二層樓。走廊中是很光亮很熱鬧的。屋子裏面的燈光，穿過紙門與紙牆壁，照得外面走廊也發亮了。

房間已經爲我們準備好了。是日本中等旅館的一個普通房間。在厚厚的草墊子上，已經鋪好褥子和被子。像樹墩子一樣圓圓的枕頭放在被子上面。屋子的正中間放着一張黑色的飾有真珠田的矮桌子，周圍放着幾個絲織品的坐墊。

在我們後面，跟着來了一個年青的朝鮮人，他那粗硬的前髮像帽緣一樣向前伸着，蓋住了他的前額。他是招待員姜鵬翼，是來請我們去吃晚飯的。我們謝絕了，但是他並沒有走。他想到我們談一談，因爲他學過俄國話。他記的俄國字彙並不多，但是我們彼此之間却得到了很好的瞭解。他談到了朝鮮人的求知慾，並以自己的觀點作了一番解釋：昨天，朝鮮人還是受壓迫的，沒有權利的；今天在他面前有着廣泛的活動自由，都想瞭解思想考許許多的事情。這個和我們談話的姜鵬翼，最後請求我們原諒他耗費了我們的時間。

來自上海的一個家庭

姜鵬翼是我們所認識的來自南朝鮮的第一人。

早晨，他給我們帶來了朝鮮人喜歡吃的麵條作早點。這是一種很好的湯麵。長得看不見頭的麵條，用兩根木筷子是很難吃到嘴裏去的。

姜鵬翼稱贊我們，說我們筷子拿得很好，不像其他許多歐洲人那樣。

——另外，——他說，——這旅館裏還有一個會用筷子吃飯的俄國女人。我曾經問過她關於俄羅斯的情形，可是她從來沒有在那裏居住過。她是在兩天以前，才與她的丈夫越過邊界的。

姜鵬翼也說「邊界」。

在院子裏，正確點說是在每一個日本旅館所必有的小花園裏；院裏有長得奇形怪狀，但同時却非常美麗的矮樹：在濃密發黑的草叢中間，擺着灰色的彷彿是被人偶然散放在那裏的石頭。在這裏，他介紹我們和這個女人相識了。

我們看見了那個險色蒼白、肅靜、瘦削的女人。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縫得很粗糙的外衣，這件外衣，一定是因沒有錢找裁縫去作，自己在家裏作的。她說話非常小心謹慎。白色的衣領倒很潔淨，但是却非常不平整。

尼娜·喬爾吉也夫娜生長在上海，一個破落的流亡者的家庭。她會肄業於德國中學，入過舞蹈研究所，晚上，爲着賺一些錢，即到咖啡店去工作。十七歲的時候，中學沒有畢業，她即同一個在上海歐洲人區經營小店的朝鮮人結婚了。丈夫年歲比她大很多。在中學裏讀書時，她同自己的女朋友們講的是法文；在家裏和父母們講話則用俄文；在咖啡店裏同外國軍官們講話則用英文；同丈夫講話則用對他們兩人都是很生疏的中國話。因爲她不會說朝鮮話，丈夫也不懂俄文。她不會說俄國話的丈夫走來了，看去，他是比尼娜·喬爾吉也夫娜更愛講話的。她比妻子大了十二歲，在生活中所見所聞也多。他幼年時即離開自己的家到中國去了，經過頑強的努力，他終於能在社會上出人頭地過活了。他並沒有失掉他的愛國思想。當日本人被驅逐

出朝鮮以後，他便毫不躊躇地離開了異國，拋棄了自己相當優越的生活。他把商店賣出去，便回祖國來了，他希望在那裏找到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且他公開地說——使用自己的金錢的地方。他被他在那漢城所看到的事情弄得茫然若失。在那裏，窮人仍是挨餓，一般人仍是沒有權利，知識分子仍是受排擠。『社會上層人士』公開地媚外屈從，而那些外國人，又是他在上海時即非常痛恨的人們。那些在日本人統治時代就在監獄裏受折磨的人，現在又被逮捕起來，或者使其處於非法地位。那些曾在世界上經過長期的痛苦的漂泊生活後而回到自己祖國來的人們，竟得不到土地，找不到工作。

看到這些情形以後，他決定越過緯線三十八度，到北鮮來碰一碰運氣。因為在南鮮一點希望都沒有了。他賣掉商店而得來的錢，在漢城便已經花去了一半。因為那裏的物價貴得實在可怕。漢城的報紙上經常宣傳，說北鮮禁止私人作買賣，說商店都關了門，一切商人都被逮捕了起來。但他老早就知道，南韓的報紙是不能相信的。從新義州來的鄉親們（他也常常到他們那裏去）會把北鮮的真情實況告訴了他。而且實際上，他也不一定需要開商店。世界上有許多很好的職業。他是一個技術熟練的會計師，在這裏，他是會找到工作的。他不太懂政治，但是他知道，金日成是一個真正的英雄與愛國者。每一個老實的朝鮮人都是這樣認為……

——翻譯員向我們說道，——我看他是一定不會失敗的，不信將來看看吧，……

我們把我們所攝的朝鮮人的照片拿給那兩個來自上海的人去看。照片中有幾張崔承姬的像片，上面還有她的親筆簽字。（崔承姬，是一個有名的朝鮮舞蹈家，她是在一個月以前才越過緯線三十八度的，我們和她在平壤見過幾次面）。

那婦女的眼睛開始放射出光彩。

——噢，——她說道，——我在上海即看過她的表演。她是這樣有名，這樣有成績……
——丈夫一點也沒有去注意舞蹈家的照片。但他却拿着金日成的照片看了至少有五分鐘之久。

『在小心保衛着的宮殿裏』

史諾寫道：『在戰爭期間，我們即通過一個老的流亡團體與朝鮮革命運動發生聯繫，這個流亡團體的領導者是一個在美國住過二十多年的蘇聯公開的敵人，李承晚。在日本人被驅逐以後，李承晚即由華盛頓乘專機飛來，並在小小心保衛着的宮殿裏建立了自己的參謀本部』。

因受通緝威脅，被迫逃至北朝鮮的南朝鮮民族，民主陣線的書記——李康國會將李承晚的回國及其活動較詳細地告訴了我們。

當李承晚所乘之飛機在東京機場降落後，『老流亡者』即被用汽車送到廣播電台去。他必須向南朝鮮人民作一篇廣播演說。於是李承晚即作了內容主要在於惡意誹謗蘇聯的演說。他這樣的演說，他曾發表過兩次，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號，一次是在十一月六號。

在朝鮮，誰都不知道李承晚。只有很少數的人，因為他在三十年前曾作過反日演說而知道了他。但是這位『愛國者』却抱着這樣堅決的與復興朝鮮的民主勢力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的目的來到了朝鮮。

當李承晚來到朝鮮以後，那些奉行其主子命令的反動報紙即大書特書地說：他是『唯一能夠瞭解朝鮮民族思想，並可以把朝鮮民族的命運委託於他的人』。美國人正式稱他為『朝鮮人民之父』。漢城對李承晚和他的美國妻子舉行了盛大皇的歡迎會。在漢城最好的飯店裏舉行了盛大的宴會。

但在第二天，許多報紙上則發表了非常可笑的報導。說李承晚的妻子進朝鮮飯店裏面去的時候

候，沒有脫鞋。『固然，——報紙報導稱，——我們知道，李承晚是朝鮮人民的父親。而他的妻子，也就是朝鮮人的母親了，但是爲什麼她不遵守自己祖國的神聖的風俗習慣呢？』

爲要瞭解這些報導所造成的印象的力量，起碼應當稍爲瞭解一下朝鮮。但李承晚很久便與自己的祖國失掉了聯繫，以致連這一點他都不明白，也可能，他對什麼都不願意瞭解。李承晚在宴會上，對那些歡迎他的人說道：

——我看到你們很高興。我受到人們這樣的歡迎，是很滿意的。從這中間，我看出了人們對於我的信任。然而，你們對於我的尊敬，對於我來說，是沒有什麼的，我所需要的是你們跟着我走的決心。你們應當幫助我消滅叛亂分子，建立强有力的政權，並恢復秩序。起來。叛亂分子不聽李承晚講的話，許多人都知道了。朝鮮人民清楚知道他們的『父親』所稱的『叛亂分子』是誰。這些叛亂分子就是朝鮮工人，農民與先進的知識分子。而且人民都不願意恢復日本人統治時代的『秩序』。

在此以後，李承晚的確是遷移到被『小心保衛着的宮殿』裏去了。

關於三強盜之歌

難曲朝鮮有名的演員申不出先生在其越過緯線三十八度來到北鮮的第三天，我們即彼此相識了。他在青年時代，即開始寫愛國詩歌，因爲沒有人爲他出版，即以手抄本供人傳閱。申不出也寫過長篇小說，也找不到爲他出版的人。他還寫過兩個劇本，在日本人統治時代，也都沒有問世。申不出當其離開日本時，曾寫過一首歌，題詞是『日本長官容易受我欺騙，朝鮮的未來，朝鮮我不怕』。後來申不出即做了演員。他自己編自己的演出節目。裏面包括政治諷刺文學，應時的歌曲，幽默詩。他經常與乞食者，與車夫，小手藝人，農民去談話，研究民間傳說。他學會了許多東

西，他開始用人民的語言與人民去談話。從而便成了朝鮮最受愛戴的，真正的人民演員。人們都直接叫他的名字——不出。他在戲劇廣告上也是這樣寫。『韓國自由黨黨魁陳文學、魏朝陽、申不出常常欺騙日本的檢查官。他說日本人是很容易受迷惑的，照他的話來說，他們弄不清諸諱的趣味，他們也不懂朝鮮人民的語言。』

申不出經常使用人民所瞭解，而檢查官却不懂得暗示和寓言。他曾唱過『第二個太陽』的歌曲，這是指的十月革命。他曾唱過偉大的魔術師——人民底保護者——朝鮮人民都瞭解，這是指斯大林說的。

當然，每當申不出的節目演完以後，日本人也就發覺自己的疏忽了。但在舞台上所表演的歌曲，已經在漢城的大街上被人們唱起來了。

日本人並沒有把申不出關到監獄裏，也沒有把他提交法庭受審判。因為他是非常受人民愛戴的，警察害怕會引起不良的後果。日本人是直截了當的，在他每次演完節目以後，即把他帶到警察局痛打一頓，一直到把他打得失掉知覺為止。使他至少在一個月之內不能出演節目，申不出說，他曾經挨過一百多次打。他的手曾被打斷過一次，腳被折斷過兩次。這樣以來，他的確是不能夠常出台表演的，這就達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常言道，有利必有弊，這樣一來，申不出的每次表演便都變成了政治事變與政治示威。

申不出用民族歌曲阿爾郎調子所編的戰鬥性歌詞，傳遍了整個的朝鮮。這些歌詞號召朝鮮人民不要失掉解放的信心，勝利的信心與對光明的未來的信心。

日本人被趕出去以後，申不出仍留在漢城，而鬥爭仍然是繼續着。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朝鮮民族解放運動的紀念日之一，這天會集慶祝。上千的觀眾都集合在漢城『國際劇院』的大廳。申不出即唱了一首關於三個用火與血淹沒世界的強盜的歌曲。歌

詞的內容是，兩個強盜——希特勒與墨索里尼——都已經受到了人民法庭的判決。試問第三個強盜——日本天皇在那裏呢！！爲什麼唯獨它不受侵犯呢？難道這種對日本的不侵犯，不是對於那些有權利向日本，和日本天皇個人算賬的亞洲人民的侮辱嗎？

接着，申不出又唱了第二個歌曲。容講的是南朝鮮所建立的奇怪秩序。在那裏，每一個人都在恐怖中過日子，想那些站在他們頭上的人是不是會向他們發脾氣。實際上，被美國人封爲『朝鮮人民之父』的李承晚是奴顏婢膝地服從美國司令霍奇的。警察長張澤相是唯李承晚之命是聽的。而成千的警察則像火一樣的怕張澤相。而壓在每一個朝鮮人頭上的則是隨時可以用來打人的警棍。

最後一句話的真實性，立刻便在觀衆面前證實了。便衣警察僞裝『憤怒的觀衆』，衝到台上踢打起申不出來了。幕布落了下來，節目結束了。申不出立刻被捕了。

申不出受到美國軍事法庭的裁判。宣佈他有兩大罪狀：第一，他的表演侮辱了『朝鮮國旗』；第二『誹謗了美國人』。除此而外，美國法官也和當年的日本人一樣，並沒有把這個著名的演員關進監獄裏去。

——由於你的出演節目——法官對他說，——按法律規定應判二年徒刑。但是，因爲憐憫你，現在我們以罰款二萬元代替徒刑。

——你付了錢沒有？——我們問申不出道。

——付了——他說着即大笑起來。——也許霍奇將軍在朝鮮作有利的買賣恰巧缺少這筆款子。申不出沉默下來。他的臉色也變得嚴肅了。

——一個爲人民服務的演員所作的工作——他說道，——就好比山地的旅行。要達到目的地，需要有一雙好鞋子，否則走到半路裏，鞋子就壞了。

你是從什麼地方越過緯線三十八度的？

——從山間的小路。

——你的鞋子是好的還是壞的呢？——我們好奇的問道。

——不好的，——申不出說道，——因為沒有錢去買一雙好鞋子。——他又笑了。——然而我的藝術却是一雙很好的鞋子。

工廠被埋葬了

在我們的筆記本子上，記錄着工程師李仁天所述的一樁事情。他在給興南大化學公司送電的某一山地發電廠工作。

以前他在南鮮工作，後來由於他在那裏作過幾年工作的工廠沒有了，他即被解雇了。有一天，美國技術委員會到了工廠所在的城市。顯然，委員會裏有許多非常有經驗的工程師。因而對於那個大工廠的考查進行得非常之快——總共只進行了一天。晚上便舉行了會議，第二天早上便向朝鮮人宣佈了委員會的結論。結論非常短：「車床陳舊了，應當拆掉」。

成百的工人到了啞然無聲的車間。非常惋惜地一拆卸他們在那裏工作了多少年的工廠。然而命令畢竟是命令。還是得打壞機器拆掉車床。後來又下令在工廠內挖一個大坑，把拆掉的車床埋進去。大坑就好像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墳墓。那一切情形，就好像是在舉行一種可恥的陰氣沉沉的葬儀一樣——實際上也是如此。

第二天報上即刊載了一篇文章，說美國人很快就運來新的車床了，工廠將要開工了。有一些人是相信了這點。但是過了幾個星期，美國人便對朝鮮人說：「你們要車床幹什麼呢？你們要工廠幹什麼呢？你們有了自己的工業對你們是不利的。購買價廉物美的現成的美國商品，對你們才

是最有利的」。美國商品真的出現了。美國人運來了許多香水，威士忌酒。運來了咖啡，可可，罐頭。但是朝鮮人所需要的，第一是工作，然後才是咖啡。朝鮮農民需要土地，而不需要香水。

回到北朝鮮來的人

韓吉洙先生曾有兩次越過緯線三十八度。朝鮮解放後，他曾在省人民委員會中擔任要職，但是，後來由於不瞭解在自己祖國北部所發生的政治事變，便到南方去了。幾個月以後，他又回來了，並且發表了廣播演說。韓吉洙說，現在他已經懂得了一些政治。他已經學會區分自由的朋友與自由的敵人了。他請求人民饒恕他這個盲目無知的人所犯的錯誤。

我們是在新人民黨底市委見到韓吉洙先生的。他是一個很削瘦的人，他身穿白色西裝，頭戴軟禮帽。在我們彼此介紹相識的時候，他送了我們每人一張名片。他鬢角裏的頭髮已經全白了。人來我們同韓吉洙談話的時間不長，因為他忙着去上通往平壤的火車。到現在，我們仍十分惋惜，我們沒有再和他會一次面，讓他再談一談自己南鮮一行的經歷，那一定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教育意義的。

當然，正如韓吉洙所說，他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一個上了年紀，有着豐富的工作經驗的人處於這樣的境地，當然是不好的。讓這種事情作爲不僅是對於他一個人的教訓吧。韓吉洙不瞭解北方的真理——現在他是已經瞭解了。而且他也瞭解了，南方是毫無真理可言的。

在漢城，他曾獲得機會見到南鮮的政治活動者們。他並沒有拒絕這種會見，相反的，他自己去找他們了。有一天他去會見漢城一個最有名的醫生具培林。這個可敬的醫生是剛由美國回來的。他是駐「偉大友邦」的政府代表團的團員。

——你在美國很感到興趣嗎？——韓吉洙問道。

答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韓吉洙問答。——關於美國，我是很難說的，因為我還沒有去分析自己所得的印象。我所想的倒是另外的事，就是這一次旅行，老實說，使我破產了。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我是一個有名的醫生，我私人的業務是很多的。我一天可以診療六十個病人。我從每一個病患者那裏要得到十塊錢。可是我的旅行，却就誤了我兩個半月的時間。現在你算一算，我的損失有多大啊。我並不反對，把自己的一部份時間，用來作政治活動。但我希望我作的事，不僅對公共的事業有利，而且對我個人也要有利。事實却並非如此。我是關心國家利益的，但却沒有一個人來關心我。

韓吉洙被醫生所說的坦白直爽的話，弄得非常難堪。或許這個事業家是偶然參加了政治代表團的吧？韓吉洙作了一些調查。知道，每一個代表都是通過朝鮮人與美國人的路線作過多次的請求才被批准的。而且也知道，這位醫生在日本人統治時代，對政治就是很感興趣的。他會不止一次地在報上發表有關政治問題的論文。日本的編輯給過他很高的報酬。現在，他當然把日本人忘記了，因為現在他又有了其他的保證者。他很樂意為他們服務，但是如果他所作的政治活動得不到收入時，那他就不高興了。

——大概你們會認為這個醫生是南鮮反動派中最卑鄙污濁的政客吧。——在臨別的時候韓吉洙同我們說道，——如果你們這樣想，那你們就錯了。因為你們還不知道金九和李承晚。

「非真正的美國人」

如駐紮在緯線三十八度附近的部隊運送物品的美國汽車，在一個月之內總有幾次要經過價

川。通往部隊駐紮地的公路，有四五十公里是在北鮮境內，他們允許美國人一星期只能有一次路過這個地區。……

對我們同米海洛夫少尉與縣警察局長趙野一塊兒在邊疆衛戍司令員門前的台階上坐着。美國大汽車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停下來。車夫手裏拿着一個小小的起重器從車上下來。大汽車的兩個後輪一下子便卸下來了。……

而且……現在他作這件工作，半個鐘頭就夠了。……米海洛夫說道。……

……然而汽車夫是不着慌不着忙的。他把起重器放在地上，把煙斗和煙盒從口袋裏拿出來。隨後一個士兵也從汽車裏出來，手裏也拿着煙和煙斗。……

……朝我們這邊望了一眼，兩個美國人神氣十足的行了一個軍禮。後來即裝起煙來。汽車夫用電火點煙，可是無論如何吸不着，……或者是因爲電火不好用，……或者是火一點着便立刻被風吹滅了。……

米海洛夫掏出一盒洋火，遞給美國人。

——如果你們的電火不好用……他說着，不知道爲什麼向警察局長丟了一個眼色，……我看你們還是來用朝鮮的安全火柴吧。

——謝謝，……他用自鳴得意的俄國話說道，……有風的時候，最好是用火柴。……他說話，發音很輕，那既不是美國的音調，也不是英國的音調。……

士兵又給汽車夫點着了煙，車夫即回到汽車那裏去了。大兵一個人留在我們這裏。不需要。趙野愛開玩笑這一點，並不亞於我們的少尉。……然而……

……大概，你們覺得自己很好吧。……他向那個美國人問道。

士兵聚精會神地看了看趙野，以後又看了看我們。

——爲什麼我會覺得自己很好呢？——他沒有笑，然而却非常有禮貌地說道。

——怎麼不這樣呢？——趙野笑道，——據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她什麼都不需要，而且很喜歡幫助別人。如果確實是如此，那末做一個美國人，該是很愉快的了。

——你注意沒有，——士兵說道，——我不是真正的美國人。同樣，你也可以看得出，我對於這一點也毫不惋惜。因爲這可以幫助我更好地去瞭解真正的美國。有些人美國人，他們對於自己是很不瞭解的。

——那末你是那國人？——趙野問道。他被士兵的話弄得有些茫然。以後的談話就更有趣了。

士兵把煙斗在鞋後跟上扣了扣。

——我的父親和母親純粹是美國人。他們結婚以後，立刻就到波蘭去了，在那裏他們繼承了一個紡織工廠。我生在波蘭，在波蘭小學裏學習過，但是我却不相信波蘭教師。當時波蘭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周圍一切也都不是真正的。我有家，但是沒有祖國。我的父母都是很好的人，他們教會了我許多東西。一九三九年春，我自願地參加了波蘭軍。我希望與法西斯分子打一打，而且我很老實地進行了戰鬥。但是，你們知道，戰鬥進行的時間並不長。後來在蘇德戰爭初期，我作爲一個波蘭士兵在俄國住了兩年多。我很愛正義，而且在俄國我也看到了正義的人民。因爲這一點，我還與波蘭軍官發生過爭執。後來，利用我是美國人出身，我便轉入美國軍隊了。一時使我感覺到好像找到了祖國。爲着什麼要打德國人與日本人，這我是很瞭解的。但是現在，在經過了兩個戰爭以後，我又看不到真理與正義了。周圍的一切，就像戰前的波蘭一樣。在那裏，人們都喜歡說，俄國想打仗。在一些報紙上，我又讀到了這些消息。爲什麼要欺騙我呢？我們的軍

官視朝鮮人爲劣等民族。我曾問過一個大尉，我說如果真有優等民族與劣等民族的話，那末爲什麼我們還要打法西斯分子呢？他不答覆我，反而說我，姓名雖然是美國人的，但血液呢，却不知道是誰的，也許是俄羅斯的吧。我不知道我的血是誰的，可是我們大尉像誰，我是清楚知道的。大概他認爲，羅斯福的血也不是美國的，這就是他所想的東西……

——喂，哈里，——汽車夫喊他了。他已經把兩個車輪換好了。那士兵和我們告別了。我們同他握了握手，他即回到汽車那裏去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美國人，——趙野說道，——但是據我看，他却是一個真誠的人。關於這一點，你以爲怎樣？

划船遊玩

——至於那些真正的美國人，你們問一問趙野好了。——米海洛夫說道，——問一問，他是怎樣把自己的警察員從他們手裏救出來的，他覺得那滋味是不是好嚐的……

——是好嚐的吧，不好嚐的吧，——趙野說道，——反正救出來了，這是最重要的。事情底來龍去脈原來是這樣的。有一個警察員，工作完畢以後，到海邊去了。他想划一划

船，釣一釣魚。一切似乎都是很順利的。但過了半點鐘以後，那警察員就要咀咒自己不該釣魚了。因爲半點鐘以後，美國的海上巡邏隊就把他作爲侵犯邊界的人而逮捕起來了。

地方人民委員會請求美國司令部將警察員釋放。美國人對此毫不理睬。他們只正式通知蘇軍司令部說，他們是不與朝鮮當局進行任何談判的。

於是俄國人即出來做調停人。進行了長久的外交談判，終於得到了完滿的結果。兩隻小汽艇，於指定好的日子與鐘點在海上見面了。其中一隻汽艇上坐的是美國人與非常削瘦的警察員，

另一隻地方人民委員會的汽艇，上面坐的是縣警察局長與蘇軍司令部的代表——由我們的朋友米海洛夫少尉。

最初看來，一切似乎都很好。美國人都笑容滿面的，吸煙，和蘇軍官十分親切。他們互相介紹，拿煙捲相敬，擦火點煙。然而，他們對於朝鮮人却是毫不理睬的。當米海洛夫給他們介紹自己的同伴時，美國人則裝作毫未聽見的樣子。

開始進行交出俘虜的手續了。美國人要求給收據。人民委員會書記即從皮夾裏拿出了紙與筆。美國人說，他們不要朝鮮人的手據，因為他們是與蘇軍司令部代表發生關係的，而且用象形文字從右至左，從上至下那麼寫成的收據，自種人看來也不方便。要出來了，蘇軍最重要的人。米海洛夫吐了一口唾沫，在紙上寫了幾個字交給了美國人。他竭力地控制着自己，他心裏是這樣地發嘔。由此便想起了……

——試問，為什麼有許多朝鮮人要自南方逃跑出來呢？——米海洛夫說道，——那就是因為任何一個人都不願做劣等種族。請你們相信，事情確實是如此。

『出版自由』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我們曾經看到了平壤所舉行的盛大遊行示威。人民在慶祝自己解放的一週年。城市中每一個建築物不論是政府機關或私人住宅都懸掛起斯大林與金日成像。像片的上面飄揚着朝鮮國旗與蘇聯國旗。在臨時人民委員會前面的廣場上，通過一列列雄偉的遊行隊伍。無情的八月間的太陽，在深藍色的天空照耀着，許許多多的工人、礦工、職員學生在這樣的陽光下走着。當遊行隊伍路過以金日成爲首的人民委員會委員們，各社會團體的領導者們與蘇軍司令部代表們站着的露台前時，都三次舉手，和三次高呼『萬歲！』呼聲雷一般的在廣場上轟

鳴。手臂的森林和歡呼的聲音在巨大的廣場上轟鳴了七個鐘頭之久。看到人民這種狂歡的情形與不可抑止的熱情，就是對於人民怎樣冷淡無情的人，也一定是會受感動的。

在廣場上，在從這裏路過的隊伍旁邊，站着兩個美國人——駐蘇軍司令部的聯絡官。他們會必須拿出他們應有的忍耐性來。因為在朝鮮八月間的太陽光下站七個鐘頭，就是對於軍人說來，也是一種嚴重的考驗。美國人很好地通過了這一考驗，他們沒有走，他們一直等到遊行隊伍過完。而且他們不疲倦地轉動他們的照像機，仔細地拍照了每一個隊伍。也許這個真正誘人的情景使他們看迷了？

本來當我們在傾川讀到在南鮮經美軍司令部批准而出版的一份報紙時，我們就想起了那幾個美國人。南文報曾於兩週前在山中開山谷裏。不遺餘地坐著。在蘇聯軍隊的圍攻下，蘇聯軍隊不遺餘地寫道：「八月十五日，平壤遊行示威的羣衆與蘇聯衛戍部隊間發生了長達七個鐘頭之久的戰鬥」。報導中還寫出了雙方傷亡的「確切」數字。如：「蘇不成重傷人恐嚇。又五聯也」

「過了些時候，我們即參加了蘇聯外交官與美國少校——他也是平壤對遊行隊伍攝影的人——的談判。據外來消息，美國軍官曾於五個鐘頭內，與蘇聯軍官談到那次遊行示威與南鮮報紙上所刊載的報導時，美國人說道：『據。美國人隊長維爾，與蘇聯軍官——南方出現了這樣不真實的情報，我們覺得非常惋惜。但是我們却不能採取任何措施。因為你們知道，我們有出版自由，我們是不能干涉這種自由的。』

「蘇聯萬歲！」

南文再繼續往前走，是不可能的了。一轉彎就是南朝鮮了。這裏有一條通往邊界線上的村莊。

南又洞去的山間小路。汽車停下來，我們沿着小路走上去。從小山頂上，可以清楚地看見北方的長着一片小叢樹的山坡，被樹木包圍着的房子，與在轉彎處設有美國哨兵崗樓的寬濶的白茫茫的大道。但是我們並沒有看見那裏的哨兵。美國的哨兵所離這裏有五公里路。白天，美國人是不出來站崗的，因為白天很熱，士兵們懶得執行自己的放哨職務。老實說，就是在夜間，他們也並不特別努力。士兵們被盛暑，苦悶，無事可幹折磨不堪。這一切都是米海洛夫少尉告訴我們的。米海洛夫會因公到美國哨兵所去過幾次，每一次哨兵隊長都要請他下象棋。美國人總是輸的，但他從來都不生氣。對於米海洛夫問他美國軍官喜歡住在朝鮮嗎這一問題的回答，他說：『正和你們一樣』？美國人是說，朝鮮不是白種人居住的地方。據米海洛夫說，他在美國哨兵所裏最喜歡的，不是白種的美國人，而是黑種人。那個黑人會告訴米海洛夫說：『我不知道別人怎樣，反正誰也不能強迫我去同蘇聯作戰』。

南又洞村位於兩座小山中間的山谷裏。不整齊地坐落於各處的小房子，周圍種着許多擋住雨水與太陽的繁茂的樹木。風在房頂上，在生長在房頂上的南瓜、西瓜的頭上吹打着樹枝和樹葉。整個山谷被幾條小溪流弄得彎彎曲曲的。當風停下來時候，就可以聽到那些小溪的響亮的流水聲。小溪中有許多又長又平坦的石頭。有幾隻狗站在石頭上飲水。

我們走到村莊的南頭。這裏的房屋，在兩個半月以前還是屬於南朝鮮地區的。七月間，特種勘界委員會會來這裏工作，承認南又村的南頭是北朝鮮地區的一部份。

我們在一間獨立房屋的旁邊，在樹蔭下的石頭上坐了一會。看見那屋子的牆上用俄文寫着這樣的字樣：

『父親姜昌熙。兒子姜仁伯。蘇聯萬歲！』

有兩個穿着很壞的婦女從屋裏出來。她們的男人都不在家。他們都到附近城市裏趕集去了。

於是我們便同兩個婦女談起來。她們笑着告訴我們說，她們在六月份還是南朝鮮的居民哩。

直到七月份以前，她們的一個鄰居是另一國家的居民。五一那天，他們看見他的房子上懸掛着國旗。主人穿着過節日的服裝，向她們擺手，請她們到他家去作客。但是要到鄰居家裏去，必須涉過一條小溪。母雞都能越過這條小溪，但是她們却不能這樣作。因為在河岸上有警察守着，他們明晃晃的日本步槍在太陽光下閃爍。

鄰居家裏在飲酒請客，慶祝偉大的節日，那些領到土地的人都集合到那裏去了。他們吃大米，飲酒唱歌，開心地笑，像自由的人們一樣地笑。

在這裏，在小溪的這一邊，土地還是屬於地主的，這裏沒有快樂，沒有酒宴，也沒有歌聲。姜昌熙家裏的人們，無論如何不明白，爲什麼他們遭到了這樣的命運。爲什麼幸福只降臨在那些住在小溪對岸的人們身上。爲什麼一條小溪就把人們分開了，分成自由的與不自由的，幸福的與不幸福的，吃飽飯的與餓肚皮的。

當七月份，把他們的房屋劃歸北鮮地區以後，姜昌熙家按照人民委員會法律的規定，而得到了土地，生活就像一扇走向光明的未來之門一樣，在他們的面前洞開着，姜昌熙說道：

——那些被命運的意志注定住在比我們更向南一些的人們，現在該是多麼羨慕我們啊。

於是老頭子即將會在哈爾濱住過幾年，懂得俄國話，讀過俄文書的文漢奎請到自己家裏來作客。老頭子請他吃燒雞，吃麵條，並拿出一瓶保存着預備在特別值得慶祝的時候才用的好陳酒，請他在牆壁上用俄文寫上自己的和兒子的姓名，並寫上那幾個很久就在鄰居的牆壁上寫着的字樣：

「蘇聯萬歲！」

對未來的信心

當我們同兩個婦女談話的時候，從附近房屋裏出來了一個老農民，名叫龍礪順。他和我們說了幾句寒暄話即坐在石頭上吸煙。煙管有一米多長，煙管頭上有一個小小的煙鍋，裏面只能裝進一撮有煙捲那麼粗細的煙草。龍礪順聽着我們說話；但當談到朝鮮農民勤勞不動勞的問題時，龍礪順說道：

——十年以前，我去過漢城，那裏另外還有我們幾個同村的人。我們到那裏去是爲着賣工，因爲在當時，僅靠自己的農業勞動是不能過活的。

結果，我們被招到蘇聯領事館去工作。那裏有一塊草地要我們去割。於是我們雙方便開始談判了。俄國人說，把整個的工作作完了，給我們很好的報酬。我們說，我們願意按天領錢。於是俄國人即問道：你們要作幾天工，每一天要多少錢？

我們把天數和錢數都數了。結果，按天領錢，要比原來規定的數少一半。俄國人大笑了，並以我們不會算賬而大爲驚奇。他們叫我們解釋解釋，爲什麼我們自己願讓自己吃虧。我們不會解釋，俄國人又大笑了。我們在俄國人那裏工作了五天，每一天都和他們談話。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很會講朝鮮話。最後使我們明白了：我們只是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着，關於明天怎樣，那我們連想都不敢想的。因爲將來也不能有什麼好日子過，所以我們就連五天以後的情形都不去想它。我記得那些俄國人說，應該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但是我們的精力是我們自己的，而工作，却是一輩子替別人工作的。請上帝原諒我——把精力放在這樣的工作上，確實是不甘心的……可是現在，當土地已經是我們自己的，而且我們是在爲自己，爲自己的孩子們工作的時候，那就很容易把全副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我們新的政權向我們徵收多少呢？只徵收我們收成的四分之一。但如果需要的時候，我們就多交一些。現在，我們可以同政府商談事情了。這就好像父與子之間的關係一樣，可以經常商談……

許多人傢遷移至緯線三十八度以北去

老頭子，龍錫順是一個很愛講話的人。他還給我們講了一個被三十八度分成兩半的村莊。這個村莊的名字，叫作嘉川，離南又洞不遠。嘉川村有二十二所房屋，其中整整一半是位於南朝鮮。

當北面的居民們經過土地改都得到了土地以後，南邊的居民找到了一條最好的逃出現狀的出路。在一天黑夜裏，他們把村子裏那個過去的唯一的一個警察昌解除了武裝，把他捆起來，然後他們便收拾了收拾自己輕便的住宅用具，搬到三十八度以北去了。南面的居民們已經成了北鮮的公民，他們得到了土地，關於這些聰明，堅決的人民所做的事情，很快便傳到全縣各地去了。

龍錫順沉默了一會兒。隨後他即久久地望着南面；老頭子烏黑的眼睛變得憂鬱起來。他說道：

——請你們同着我所注視的地方看一看……這條溪流從很遠的一座小山頂上流下來，流到山溝裏。那座小山是屬於南鮮的，山溝則是屬於北鮮的。

龍錫順說：

——一個人最好是變成水。因為水可以從南方流到北方，無論誰，就連警察也不能阻止它的去路……。

……當然，嘉川村南半部的居民們是僥倖成功了。可是我們知道，南鮮邊界地區却發生了另外一些悲劇的事件。在那裏，許多農民決定以自己的力量來進行土地改革。他們把地主趕跑，分掉了地主的土地。然而農民正義的勝利並沒有繼續多久。大隊的警察即被調到『叛亂地區』來。

他們就像日本人統治時代一樣地毆打農民。把『謀叛』的首領逮捕起來，押送到城裏去。其中許多人直到現在還沒有從監獄釋放回來。

自衛隊

去……

我們請求龍錫順帶我們到三十八度那兒去看看。我們沿山間小路，穿過繁茂的小叢林走下去，向着水面寬濶澄清的河川走去。突然間，從叢林中走出來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他赤着腳，穿着一條長過膝蓋的短褲。他那禮完全像孩子一樣的圓圓的頭，剃得光光的。手裏拿着一根大木棒。右手衣袖上，帶着一個紅色的臂章，上面用朝鮮文與俄文寫着，『自衛隊。蘇聯萬歲！』

十天以前，這個青年加入了民主青年聯盟，現在他正在與自己的同志們守衛着三十八度。他有他自己的守衛區，在這個區域內，他與自己另外一個朋友一同負責。實在說，按規定只是在夜間才來守衛的，但是這些年青的愛國者們就在白天，也還是出來履行職務的。

民主青年聯盟在這裏，在邊界上，執行着重大的國家職務。反動派經常從南方派遣暗害團到北方來。而恐怖組織——『鐵血集團』的活動，尤為猖獗。這些集團的參加者都是自北方過去在日本人統治時代生活即十分優裕的地主子弟中招募來的。這些暗害分子，當他們一旦越過三十八度，潛入北方以後，的確是會用鐵的手段幹出流血事件的，他們經常對那些最積極擁護朝鮮民主制度的擁護者與活動者進行暗殺活動。民主青年聯盟的會員金斗王與李寬蘇就是這樣被暗殺的。於是青年們便組織起自己的『自衛隊』，而且這些『自衛隊』，也真能名符其實地執行自己的任務。民主青年們的警惕性一天比一天提高了，他們的隊伍日益成爲南方暗害分子的巨大威脅。據說恐怖分子們會編了一句流行語說：『北方的青年比北方的警察還可怕』。這句話是對於朝鮮民主青年的最好的稱讚之一，而朝鮮民主青年在各方面都是值得受稱讚的。

我們沿『邊界線』又稍稍走了一會兒，即同朝鮮人告別回到汽車那裏去了。是返回平壤去的時候了，因為明天我們一定要去拜訪勞動黨的領袖之一金料鳳。

我們經過稻田，經過多岩石的大大小小的山巒向前奔馳着，使我們異常愛慕的，優美的朝鮮大自然，在西沉的陽光下輝耀着光芒，但是我們心裏都並不感到愉快。

我們走着，回味着年老的姜昌熙所說的話：『那些比我們住得更靠南的人們，現在該是多麼羨慕我們啊。』

金料鳳

金料鳳

有一天，我們和一個朝鮮作家團體的人們談話。談話的題目是關於朝鮮語言的問題。他們告訴我們說，一般朝鮮知識分子普通只認識三千字。朝鮮大作家韓雪野所知道的字有六千。我們所感到興趣的是，在朝鮮還有沒有比韓雪野的字彙記得更多的人。關於這一點他們告訴我們說：

——有，這就是金料鳳。他認識一萬二千字。

金料鳳在自己又大又亮的辦公室裏接見了我們。辦公室的桌子上站着一隻剝製的白鷺。

——白鷺，——金料鳳說道，——在東亞被看作是永久與快樂的象徵。我把它放在桌子上，是爲着使我常常想着我國人民現在所享有的快樂，想着我國人民在沿着他們所踏上的大道永久不斷的前進。

談到他自己的時候，金料鳳不時地用手去撫摸那隻死鳥的白色羽毛。

這樣，就使我們牢牢地記住了這位曾爲自己的祖國作過很多貢獻的沉着鎮靜的人。

在一九〇五年，十六歲的金料鳳即參加了漢城學生反日遊行示威。

在一九〇九年，金料鳳即加入了朝鮮青年黨。

這個政黨，是一個純粹的愛國組織。它的任務，除了抵抗日本人外，沒有其他。

該黨曾出版有『光明』雜誌，號召朝鮮人讓自己的孩子們受純粹的朝鮮教育，發展他們的民族自覺意識與對日本人的仇恨心理。向人民宣傳，不要購買日本貨，要用朝鮮本國自己製造的東

西。例如，在名爲『木質纖維衣服』一文中就說到，如何用楓樹木纖維織布的問題（在朝鮮紡織品而是最缺乏的）。

金料鳳是該雜誌的積極工作者。他曾編過朝鮮文字典，並發表於該雜誌上，寫過關於歷史問題的的文章。此外他還在一個私立中學教過朝鮮歷史，常在『小聲說話社』作報告。『小聲說話社』社員的任務是：『隨時隨地不失掉一個有利的機會去參與別人的談話，並使談話帶上反日的性質』。要進行這件工作，需要對人民生活習慣與人民的心理有很好的瞭解。金料鳳即教育自己的學生們具有這種品質。

朝鮮準備下了推翻日本奴隸制度的起義。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在朝鮮普遍地爆發了抗日起義運動。但起義者都遭到了失敗。因爲他們對於鬥爭的準備工作很差，雖然他們對於這一鬥爭曾進行了十年的準備工作。起義的領導組織很快地便與羣衆失掉了聯繫。普遍的大逮捕開始了。

抗日起義失敗後，金料鳳即自朝鮮亡至中國。成萬的參加『三一』運動的人，都轉移到了滿洲與中國。誰也不知道怎樣辦。人們都等待時機，回到朝鮮去，以便重新進行反日鬥爭。但沒有一個人去考慮，應該在什麼時候，並怎樣開始這個鬥爭。對於一九一九年三一起義運動失敗的真正原因，誰都沒有很好的瞭解，因此也沒有作出應有的結論。

金料鳳把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二年這一時期，稱爲『摸索與流浪的時期』。在這十三年中間，他是『自由報』——以後改爲『真理』報，再後又改爲『朝鮮獨立』報——的編輯。上述報紙，每一次在尙未來得及把讀者團結在自己周圍時，就很快地被停刊了。除去其他的原因外，報紙得不到經濟幫助也是使其停刊的一個原因。因爲同朝鮮的聯繫已經斷絕了。過去援助朝鮮青年黨的富人，後來都投靠日本人。朝鮮青年黨已經自行瓦解了。

一九三一年，日本人佔領了滿洲。這個事變對於那些住在滿洲與中國的朝鮮人，是一個最沉重的打擊。『怎麼辦？』這一問題又重新有力地提了出來。回朝鮮嗎，現在是連想都不用想了。在異國沒有工作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了。

金科鳳即轉而研究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與世界革命運動史。一九三二年，他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朝鮮政治學校，他很快地即向自己的學生們報告『三一』起義失敗的原因。金科鳳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沒有統一的、強有力的、有威信的中心組織。那時他已經知道了金日成的名字。朝鮮游擊隊青年領袖在滿洲地區活動的成功，對於怎樣進行爭取朝鮮獨立鬥爭的問題，給予了實際的回答。宣傳家兼理論家金科鳳根據金日成的戰鬥經驗，得出了在理論上非常重要的結論：朝鮮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是東亞各族人民總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份。

金科鳳流亡生活的第二個時期開始了。這一時期，也如同其第一時期一樣，繼續了十三年——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年——之久。金科鳳把這一時期稱為『手執武器進行鬥爭的時期』。自朝鮮與滿洲交界的白頭山起，至黃河邊止，流亡的朝鮮人與中國愛國分子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

金日成的游擊軍在滿洲地區同日本人進行繼續不斷的鬥爭。『朝鮮獨立黨』，『朝鮮革命黨』與『英魂社』則在中國的中原地區展開活動。金科鳳多年來即致力於建立統一的抗日運動的領導中心。但這一目的，始終沒有完全達到。

後來金科鳳即由上海到重慶。他被推荐擔任朝鮮志願軍的領導職務。後來他又經過重重的困難由重慶到了延安——中國人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所在地。在八路軍的隊伍中，有許多朝鮮人，金科鳳在那些朝鮮人中間進行工作，領導『朝鮮獨立聯盟』的組織達四年之久。而且在那裏迎接了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事變。

一九四五年十月，金科鳳回到業已解放的朝鮮。朝鮮的政治流亡者們都齊集於平壤了。在朝鮮本土進行工作的抗日組織也都走出了地下工作的狀態。

一九四五年秋與一九四六年冬，在北朝鮮除了最老的天道教黨之外，又組織了三個政黨：共產黨，新人民黨，民主黨。共產黨的核心組織，是由該黨領導人——金日成的游擊隊員組成。與「朝鮮獨立鬥爭同盟」合併的金科鳳集團，即組成了新人民黨。民主黨則是由各種極不相同的分子組成的。

在組織各種政黨的期間，在各個團體中間曾發生過鬥爭。這種鬥爭曾造成了可資敵人利用的混亂。

但是朝鮮人很快便學會了識別朋友與敵人的本領，混亂與糾紛逐漸地被克服了。黨內工作也協調一致了。各政黨規定了各項共同合作的原則。在共產黨與新人民黨之間表現出了明顯的完全的一致性。其綱領的基本要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們便決定合併為一個政黨，並給以新的名稱：「勞動黨」。共產黨所要團結的人主要是先進的工人與農民，新人民黨所要團結的則主要是進步的知識分子。從新建立起來的勞動黨，在自己的旗幟下團結了北朝鮮的一切勞動人民。它在迅速地發展着。在兩黨進行合併的時候，兩黨的黨員數目為十六萬人。但經過三個月之後，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中旬，勞動黨即已增至五十萬人了。

而金科鳳則成了勞動黨的領袖之一。

起初流行着這樣一種流言，說勞動黨要「壓迫」其他的政黨，僅以其黨員數量上的優勢而論，也是要如此的。實際上，這類事情並沒有發生。現在北朝鮮所有一切政黨都已組成民主聯盟，共同活動。在人民委員會進行選舉時，這些政黨也是以民主聯盟的形式，共同進行選舉的。

勝利是屬於大家——一切民主政黨與全體人民的。

——我獻身於政治鬥爭已有四十年之久——金料鳳說道，——我能夠看到我自己所從事的，而且還要繼續從事的事業已經獲得了成功，這真是太幸福了。

康良煌

有一天，我們參加朝鮮人的結婚典禮。看見一個中等身材，肩寬體胖，帶角邊眼鏡的人在那裏唱牡丹峯之歌。他唱得非常好。

人們告訴我們說，這是基督教會的牧師康良煌。以後又加上一句說：他是北朝鮮人民委員會的祕書，同時又是民主黨的副主席。

後來，人們又把這個人所遭遇的悲劇告訴了我們。幾個月以前，在不壤，康良煌的家庭遭遇到一次武裝襲擊。康良煌的兒子和女兒均被害身死。妻子受了重傷。康良煌本人手上也受了一些輕傷。

我們會同康良煌會過幾次面，每一次，使我們深受感動的，是他那種樂觀的思想。在友誼的會談中，他總是要唱他那心愛的牡丹峯之歌。

康良煌生在一個農民的家庭裏。他在鄉村小學畢業以後即入了中學。中學沒有畢業。由於他的父母無力爲他出學費，即將他送至教會中學去。該中學是美國基督教傳教團體創辦的。學習，膳食都是免費。然而在這宣傳人類普遍博愛的教會機關中，朝鮮青年們是完全感覺不到這種博愛滋味的。校長是美國人，教員是美國人與歐洲人。他們視朝鮮人爲野蠻人，而視自己則爲應當把朝鮮救出於野蠻狀態的人。

中學裏的免費麵包是苦的，它的精神食糧也是苦的。

於是康良煌便離開了這個教會中學。離開學校以後，當然他可以回到鄉村，像他的父親和他的祖先們一樣去種地。而且對於這種繁重的勞動，他從小就已經很習慣。但是現在他所想的，已經不是怎樣建設個人生活的問題，而是人民的命運的問題了。

朝鮮人民需要受過教育的人——但他所需要的不是外來的異邦人，而是自己的本國同胞。對於來自他國的「恩人」們，是沒有什麼可指望的。康良煌在美國「教會牧師」所辦的中學裏聽講，已經聽夠了。但是還應當再繼續學習，於是康良煌便到了日本。他在東京大學學習了兩年。尙未畢業，便又回到了朝鮮。因爲可以賺到學費的夜間工作已經失掉了，他在日本已無以爲生了。

康良煌到平壤附近的七谷村小學裏去做教員。他和金日成的父母們都很熟習，因爲金日成就是他的學生。

康良煌在鄉村小學裏教書爲時不久，即被平壤私立中學聘請去做教員。他在這個私立中學裏一連工作了十年，那時，他還沒有感覺到什麼壓迫。晚上，他到教會中學去學習。節日的時候，即穿得整整齊齊地到教堂去作禮拜。

教堂裏總是有很多人。他們都是受生活痛苦折磨的人。他們到教堂裏去，是爲着聽取些帶安慰與希望的言詞。

教堂，是新教的教堂。裏面的教長是美國教會中學畢業出來的人。他所宣傳的是忍耐——這是基督教徒的主要特點。

後來，有一個基督教徒缺少一個牧師，康良煌就去補缺。於是他便做了牧師。

他初次的傳教，就在信徒中間獲得了巨大的成績。得到了人們的稱讚。這些稱讚的話，很快便傳到日本警察的耳朵裏。有一天，在作禮拜的時候，一個什麼人傳給了他一張條子。條子上面

說，教堂裏來了幾個便衣警察。禮拜作完以後，康良煌即被逮捕了。後來即常常遭受逮捕。

當康良煌宣傳基督的學說時；警察局是不能對他吹毛求疵的。但當他說到暴力，說到強者用暴力方法強迫弱者服從自己的時候，那末，就會有人勸告年青的牧師，不能宣傳這種題目了。在有幾次說教中，他曾說，人生來就是愛好自由與獨立的。但是當他講了這樣的話以後，警察的汽車，總是要把這個牧師帶走的。

康良煌認為，在殘酷的殖民制度條件下，傳教活動是在精神上團結人民的方法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人公開地監督傳教活動。他不得不利用暗示、半吞半吐地說話的方法去進行活動。信徒們也都能清楚瞭解那些話的意思。在很長的時期內，他保持着聽眾與傳教士之間的聯繫。在戰爭時期，他說教的主要內容，是關於東線與西線的戰況報告。因為每天夜間，康良煌都聽無線電收音機。（收音機是按在地下室的）俄羅斯人所獲得的每一個勝利，都引起了他的聽眾們的狂喜。

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師生——康良煌與金日成相會了。

——在牡丹峯山脚下舉行了羣衆大會，——康良煌說道——金日成發表演說。他的話說得非常熱情有力。雖然人長得完全不相識了，但他的聲音和眼睛却還是和十八年前一樣。

十一月，康良煌加入了剛剛成立起來的民主黨。

如前章所述，在北朝鮮所有一切政黨中，這個政黨的社會成分是最複雜的。其中有工人，農民（較富裕的一部份農民），知識分子與商人。後者所佔比例是最大的。

起初，基督教會，對於民主黨的影響很大。現在，這種影響已經大大的削弱了。十分顯然的，基督教會是根據美國對朝鮮的方針指導而進行活動的。如衆所周知，美國人正在南朝鮮反動集團中尋找自己的支柱。因此，朝鮮北部民主黨中，也有着與南朝鮮聯繫的線索。由於各種不同傾向

的代表們之間經常進行鬥爭，曾使民主黨內部長期地處於緊張的狀態。但是鬥爭的結果，真正的民主分子，終於獲得了勝利。代表大會上，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批准了朴仁京爲民主黨主席，康良煌爲副主席。

南韓的反動集團益形瘋狂了。他們派遣了大批的恐怖集團到三十八度以北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恐怖分子們便對康良煌住宅實行了武裝襲擊。在那一天，康良煌全家都到教會去了。回來以後，有兩個基督教的牧師——金致鎬與姜炳洙到他家裏來。他們是從附近城市裏來的，他們與主人一直談到深夜十一點鐘。以後客人們便到另一間屋裏去睡覺了。

在深夜十二點鐘，當全家人都睡着的時候，窗外響起手槍聲來。並向客人屋子裏擲去一顆手榴彈。康良煌的兒子、女兒和金致鎬牧師都被擊斃，其餘的人都受了傷。恐怖分子們都以爲康良煌已經被打死了。第二天，連康良煌的幾個朋友都勸他「退出舞台」。康良煌默不作聲。他在兩個裝着自己的孩子們的棺材中間站了一會。他在兒子和女兒的墳墓上，給了自己的朋友和敵人以答覆。他宣誓說，要在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上走到底。人民委員會的人們曾告訴我們說，除安葬其子女的那一天外，康良煌沒有一天離過職守。

民主黨內部不同傾向之間的鬥爭，仍在繼續着。但是真正的民主主義傾向是佔據上風的，因爲北朝鮮的新制度的優越性，對於一切人都是十分明顯的。反動派遭到了失敗，這就更加強了他們的憤恨。南韓的許多報紙都同時對民主黨的前任主席——趙晚植放出了許多謠言。它們說，趙晚植被捕了，差一點沒有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但實際上，誰也沒有觸動他。他住在平壤的一個旅館裏。從康良煌辦公室的窗子裏可以看見，趙晚植怎樣地同平壤城的一個最漂亮的妓女一塊出來散步。康良煌說，在幾個月之內，差不多每一天都可以看到這副「圖景」。後來公佈了一道關於朝鮮男女平權的法令，自然妓女的職業也被廢除了。年老的趙晚植就成爲孤獨一人了——那個

會供他娛樂的妓女已經嫁了丈夫。同時，也不再是南鮮報紙議論的主題了，因為南鮮報紙最後不能不承認，趙晚植是自由的，並沒有誰去迫害他。

天道教

一八六〇年在一個離元山不遠的小城市裏，會有一個朝鮮著名學者——崔堤于去傳教，闡述新教的實質。這個新的宗教，就叫作『天道教』。

這個新的宗教，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朝鮮傳播開來；在頭三年，便在朝鮮人民中間，特別是在農民中間找到了千百萬的擁護者。

它對於當時所存在的一切宗教，特別是對於朝鮮的國家制度是一種威脅。

天道教的創始者崔堤于於一八六四年遵照朝鮮國王的命令，被逮捕起來，四個月之後，即身被肢解。

這一宗教的實質何在呢？

關於天道教的宗教學說，崔堤于在一部不大的書裏面已經說明了。這本書分作兩部份：第一部份題名為『人的生活』；第二部份——『國家生活』。

崔堤于把一個人的內在與外在的品質分作兩部份：一部份是積極的，一部份是消極的。他說，雖然通常都是如此，但是不應該如此。一個人應該是聰明，而不應該愚蠢；應該是美麗的，而不應該是醜惡的；應該是善良的，而不應該是兇惡的；應該是富裕的，而不應該是貧窮的；應該是勤勞的，而不應該是懶惰的。上帝也是這樣的人。除去人之外，別的神是沒有的。

當人們都具有同樣的好的品質的時候，在人們之間也就沒有任何區別了。一切的人，對於國

家都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這就是人——上帝所居住的天國。

天道教是直接反對佛教——東方流傳最廣的宗教之一——的。在朝鮮比在其出生地——印度與中國還更普遍流行的佛教，是號召人民溫順，號召人民將一切思想集中於虛無的未來，號召人民放棄一切地上的慾望。它是幫助政權所有者們，對人民大眾實行精神奴役的宗教。

天道教則與之相反，它所宣傳的是，爲着一切人民底地上的幸福，在地上建立理想的天國。天道教有它自己的旗幟——紅布上面有一個齒輪。齒輪上有五個齒。很像天上五個最大的星星。車輪的上端寫着一個象形字，用以象徵『人』，齒輪的下端，也寫着一個象形字，用以象徵『永恆』的意思。天道教的目的是：把一切生活在五大星光下的人民都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

天道教有它自己的教堂，正確點說，就是集會的地方。信徒們在每一個星期天，都有兩個鐘頭——自上午十一點至下午一點鐘——集合起來，聽傳教士講道。

崔堤子的繼承人是一個叫崔始赫的農民。人們都把他稱爲朝鮮的普加切夫。他會把自己的教師底抽象的、用神祕的形式敘述的宗教哲學論文提綱翻譯成口頭話，使每一個不識字的朝鮮人都能聽懂。他製定了一個政治綱領，其中包括三點：從那些把土地作爲剝削工具的人們手裏，把土地奪取過來，交給那些用自己的手耕種土地的人，使土地成爲他們爲自己生產食糧的工具；把國家手裏所擁有的財富，平均分配給一切國民；應當建立一個人與人完全平等，男與女完全平等的國家，代替那種由一個人或一個集團支配其他一切人民的階級國家。

一八九四年，崔始赫便掀起了朝鮮的農民起義。他對於這一起義會進行了三十年的準備工作。起義的規模與力量曾達到了這樣的程度，致使薄弱的朝鮮軍隊不能戰勝起義者。使朝鮮政府不得不同時向兩個政府——中國與日本要求軍事援助。

起義被鎮壓下去了。日本遠征軍使起義者連糧的遭受到失敗。在有一次戰鬥中，日本人把崔

始赫俘獲了，並把他交給了朝鮮政府。他在監獄中會住了四年等待審判。因為政府害怕對於他的處決會激起騷動。

一八九八年進行了審判。將他判處絞刑。執刑地點，在漢城——朝鮮京城最大的廣場上。數以千計的被壓迫的無力的人民圍繞在廣場的周圍。廣場的中央，搭着一個白色的台子。當崔始赫登上台去的時候，立刻便有一條絞繩套在他的脖子裏了，俄國駐漢城外交代表團底一個工作人員即爲他拍了一張照片。在一九〇五年俄國人將該照片交給崔始赫的一個學生與繼承者。這張脖子裏掛着絞繩的人的照片，曾刊載於敘述天道教歷史的一本書上（一九四六年人們將該書送給了我們一本）。

在崔始赫被俘以後，起義運動很快即消沉下去。這個起義運動，也和一切自發的農民起義一樣，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起義者們殺死了地主、官僚、高利貸者，但同時又聲明，自己要忠實於國王，『上天的教世主』，他們認爲國王應當擺脫那些『昏庸的參讚大臣』。

起義被鎮壓下去以後，天道教即在人民大眾中進行專門的啓蒙工作。

然而，在廣大的人民羣衆中進行工作的天道教社團，好像是在人民中間被溶化了。僅只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鮮史上發生大悲劇的日子——以後，它才組織了『青友黨』，作爲這一社團的先進隊伍。該黨直至現在還存在着。它在北朝鮮一切政黨中間，是一個最老的政黨。它所採取的名字，與其宗教的名字相同，叫作天道教黨。在日本人統治時代，該黨即轉入地下去。該黨組織的大部份都是流亡在外的。該黨在朝鮮國內與國外，都受到日本人的迫害與追究。

現在天道教黨及其宗教團體的領導人，是金達建。我們曾看見過他幾次。他是一個身材不高，年紀很大然而却很活潑的蓄着很長的鬚鬚的人。可惜，我們沒有和他進行過一次談話。然而，我們從他的學生們與戰友們的談話中知道，他在自己從事革命活動的時期內，曾被捕過七十

七次，總而言之句話，他在自己的一生中，有四十年，起初是爲着躲避朝鮮當局，後來則是爲着躲避日本人而在山林中度過去了。

我們會到過天道教黨的中央局。該黨的領導工作者——『改變新聞』（譯音）報紙的編輯金斗煥與宣傳部長金久天都給我們介紹了天道教黨與天道教宗教團體的歷史。他們告訴我們，土地改革是怎樣進行的，農民成分佔百分之九十五的天道教是怎樣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的。編輯會將在報上發表的一些鄉村來信，讀給我們聽。那是說的夏末的事情。農民們說，他們今年得到了怎樣的收成。說他們已經得到了土地改革的果實。

我們同天道教領導者們所作的談話，是不會忘記的。

——我們希望——他們對我們說道，——朝鮮能站在世界最民主國家的前列。

經理、工程師、工人

工業部底經理

有一天，我們到駐蘇軍民政處副處長伊格納基也夫上校底辦公室裏去，碰見一個外表很惹我們注目的人。這是一個看外表還年輕，然而頭髮却已經完全白了的朝鮮人，他的臉長得很漂亮，穿着一身很好的西裝。當這個朝鮮人走出去以後，伊格納基也夫上校對我們說：

——可惜你們來晚了，如果你們在十五分鐘以前來，你們就可以聽到一些有趣的事情。這是工業部經理李夢煥。我和他在一個問題上進行了一番理論的爭論。我曾引證列寧底『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並勸他讀一讀這本書。他笑了，謝了謝我，並引證了他在幾年以前曾經讀過而現在還記得的列寧的著作。最奇怪的是，他當時所讀的是英譯本，而引證的時候，却用俄文來引證。這個人的記憶之好，是驚人的。

在這裏，我們又想起了史諾所寫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寫道：

『操英語，穿漂亮西裝或者懂得幾國語言，或者看樣子是一個謀獨立生活的朝鮮人，都會不期而然地引起美國人的尊敬，認為他們是在職務上堪予信任的人。』

可是這些人，就會引起俄國人的懷疑，俄國人不信任他們，或至少是把他們視為有法西斯傾向的人。』

這樣說來，李夢煥在南朝鮮一定是要受到美國人的充分尊敬了。可是李夢煥却不怕這裏的人

把他看作是『有法西斯傾向的人』，而離開漢城到平壤來了。因為在漢城，這個最大的工程師，這個愛國者找不到事情作，而且也沒有以其『紳士』的外表而受到尊敬。

我們與李夢煥的初次會晤，還是我們剛來朝鮮時的事情。

後來，我們又與他相會過一次。那是有一天的傍晚，朝鮮作家韓雪野帶我們到他的一個朋友家裏去。韓雪野知道，我們願意與李夢煥相識。當我們剛進屋與主人彼此介紹相識的時候，李夢煥來了。他是房主人的朋友，也是韓雪野的朋友。他是個健談家，因此，那天傍晚的時間，我們便很愉快地度過了。李夢煥很愛談工業問題，而且這也正是我們所希望聽的問題。最後，韓雪野很怕我們被這樣的談話弄得太疲倦，於是他便說道：

——我的朋友李夢煥是一個很不會快活的人。我很少到他那裏去。一個人總不能把所有的時間都拿去談工程師與技師的事情啊。

李夢煥答道：

——現在，世界上最使我感興趣的，的確是工程師。我對機器也非常感興趣。如果機器會走的話，那我真願請它們到我家裏去作客。

——朝鮮有許多工廠，其中有些還是很大的工廠，但是從來沒有過工業，——他沉默了一會兒後說道。

『日本的工廠是朝鮮人的枷鎖。這些工廠只是壓迫人民，但却不給人民一點東西。

國家工業必須要有，那怕是最小限度的不依靠他國工業的獨立性，要有獨立發展的能力。日本人在朝鮮所建立的許多工廠，都是完全依賴日本工業的。在朝鮮，沒有一個修械廠，也沒有一個能生產零件的工廠。一切東西，直到電話所用的電池都是由日本運來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工業需要本國的技術幹部。可是朝鮮沒有這樣的幹部。在朝鮮工廠裏

面，倒是有二萬零八百個專門家在工作，然而，那都是日本的專門家。在朝鮮人中間，甚至連一個火車司機都沒有。日本人從來就不讓朝鮮人操縱火車。

朝鮮將永遠不會忘記那些使自己獲得解放的人。朝鮮不僅將永遠不會忘記俄國戰士們的英勇，而且也將永遠不會忘記蘇維埃人民大公無私的精神。斯大林元帥所發表的關於將一切日本工廠交給朝鮮人的命令，是建立朝鮮民族工業當中第一個最重要的步驟。我們所有的人都把這一舉措視為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寬宏大度的明證。日本工廠價值相當數十億元。這些工廠原是屬於日本人的，在對日作戰中俄國人流洒了自己的鮮血。因此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處在蘇聯的地位，那一定會把這些工廠視為自己的戰利品。斯大林底命令，再一次證明了，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是被壓迫民族的真正朋友。斯大林知道，在朝鮮的日本工廠，乃是朝鮮人民用自己的勞動建立起來的，所以他便將這些工廠交給了這些工廠的真正建設者。

第二個步驟，就是臨時人民委員會所頒佈的關於將過去日本人所有的一切企業實行國有化的法令。把這些企業轉交於國家之手，它們就真正地變成了國民經濟中最重要部門。從今以後，這些企業，就應當為人民的福利、獨立與文化等事業而服務了。

朝鮮人民需要解決的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就是培養技術熟練的幹部。僅就北朝鮮的企業來說，就需要一萬六千個專門家。可是我們現在只有五百四十七個專門家。其中百分之八十還不是根據自己的專長而工作的。除此而外，還有九百五十個日本工程師與技師留在朝鮮工作。如果把兩個數目字——五百四十七與九百五十——加在一起，再從一萬六千這個數目中減去這個數目，那末就可以看出，今天北朝鮮還缺少一萬四千五百個專門家。這就是我所要告訴你們的一些數目字。

現在你們要問，有沒有解決的辦法？」。

於是，李夢煥又把自己培養幹部的計劃詳細地告訴了我們：

「在北朝鮮新創辦的一些高級學府，將自一九五〇年開始，每年給工業培養出一千個專門家來。另外有二十個技術學校在一九四七年就可以培養出一千個具有中等技術熟練程度的專門家。有一些短期訓練班，每年將培養出一千五百個技師。」

這樣，再過三四年，我們就將要有將近一萬個自己的工程師與技師了。誠然，這些幹部都是早熟的幹部。過去在日本的技術專門學校中學習，都是需要六年。然而在那些學校中，純粹用於學習專門知識的時間，總共不過二千零四十個鐘頭。其餘一切時間却用在軍訓，用在所謂「精神」訓練上了。可是我們技術學校的學生，純粹用於學習專門技術知識的時間，將是一千八百個鐘頭，在夜校裏要稍爲少一些，但我們所送去學習的學生，都是挑選的具有工作經驗與熟練技術的工人」。

我們同李夢煥談話有兩個多鐘頭。結果，就使我們不同意韓雪野的意見——說工業部長是一個不會快活的人了。我們把這個意見告訴了韓雪野。他們兩個人——不會快活的李夢煥與快活的韓雪野聽了以後都非常高興。

——今天晚上我沒有事情，——李夢煥說，——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應當盡量利用利用它。

我們出來了，他叫我們到他家裏去作客。

到了他家以後，他把自己剛自漢城來平壤不久的九歲的兒子介紹給我們看。

——告訴客人，你比較喜歡那一個城市，是漢城還是平壤？——父親拍着孩子的肩膀說道。

——漢城，——孩子毫不窘迫地答道。

——爲什麼？

——蒼蠅少些，——孩子笑着說。

——你喜歡俄國人，還是美國人？

——俄國人，——他說。現在他更張大嘴笑了。——美國人非常驕傲。

——他下定義雖然很天真幼稚，但本質上却是正確的，——李夢煥說道。他注了一杯酒，又談起工業來了。

拜訪老工人鄭宣基

一個六十三歲的朝鮮老工人鄭宣基請我們到他家裏去玩。我們是在平壤漿糊工廠與他相識的。

工廠經理金彥振也和我們一塊到老工人家裏去了。他一九三〇年畢業於旅順口工藝學校。在那學校裏學習的一共有一百人：九十個日本人，九個中國人，一個朝鮮人。金彥振學習成績最好。否則，學校裏立刻就會把他趕出來的。朝鮮人要得到文化知識，是非常困難的。金彥振在工藝學校畢業後，獲得了一張成績優良的文憑，並被美國人聘請作平壤漿糊工廠的車間工程師。當工廠讓渡給日本人的時候，奇怪得很，又把他提昇了一級。派他擔任總工程師的職務，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因為日本人沒有自己的好的製漿糊專家。

但是，不管朝鮮人擔任的職務如何高，他所處的地位仍然是很可憐的。金彥振做總工程師所領到的薪金比他的助手日本人還要少一半。金彥振說，他總是不能像人一樣的吃午飯。從家裏帶一小鐵盒冷大米飯來，這就是他的整個的午餐了。而日本人又總是對朝鮮人擺出這樣的態度，意思是說，工廠不是飯館子，叫你們到這裏來，不是叫你們吃午飯來的，而是叫你們來工作的。而且，他們往往是根據外表去評價朝鮮工程師與朝鮮工人們的勞動的：如果一個人面孔長得憔悴一

些，他們就認爲，那大概就是一個肯忠誠工作的人；但如果（願上帝保佑我）一個朝鮮人長得還不壞的話，那他們就認爲，他不是一個好好工作的人。

鄭宣基住在離工廠有二公里遠的七富里村。

當我們的汽車在鄭宣基的門口停下來時候，成羣結隊的小孩子就把我們的汽車包圍起來了。往這裏奔跑的還有村裏面的一些成年人。鄭宣基和他的妻子鄭寅洙都出來迎接我們。他們兩個都穿很好的衣服。老頭子穿着一件黑色的綢外衣，老太太穿着白色的民族服裝。

老頭子照西洋禮向我們每一個人握手道好。老太太大概是出於興奮的原故吧，把老頭子教給她的東西都忘記了，她一會向我們伸出左手，一會向我們伸出右手來握手。

鄭宣基的家裏有兩間屋子，差不多全被我們佔滿了。主人請我們原諒他的招待不好。他們給我們端來了乾魚、雞蛋和蘋果。『明年如果你們再到我家裏來的時候，我就要用好一點的東西來招待你們了』，——主人說道。

這是最惹人注意的一句話。我們在朝鮮聽到人們說這樣的話，已經不止一次了。所有的人們都相信將來會好些，他們許多年以來第一次有這樣的信心。而且他們相信，幸福的將來不久就要到來。

鄭宣基是漢城人，他曾在軍隊中服務過十年——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日本人佔領了朝鮮後，朝鮮軍隊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虜。鄭宣基在日本集中營裏住了幾個月。後來被釋放以後，他就到了平壤，做了發電廠的火夫。

——但是，——鄭宣基說道，——我們，朝鮮人，不管住在那裏，也不管我們作什麼工作，我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前，都是日本人的底俘虜，雖然各人都住在自己的家裏。

技術最熟練的朝鮮工人，一天一夜所賺的工錢還不到一塊錢。何況朝鮮人是很難學到好的技

術呢？朝鮮人被絕對禁止參加製圖或設計工作。生產中一切較重要的工作，都是對朝鮮人保守秘密的。日本人會公開地說：

——如果你把一切都學會了，那你們就不尊敬我們，不怕我們了。你要學這個幹什麼呢？

鄭宣基回憶道：

——在早晨七點鐘，我離開家。到晚上十點鐘，我才回到家裏來。在這一天裏面是沒有時間吃東西的。要休息一下吃午飯嗎，那是不准許的。如果你在工作時間內吃了一點東西的話，那末，倒霉的事情就快來了。要當心，總會有什麼事情要發生的。就是說，日本人要打你，或要罰你款。一年一年就是這樣的過去了，整個生活就這樣在黑暗中慢慢的消磨着。僅只在晚年的時候，才能看到光明。現在，我在早晨九點鐘去上工，在晚上六點鐘回家。五一六一。只許人門——那末，你的妻子該是最滿意的了，——我們的翻譯員笑着說道。

老頭子引證了一個古代朝鮮詩人的詩來回答：

知道老年快要來臨了，

我就拄起了拐杖，

可是『老』已經知道，

我正在準備防禦，

『老』就突然把我抓住了。

鄭宣基微微的一笑，看着妻子說道：

——當我年輕的時候，當然她高興我晚去早歸。可是現在我是一個老頭子。她爲什麼還需要

我呢？

老太太像小姑娘一樣的難爲情起來了，這使得鄭宣基非常高興。

——我們兩個生活得很和睦，——他說道。——我的老婆子也非常喜歡我晚上在家裏住。我給她讀一些東西，或者告訴她些什麼事情。這是使我們兩個人都感到非常滿意的。現在，我們感覺自己還是很有生氣的，雖然我們都已是老年人了。這比起我們年輕時經常要想『你已經死了』的時候，要更快樂些。在蘇、日戰爭開始以前，我認爲自己是一個已經死去的人。可是當有人告訴我說，俄國已出來反對日本了，頓時，我就好像又復活過來了。而且復活的不只我一個人，而是整個的朝鮮。在那天，我看見有兩個工人在車間的一角裏小聲地說什麼。我就猜想到，一定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對我們有利，而對日本人不利的什麼事情。否則朝鮮人是不敢在工作時間說話的。

——在日、美戰爭期間，——鄭宣基繼續說道，——生活簡直是完全不能忍耐了。搜查得更緊了。日本人到處進行搜查——無論是在家裏，或在工作中，在去工廠或由工廠回來的路上，都要搜查。在戰爭初期，就下了一道專門的命令，禁止朝鮮人吃大米。把朝鮮人所有的大米都運往日本去了。當我們知道那些載運朝鮮大米在日本船隻在海上受到美國潛水艇的襲擊而沉沒了，只有少數的幾隻船到達了指定的地點時，這對於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安慰。日本人讓朝鮮人吃玉蜀黍糲粉，可是他們還不讓這樣叫。

——糲粉——這是喂牲口的，——日本人解釋道，——當用來給人吃的時候，就叫作『豆科食糧』。

日本人不僅把大米拿去，而且把吃飯的土造器皿——大部份是用紅銅製造的——也收去了。單從七富里一村，就收走了好幾大車。對於那些隱藏這些器皿的人，則以關監獄相威脅，但是，還是有許多人把這種器皿埋在土裏藏起來了。我們的主人也藏起來了一個。不久前他才從地下把它挖出來，現在他把它當作博物館珍奇寶物似的擺弄着……

看着老頭子——鄭宣基，會令人感到愉快。聽着他恭敬，而同時又很有尊嚴地同工廠經理談話，那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但令人尤其感到愉快的則是看到工廠經理也是這樣尊敬地來對待自己的老工人。我們，蘇維埃人，已經不很習慣這種作風了。然而，這對於朝鮮人，却是一種非常新的東西。

老頭子有一個十三歲的養女。當他們自己親生的女兒在十二年以前出嫁以後，他們就收養了這樣一個女兒。她坐在開着門的門闕上，傾耳細聽人們的談話。不難看出，她是很以這個老頭子而驕傲的。的確，工廠經理並沒有去拜訪七富里村的其他的人。女孩子非常有禮貌地坐在那裏，真堪稱爲這個可敬的老人的女兒。

當我們離開老頭子要走的時候，差不多整村子的人都出來送我們。跑得最遠，叫得最響亮的，就是老鄭宣基的義女。

在咸南

韓雪野與鄭律帶我們到咸南去。這是大化學公司五大工廠之一的所在地。

起初，我們很希望與生產科的科長朱正理工程師談一談。但是他不在辦公室。於是我們便坐着自己可以外眺的汽車一個車間挨一個車間地去找他。車間與車間之間，相距有數公里之遠。僅此一點，即足見工廠之大了。

在一個車間裏，堆着有如山積的白色的，像麵粉一樣的東西。他們告訴我們說，這是上地的化學肥料。在另一個車間裏，在極亮的電燈光下，我們看見有一塊一塊堆起來的玫瑰色的洗臉肥皂。當我們問到這個車間能出產多少肥皂的時候，車間工長即回答說，如果原料充足的話，那末，它所出產的肥皂可以洗刷整個的東亞。有一個車間建築在山脚下。我們登上山嶺，就看到了

工廠與城市的全貌。披着一層醜陋的灰色煤煙的巨大工廠建築物，就建築在水邊，像半個輪子一樣，把日本的港灣環抱起來。工廠的後面，就是城市了，排列着許許多多的灰色房屋。差不多整個城是坐落在水與山之間的空地上，其中只有幾百公尺，是不靠海邊的。

天色漸漸薄暗了。有人告訴我們說，工程師朱正理回家來了。於是我們便坐車到了工廠管理局，爬到二層樓去。這時，天已經快黑了，可是不知爲什麼電燈還沒有打開。我們坐在黑洞洞的屋子裏，只有煙捲的紅色火頭在放着光亮。

——誰如果沒有看見在北朝鮮人民生活中的偉大轉變，那就讓他到我們這裏，到咸南工廠來看看，——朱正理說道。——誰如果不相信我們的力量，不相信我們獨立生活的能力，那就讓他來看一看，縱然是粗略的看一看我們的工廠在蘇聯工程師的幫助下，在短短一年內所作的成績吧，這種成績對於我們說來，還只是一種對於我們力量的試驗。如果他來了，什麼也沒有看見，那末，他如果不是瞎子，就是閉起眼睛不願看見真理的人。

這幾句話，就好像是我們開始談話的序幕了。我們已經認識幾個朝鮮人了。這個富於天才的，活潑的感覺銳敏的民族，非常痛苦地渡過了已長期被奴役的歷史。現在，它極力想證明自己的生命，要在這方面作出無可懷疑的成績。

大約三十年以前，日本人即着手在朝鮮建立大工業。在短短的時期內，他們便建立起了許多工廠。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咸南化學公司。最近幾年，在戰爭時期，有八萬工人在那裏工作。僅就工程師與技師來說，就有一千多人。其中朝鮮工程師總共只有三個。這種情況，在朝鮮的一切日本工廠裏面都是一樣。

日本人太過於自信了。他們在當時，從來就沒有覺察到，一種不可避免的厄運正在向他們一步一步地逼近。甚至當不幸事件已經在全世界人民的眼前發生了的時候，日本人還不願意去相信

這件事。他們還在說，如果沒有日本人在上面領導，東亞就會滅亡。

日本軍隊投降後過了十天，咸南工廠就繼續開工了。日本人仍按時到職了。當然他們已經完全不像從前那樣了，但是他們却竭力地控制自己，裝作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切仍然照舊的樣子。他們對朝鮮人說道：

——反正你們沒有我們是不行的。工廠過去是，將來也還是我們的。

的確，朝鮮人也很困難把像咸南化學公司這樣複雜這樣龐大的機器掌握在自己手裏。他們完全沒有準備去管理它。日本人也知道這點。不過他們不瞭解，他們所玩的把戲已經最後地完全輸了。工廠裏派來了許多蘇聯工程師，來大力幫助朝鮮人。工作逐漸地走上了正規。工廠裏聘請了許多朝鮮工程師與技師，這些人從前都不是在工業部門工作的。現在咸南化學公司有二萬二千工人，一百六十個工程師與技師。八十個日本工程師仍留在那裏繼續工作。

現在人們都以從前所沒有的工作態度而工作着。在召開羣衆大會慶祝工業國有化那天夜間，咸南化學公司的勞動生產率一下子增加了兩倍，又過了一些時候，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勞動生產率又較那個可紀念的夜間增加一倍半。

工程師朱正理帶我們到俱樂部去。領我們參觀了一個藏有大量技術科學書籍的圖書館。這些書籍，都是日本人回國以後，從他們的住宅裏所遺留下來的書籍中搜集來的。

遠在戰爭繼續進行的時候，朝鮮工人們即很關心保存日本人所遺留下的書籍。千萬件這類在我們眼前所發生的事實，說明朝鮮人乃是這樣一個民族，即雖然長期地處於佔領者的殘酷制度下，但它仍然保存了自已的力量，使它能夠恢復自己的國家，並使其成爲獨立自主的國家。

在俱樂部裏，有幾個提高技師技術熟練程度的夜校正在上課。在那裏教課的，有朝鮮工程師與日本工程師。我們會與年青的朝鮮人鄭斗進行過一次談話。他在日本人統治時代，是一個普

通工人，現在他是摩托化科的科長。晚上，鄭斗判即到俱樂部夜校去教書。由於他作過很大的技術發明，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曾獎與他一張獎狀。他曾告訴我們，那些年輕的和上年紀的朝鮮人在夜裏，怎樣熱情地學習，又怎樣熱情地提高自己的專門技能。

在俱樂部的一個教室裏，工人們正在學習朝鮮的民族建築學，講課的人，是一個年青的朝鮮建築家尹車燮。在課餘休息的時候，我們同他談了談。

他十年以前畢業於工藝學校的土木工程科。他曾在滿洲做過兩年建築師。在吉林，會按照他的構圖建成了一所大的醫院建築。後來他即被解除建築師職務，而從事於其他一種什麼僅能糊口的工作。現在，他在化學公司的計劃科工作。他對於建築學有着很高的理想，這種建築學，根據他的意見，在民主朝鮮是有着遠大的前途的。

——建築物的壽命，——尹車燮說道，——和一個人的壽命一樣。它產生出來，活着，老下去，最後死掉了。建築家藝術的表現，不只在於建築美麗的建築物，而且要使它能夠長期地保持它的美麗與青春。在日本人統治時代，朝鮮建築家所想的，大部份是飯碗問題，而不是建築技術問題，而且對於這樣的問題也不允許他們去注意。日本建築師，是蓄意破壞朝鮮城市與住宅的。你們已經看到了我們那個躲藏在工廠背後的醜惡的城市了。住在裏面，真悶死人。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恢復我們古代民族建築術的美觀，同時又使其具有現代的便利條件……。

第二天，我們又到工廠去了一趟。在鍋爐製造部我們認識了一個名叫崔正煥的朝鮮青年。關於這個人，我們願意在這裏稍為談一談。

遠在日本人統治時代，崔正煥即來到工廠，做了二年粗工，以後即入技術訓練班學習。在二百個表示願意入訓練班學習的朝鮮人中間，僅僅收留了六個人。這是經由考試委員會挑選的。崔正煥考取了。有幾天，他認為自己是很「走運的人」。「這就是說，——他想到，——我的能力

還不錯，我能讀書寫，很有毅力，也許我能夠出人頭地」。當時他還只有十七歲，不待說，他還是一個很天真幼稚的人。可是生活很快就把他這種天真的稚氣吹散了。

訓練班是夜間開辦的。崔正煥白天工作。他一個月賺到十塊錢。付學費即佔去了一半。一天還剩下十七錢（等於中國一分錢——譯者）來維持生活。作了一天的勞動以後，又疲乏，又飢餓是很難堅持學習的。和六個朝鮮人一塊在那裏學習的，還有二十九個日本人。他們是沒有經過考試就入了學校的。他們也不出學費。他們的勞動日也規定縮短了。

兩年以後，崔正煥又經過了一次考試，這一次是畢業考試。學校給了他一張技術工人訓練班的畢業證書。他的工資也增加了。他的工資不是一天四十五錢，而是七十一錢了。和他一塊學習的那些日本人，則領到了比他多三倍半的工資。

工資雖然增加了，但是並沒有改善崔正煥底物質生活狀況。由於領到了較高的工資，他便結婚了，可是直到現在，他覺得自己對妻子和對未來的孩子們都是有罪的。他開始向同志們抱怨自己的命運了，——這在過去是沒有過的。他常常和同志們會面。過了一個時期以後，他便加入了一個秘密組織。

我，——崔正煥回憶道，——很喜歡參加秘密會議，因為在那裏，可以公開地說反對日本人的話。然而，在當時，我瞭解的事情還很少。我常常默默無言，聽年紀大一些的同志們講話，我作些命令我作的事情，……我所追求的是什麼呢？什麼也不追求。十一年來在工廠裏工作，我一本書也沒有讀過。報紙也沒有讀過。書和報紙都是日本人出的，我不相信這些東西。一般說來，我什麼都不相信。我所相信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怎樣養活家庭。

這個不久前才滿二十八歲的崔正煥底命運，乃是生長在日本人統治時代的一代朝鮮人的命運。這是失掉了希望的，被一種害怕餓死的憂慮所吞沒了的一代。

自朝鮮解放以來，崔正煥完全變了。現在他是工廠裏的著名專家，是鍋爐製造科的副科長。他加入了勞動黨。

白天，在肥皂製造車間，我們看到了一個領導女工組的朝鮮青年婦女。晚上，我們即將關於她的情形告訴了朱正理。

——這是一個很好的姑娘，——工程師說道。——她不只是一個很好的生產女將。她還是她那一車間的婦女們——民主婦聯的會員——的領導者。可是，在一年以前，她甚至還是一個不能讀書的人呢。

人們介紹我們同這個名叫金基五的姑娘相識了。

當我們在朱正理的辦公室裏等候她的時候，韓雪野即將以前（還完全是不久以前）朝鮮婦女狀況告訴了我們。

一個十八或二十歲的姑娘，差不多照例要嫁給一個十歲的男孩子。她既然做了那個幾乎還是乳兒的妻子，她就要為兩個人而工作了——即為自己和自己的丈夫。於是她很快就衰老了。丈夫呢，便又為自己娶了第二個年青的妻子。兩個妻子之間，經常要歐氣，弄得雙方都非常痛苦。新的關於婦女的法令規定要結束這樣一些事情。新的關於婦女的法令，乃是健康的人類關係的基礎。千百萬的朝鮮婦女看到這個法令，精神都大為振奮。

不久以前，在離咸興不遠的一個小鎮子上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個年青的婦女來向人民委員會主席控訴幾年以前娶了她做二房妻子的丈夫。她嫁給他，對他並沒有愛情，而是被強迫的。現在，她想和他離婚。

主席答應幫她辦。

第二天，又有一個早衰的婦女——即被告的第一個妻子，也來找人民委員會主席。她還不知

道昨天發生的事情，於是她便請求主席把她從一個『不合法的年青的女情敵』手裏拯救出來。

第三天，一個年青的朝鮮人——這兩個妻子的丈夫即來到人民委員會。他對新的婦女法令作了長時間的贊美以後，他便將自己家裏的情形敘述了一遍，雖然他並不懷疑，關於這些情形主席早已知道了，最後他向主席聲明，『他願意符合時代潮流』，願意從兩個妻子中間只留下一個妻子，……

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是怎樣結束的。因為金基五進來了，把韓雪野的話頭給打斷了。

工程師朱正理在給我們敘述關於金基五的情形時，忘記提到，她是第一個到工廠來作工的婦女。在她以前，是沒有一個朝鮮婦女在車間裏面工作的。可是自她來工廠工作以後，情況便大大地改變了。現在，僅在肥皂製造車間，就有六十八個婦女在那裏工作。一年以前，她們還全都是文盲。只有聽男人們給她們講，她們才能知道國家大事。她們甚至覺得來同她們談話的男人們都是很低看她們的。於是她們便決定要學會讀寫的能力。金基五便到婦女聯盟去把一切情況都告訴了婦女聯盟。婦女聯盟即委任女教師韓裕順到化學公司肥皂製造車間去組織消滅文盲小組。一切識字的婦女都參加了這一工作，並對這一工作很努力。

青年女教師韓裕順白天在學校裏教了書，晚上即到工廠去給她們上課。每一天她要走幾公里遠的路程。她感到非常疲倦，但是由於女學生們是這樣勤勉，這樣奮發，致使她用各種方法在她們面前遮掩自己的疲勞。在她的女學生們中間，有許多人在一年之內便學會了讀寫的能力。金基五獲得成績是最大的。她甚至很快的便代替了女教師。現在她已經可以代替女教師給文盲們上課了。

——現在我的知識還很淺薄，——金基五感嘆地說道。

——可是誰又能對這一點不加抱怨呢？——當我們去與朱正理告別的時候，朱正理這樣說

道。——如果這個姑娘，有了更高的文化程度以後，你們可以相信，她在工廠裏一定要擔任另外的職務了。現在，北朝鮮的情況是這樣的，就是每一個人，應當去作比他所能作的更多的工作。而且可以說，人們也正在傾其全力地努力。我們在這方面已經獲得了成績。按產品的產量來說，我們化學公司的許多車間現在已經接近戰前水平了，而且很快就要超過這一水平。如硫黃製造車間，於一九四五年秋一個月的產量總共為九百噸，但是再過一年，它就可以出產一萬三千噸了。在日本人統治時代，最高的產量是一萬五千噸。但現在，在工廠工作的人數却比以前少四倍……。

山地發電廠

河止川鎮的發電廠建築於三十年代的初期。它的電力不僅供給咸南的巨大化學公司，而且要輸送至遼遠的朝鮮南部。這個發電廠會建築了三年。這是朝鮮最艱巨的建築工程之一。成千的人民，不分冬夏地工作，穿鑿了一道多石的長達一百公里的山洞，把山間的湖泊與發電廠連接起來。

發開發電廠即建築在山脚下。在山巔上建築有巨大的蓄水池。湖水即流在該蓄水池裏。然後，即經過三個水道從高達三百米的高處流到發電廠的渦輪上。

戰爭以前，在發電廠中工作的，有五百三十五個工程師，技師與工人。在這裏，也和在其他各地一樣，同樣工作，日本要比朝鮮人多領取兩倍的薪金。發電廠的經理對朝鮮人說道：

「你們的水，我們的機器。你的手，我們的頭腦。那一個更重要些？水是千百萬年存在的，而耕地與載重自然牡牛也能勝任。你們應該滿意，我們把你們荒瘠的大地弄得這般整然有序，丟掉那種愚蠢的念頭吧，你們休想變成像我們這樣的人。」

雖然日本人與朝鮮人一塊生活，但這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誠然，在他們之間，在自發電

廠渦輪中流出的水所構成的一道小河上面，有一座橋把他們連接起來。但是不准朝鮮人過橋到日本人所居住的那邊去。朝鮮人只能在河岸上望一望日本人的小村鎮——許許多多整齊的灰色房屋，那樣緊密的一個靠一個，就好像它們在朝鮮非常害怕似的。

在小小的日本人村裏，就有兩所學校，而在龐大的朝鮮人村裏，却連一所學校都沒有。在三百個朝鮮的學齡兒童中間上學讀書的還不到一半，其中大部份人還都是到附近村莊的學校中去讀書的。一個學校距此有十公里，另一個有二十五公里。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河止川鎮的居民們都知道日本的朝鮮駐軍投降了。晚上，朝鮮人即召開了一個大會。會上選出了自日本人手中接收發電廠的接管委員會。選舉金鎮烈為接管委員會主席。他是朝鮮人中間最有知識的一個人，他對發電廠也瞭解最深刻。

八月十七日，一個日本工程師攜帶着若干非常重要的圖表逃跑了。知道這個消息以後，有二十五個朝鮮青年便解除了日本警察的武裝。組織了青年武裝隊，負起保護發電廠的責任。兩個政權的局面繼續存在了十二天之久，那時日本人與朝鮮人都認為自己是主人。在八月二十八日，日本理事會與朝鮮委員會舉開了一個聯席會。這個會議是在經理的辦公室裏召開的，人們都坐在大辦公桌的兩邊。然而，在桌子的一邊，坐着的是日本人，另一邊是朝鮮人。桌子介在他們的中間，他們雙方都感覺到，這張桌子，正像那座把他們永遠隔開的橋樑一樣。但是日本人坐在這張桌子的一邊，已經是最後的一次了。

把發電廠拿到自己手裏以後，那時朝鮮人不能指望俄國的工程師來幫助他們。因為蘇聯軍隊已經走到遠遠的另一個方向去了。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發電廠裏，還連一個總工程師都沒有。五月才從漢城來了一個還非常年青的，名叫孫泰植的人。他一九四四年畢業於電汽工學系後，在電業托辣斯作了兩年文書工作。他的桌子上，燃着一盞電燈，電是自河止川發電廠送來的。他每逢

善看到這盞燈，便想最好是不做文書，而去當工程師。於是他便到了朝鮮北部，到了如他所說的，最需要好的具有專門技能的人才的地方。在這裏，他被派做河止川發電廠的總工程師。這使他很受感動，因為他從來沒有受到過這樣的委託與信任。他過去從來都不注意政治問題，現在，他生來第一次要考慮這樣的問題了。他對朝鮮那些執政的人們，已經有了一個新的看法。在過去，他從來沒有把那些人同什麼人比較過，甚至也沒有把他們同日本人比較過，自然在他們與日本人間是很少有區別的。來到北朝鮮以後，在這裏，他看到了另外一種人。他才瞭解了，什麼是南朝鮮的反動分子。那些反動分子對於像他這樣真誠的工程師是鄙視的，是注定與他失業的。

現在河止川的電力還是向南朝鮮輸送的。這使得孫泰植非常煩惱。我們會聽到過他與金鎮烈——現任發電廠經理——的一次談話。

——你要知道，——金鎮烈心平氣和地對他說，——除了反動分子以外，南朝鮮還有許多真誠質樸的好人。你要知道，這樣的人是佔絕大多數。你是在為這樣的人們送電，而不是為李承晚的官員們送電。

然而孫泰植的思想是很冷酷的。金鎮烈的議論並不能使他誠服。

——如果南朝鮮絕大多數是好人，——他說，——那末為什麼他們沒有把反動分子趕掉呢？為什麼北朝鮮能夠作到這樣呢？

現在，金鎮烈開始發火了。——你說話簡直像十歲的小學生一樣，——他說，——我們那時候，為什麼不能把日本人趕跑呢？為什麼你自己那時在南朝鮮不能把反動分子趕跑呢？你知道，紅軍是什麼人嗎？你是知道的。你知道美軍是什麼人嗎？你也是知道的。也許，你也可以告訴自己，斯大林是什麼人，杜魯門又是什麼人？如果你對於政治的瞭解，那怕就是等於你對於電氣學的瞭解的百分之一，那末你

也就不會提出這樣幼稚的問題了。……雖然現在你對某些事情已經開始有了正確的瞭解。而且隨着時間的前進，你會瞭解一切，……現在我們去吃午飯吧。

我們在鎮子裏走着。發電廠的汽笛響了，叫人們停止早班的工作。但是工人們都沒有回家，都去建築新的學校，去作他們兩小時的自願勞動了。學校就建築在河止川鎮一所最好的，過去是屬於日本人——發電廠經理——的房子旁邊。現在這所房子已經變成了幼稚園。從這所房子的窗子裏，可以看見一個通往山頂去的大石梯子，山頂上原是日本人的神道廟，現在這地方已開闢成公園了。

黃海岸上的工廠

汽車路——像一條又寬又長的林蔭路。路的兩旁種着有幾十公里長的高大繁茂的糊模樹。這是一個明朗耀眼的暑熱的下午。在稻田兩旁的水壕裏，有些人這裏一個那裏一個地在匍匐爬行。他們的頭都包着布，脊背——赤裸裸的現出肉桂的顏色。他們正在那裏捉那些小得可憐的小魚。

在汽車路上，也正和在大街上一樣，行人稠密而噪雜。還有牛在拖着沈重的兩輪車慢慢地向前移動；有一些舊式的生了鏽的自行車，上面載着很笨重的行李在吱吱啦啦的向前滾動着。不過巧得很，我們在朝鮮沒有看見過一次新式的自行車。有時候，自行車上綁着一個兩層的大籠子，裏面全裝滿了被暑熱與塵埃弄得半死不活的母雞。這些母雞都是運到平壤市場上去出售的。在行人中間，婦女最多。她們都穿着寬大的褲子，和狹小的胸前沒有緊扣的上衣。她們的頭上，有的頂着大包袱，有的頂着籠子或箱子。婦女們都挺着身子，邁着堅強的步子，兩手大搖大擺地走着。偶而也可以看見幾個空綢緞衣服用花被子把小孩子綁在背上的朝鮮青年婦女。糊模樹下，坐着一些賣水菓與東方糖菓的婦女。

這樣的路，共長達七十公里。

離流越近，山也就越高了。山上的植物也較為稀少。在沿着險阻的山坡攀緣上昇的矮小的樹木中間，不時地露出一塊塊不毛之地，有的發白，有的發紅，有的發黑。山越來越高了。山上都架設着鋼絲的高空電線。這些電線都突出於山的頂峯，就像奇怪的骨架一樣，豎立在青空的背景上。

在遠遠的地平線上，出現了巨大的工廠煙囪。工廠還看不到，因為它還在山的那邊。煙囪自山的背後伸出來，就像自士兵背後向上伸出的刺刀一樣。後來我們才知道，這個煙囪之大，在世界上佔第二位。它的高度有一百三十五米，其下面的直徑有二十三米。這就是有色冶金工廠的煙囪了。

這個工廠完全建築在黃海的岸邊。

工廠的一邊，是一座小山。山頂上有日本駐朝鮮第一任總督——久原的紀念像。他背向朝鮮，臉向日本地坐在那裏。他擺出了一種好像有所期待的姿勢。他的視線望着海的遠處，——過去日本船會從那裏出發到鎮南浦來索取朝鮮的黃金、銅、鋅與鉛的地方。現在，這些日本船隻再不會出現了，前日本總督要期待這些船隻，那是徒勞無益的。

日本人把鎮南浦有色冶金工廠叫作『不幸者的避難所』。的確，以前只有飢餓與貧窮才能把人們趕到這裏來。我們會與老工人——咸江九，姜順談談過話。他們到鎮南浦來，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三十年來，他們在日本人統治下工作，住在沒有窗子，沒有水，沒有光線的小屋裏。

工人申恩求現年四十七歲。他沒有父親母親，而且是一個獨身漢。他很想結婚，但是要結婚，必須拿出二百元的定婚禮。申恩求沒有錢。於是他便到有色冶金工廠去做工人。他一個月領到八塊錢的工資。他一年只能存下十塊錢。工作了二十年以後，他才結了婚。

實際上，工廠就是監獄。人們被壓迫到甚至不敢抗議的程度。僅在一九三四年才舉行了唯一的一次罷工。他們呈交給工廠管理人一張請求書，裏面包括十四點請求。要求給朝鮮工人開辦洗澡塘，醫療所，要求給他們的小屋裏點電燈，要求規定給予和日本工人相同的工資。實際上說來，朝鮮人所要求的，就是要工廠當局像對待人一樣地對待他們。

工廠管理人對於朝鮮人的請求一條也沒有執行。他在代表的面前把請求書撕毀了，並下令將代表逮捕起來。一共逮捕了十四個人——一條請求逮捕了一個人。罷工的主要組織者——邊基守與康真壽被判決入獄了。兩年以後，兩個人都因害肺結核而死在獨間囚房裏。

現在的工廠經理金時煥，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四十歲的男人，頭大而毛髮卷曲，他出身於富裕的農民家庭。他在咸興中學畢業後，即在天坪縣鄉村小學校做教員。自一九二五年開始，這個縣裏即經常爆發農民起義。起義的領導者是一個名叫李自進的老農民。金時煥乃是他的第一個助手。一九二八年李自進被日本人逮捕了，金時煥則逃跑了。

朝鮮的祕密組織被破壞了。在這些祕密組織中間，差不多已經沒有任何的聯繫。金時煥很少知道鄰縣所做的事情。至於鄰省的祕密工作情形，他就更一點不知道了。他在自己本國，已經再也不能隱藏下去了。有兩年的時光，他從這一縣到那一縣，從這一省到那一省地流浪着，後來他得到了一張假證明文件，便到日本去了。奇怪得很，在那裏倒是比較容易瞞過日本人的。他在東京入了物理機械專門學校的夜班。他白天在印刷廠裏工作，晚上到專門學校去學習，夜間即準備功課。

住在日本的時候，金時煥看見一團團的日本軍隊怎樣被調出來，佔領滿洲與中國。整個國家與軍隊都被輕易得到的勝利而衝昏了頭腦。許多報紙都在宣傳，在『武士道』精神的面前，是沒有任何不能越踰的障礙的。並公開地談論未來的對蘇戰爭。可以決定許多國家與民族的未來命運。

的大事變，已經醞釀成熟了。在當時留居日本的朝鮮人面前，擺着三條道路：一條是參加日本軍隊，一條是被逮捕，一條是回朝鮮——這個可能性雖然很小，但總還是一條路。金時煥選擇了最後一條路。他回到了朝鮮，在鮮南仁建城住了一個時期，在冶金廠溶爐車間做工長。因爲在當時他已經有了專門學校的畢業證書。

後來，金時煥步行至鎮南浦。因爲繼續留在仁建已經很危險。他背後已跟上了釘梢的。那時有色冶金廠正需要幹部，於是他便被接受參加工作了。這是一九四三年的事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金時煥被捕了。日本人控告他，是因爲他不同情他們。當然，他們用這種理由，對每一個朝鮮人都可以提起控訴。

坐了一天一夜的監獄以後，金時煥便出獄了。因爲在這一天，日本軍隊投降了。一個星期以後，即被委任爲有色冶金廠的經理。

直到現在，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之間，差不多還沒有任何的合作。現在他們必須解決這個共同的任務。起初當然是不能不有些誤解的。不用說，朝鮮人民對於一切日本人和一切親日的人都是不能容忍的。許多知識分子在日本居住了好多年，這就是使個別工人暫時還對他們採取提防態度的原因。

——不能說，——金時煥指出，——這對工作沒有妨礙。妨礙當然是有的，但是在工廠的一切工作人員中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好好的工作。這個目的，是於一九四五年秋來到工廠的蘇聯專家們幫助我們認識到的。他們來了以後，即對我們說：『我們固然要幫助你們，但一切還是取決於你們自己。』這是提高我們自尊心的一句忠言良語。聽了這些話，並對這些加以考慮之後，我們——朝鮮人、工人與工程師便都瞭解到，爲了順利地工作，就必須忘記昨天在我們之間所存在的一切誤解，必須考慮未來的明天。現在我們全廠工作人員已經變成了一個友愛的大家庭了。

作家與詩人

頭戴草帽的人

根據一切情況看來，我們不能不聽一聽關於朝鮮詩人們的情形。在朝鮮詩人們中間，最有名，而且是真正的人民詩人，現在只剩下金笠了。金笠這個名字，翻出他的意思來，就是「頭戴草帽的人」（草帽是朝鮮農民頭上戴的一種民族裝飾），他是一個寫過大量諷刺散文詩的作者。他生在較李舜臣晚二世紀的時代。金笠是朝鮮詩人中間第一個用活生生的口頭語言從事寫作的。金笠會嘲笑過地主、宮庭大臣和官僚。他會毫無顧忌地使用那些最有力的用語。

一文不名的流浪人金笠，經常是在自己祖國的道路上流浪着，可是他的詩却在市場上，在小飲食店裏，到處——只要有質樸的朝鮮人們聚集的地方被人們廣泛地播送着。

大概他會使蘇聯的讀者們會立刻想起著名的回教牧師納斯列金的。的確他們兩人之間是非常相似的。

「九里雲霄夢」

第一部用朝鮮文寫的長篇小說，是在二百年以前問世的。長篇小說底作者李求明是漢城一個小官員。他的職務就是整天在外面奔波。有許多年月，他沒有看見自己那住在離京城很遠的地方的母親了。於是（據傳說），李求明便決定寫一部長篇小說。他決定寫小說，出版小說，是爲着

讓母親知道，她的兒子還活着，身體很健康，而主要的是爲着成名。

可是，李求明的母親不懂中國話，也不認識漢字。她只會讀朝鮮文。那時，朝鮮文雖已存在三百年了，但人們通常把它叫作『婦女文』。認爲朝鮮字母是專爲那些很難學會漢文的婦女們創造出來的。

李求明用朝鮮文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名『九里雲霄夢』——象徵久別後幸福的重逢。這部小說獲得了驚人的成功。自那時以後，李求明便被公正地認爲是朝鮮散文的創始人。

李基永

我們很難判斷整個朝鮮現在文學的水平，因爲關於朝鮮文學的情形，實際上，都是我們從作者、批評家或讀者們的談話中知道的。雖然如此，但有一點是使我們不能懷疑的：就是在朝鮮文學家們中間——其中有許多現在已經和我們建立起個人的友誼關係——有不少很有天才，很有文化教養，能夠光榮地完成業已獲得解放的人民提給他們的任務的人。

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同最有名的朝鮮作家——李基永與韓雲野的會晤與談話。李基永現在已經五十四歲了。他從事文學活動已有三十多年。他所著的分爲上下兩卷的長篇

小說『祖國』，是朝鮮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李基永說，他這部小說，構思了十年，寫了四十天。李基永是隱居在佛教的修道院裏寫作的。他一天一夜只吃兩頓大麥飯，他不分白天與黑夜地寫他那部關於朝鮮農民生活的著作。李基永所住的那個修道院是朝鮮最古的修道院之一。它是在兩千年以前建築起來的。在修道院不遠的地方躺着一個面孔彫刻模糊的石佛像。據傳說，曾有一隻鸛鳥來彫刻佛像的面孔，但是一個過路的惡人使它受了驚，它便沒有來得及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佛像的面孔，到現在還是沒有彫刻好的。

他把小說的草稿交給『朝鮮日報』去發表，然而作者只看到了自己小說的前幾章。不久他便被捕，並受到日本法院的判決。他在監獄裏差不多住了三年。可是雖然李蕪永被捕了，但由於日本人的疏忽，他的小說並沒有被禁止出版。在他住監獄的時候，他的小說出版了，自然刪改很多，有許多章已被檢查官改得不成樣子。

徒刑期滿以後，李蕪永又被特種警察機關監視起來了。總而言之，在十年之內，他的一舉一動都受着警察的監督。像對過去其他一切政治犯一樣地要求他去朝拜日本的神道廟，要求他公開發表演說，講述『日不落之國』，講述這個國家實行世界統治的要求與權利。李蕪永藉口不懂日本話而斷然拒絕朝拜日本的神道廟，拒絕作公開的講演。於是，日本人便命令他用朝鮮文把他的演詞寫成書面的東西。李蕪永表現出有病的樣子，而祕密地離開了漢城。他遷居在北方江原道省，金鋼山的山脚下。

新的居住地使作家又鑽到深遠的歷史中去了。當地的老居民都說，那座上面有一個小村莊的小山丘，是一個墳墓，裏面埋着成千的朝鮮士兵。他們都是在十六世紀日本人侵略朝鮮時，在戰鬥中陣亡的烈士。朋友們把戰士們的屍體集攏起來，把他們埋葬在這個極僻靜的沒有人烟，沒有可恨的日本人的足跡到達的地方。

李蕪永住在一間獨立的小屋子裏，他喜歡住這樣的屋子。起初農民們對他很信任，他們認為他從漢城到這裏來一定是不懷好意的。甚至公開地推測說他是日本人派來的。接近農民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勞動。人們看見李蕪永從早到晚地在田間工作。以後他們便發覺他會勞動。一個好的工作者經常是會喚起農民的同情的。有一天一個農民來向李蕪永道好並和他談話。結果，後來便邀請他去參加了村中的結婚典禮。人們把李蕪永看作是自己人，而且再也不誤會他了。

李蕪永在那個鄉村裏住了兩年。許多愛戴他的農民常以各種各樣的問題來請教他，但在這些

問中間，最多的是對於明天的憂慮和不安。李基永也善於消解他們鬱悶的情緒，並鞏固他們對於未來的信心。這件事，作起來是很不容易的，但作者收到了他的工作效果。許多人都去接近他了，他的朋友也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

日本人命令李基永那一村的農民交出一定數量的葡萄條，日本人準備用它來作某種特殊的需要。朝鮮人頭上頂着一捆捆的葡萄條到縣城裏去了。他們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的清早離開村子，到中午的時候便又帶着自己的東西回來了。日本人已經不需要什麼葡萄條了。他們已經向紅軍投降了。

知道這個消息以後，李基永立刻便到城裏去了。在這裏，他看見了，聽到了他幻想了三十五年的東西：朝鮮國旗與朝鮮歌。他在羣衆大會上發表了演說，這個演說就是他在解放了的朝鮮作政治活動的開始。現在，李基永是人民委員會的委員與鮮蘇文化協會的主席。雖然擔負着重要的政治職務，但作者並沒有放棄創作活動。現在，他正在寫他幾年以前即已開始的一部長篇小說『分娩的痛苦』，而且在不久的將來，他打算着手寫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圖們江』。

圖們江，是流經朝鮮、滿洲與蘇聯三道邊境線交叉點的一條河流。圖們江，是一條充滿了朝鮮人的悲痛與眼淚的河流。在最近十年來，許多正直的朝鮮人都被迫去過流亡生活。他們離開自己的祖國到滿洲去，在離開祖國的時候，他們都在圖們江的江岸上痛哭一場。他們眼睛望着白頭山——祖國最後的一塊土地，回憶着那充滿了侮辱與受鄙視的生活。前面就是滿洲的發黑的山巒了，那裏又充滿着新的危險與恐怖。只有眼睛望着蘇聯那個方向的時候，才帶來了希望與平靜。

韓雪野

朝鮮第二個傑出的作家——韓雪野——底生平，大部份與李基永的相同。他們兩個都是爲爭

取自己民族解放而鬥爭的不屈不撓的戰士。他們兩個都會於一九三四年被日本把他們作爲朝鮮作家聯盟的組織者而投入監獄。作家聯盟的綱領規定：必須研究朝鮮民族史，必須研究蘇聯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研究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著作。由於這個原故，日本警察便逮捕了八十個作家，其中有二十三個被判處各種爲期不等的徒刑。

有韓雪野作我們去咸興省旅行的同伴，是使我們感到非常幸福的。

因此，就使我們能夠親眼看見韓雪野在人民中的威望是如何高了。只要一聽說韓雪野來了，那些農民們（如果所到的地方是一個鄉村的話）或工人們（如果所到的地方是一個工廠的話）便都跑了出來歡迎自己的作家。他們跑來只是爲了向他敬禮（鞠躬）（如果來的是農民的話）或向他握手（如果來的是工人的話）。根據純粹東方式的禮節，他們認爲如果作家自己不願意與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就不能用談話與問題去耽誤韓雪野的時間。韓雪野是東方文化的卓絕的博識家，但同時，當他談到西方文學的時候，他也表現出在這方面的造詣很深。根據他的話來說，對朝鮮作家影響最深的，就是俄國的與在某程度上的法國的散文作品。於此韓雪野又加上了一句，說在法國文學中，真實性是有他的限度的，而俄國文學的真實性却是無限的。

韓雪野也和李蕪永一樣，正在把大部份的時間用來從事政治工作。他一方面領導勞動黨中央委員的知識分子部，同時又領導北朝鮮藝術、文學工作者協會。他早在這個協會成立之初，即被當選爲這個協會的主席。韓雪野在韓雪野所著的長篇小說當中，最著名的尚未完的三部曲中的兩部：『寶塔』與『熱風』。三部曲的主題，是描寫一個做了職業革命家的青年——朴相道底性格的。第一部作品之所以取這樣一個名字，是因爲那個青年的特性，是一層壓一層，最後形成了一個統一的人的性

格，這正如中國的多層建築物一樣，一層壓一層而最後形成了一個尖頂的寶塔。在第二部作品『熱風』中，是描寫自蘇聯傳播至朝鮮的一種偉大的思想，這種思想會幫助爭取自由的戰士們甚至到『三一』運動遭受到最殘酷的失敗以後都沒有消沉下去。這種熱風吹到了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就鞏固了他們對於未來的不可摧毀的信念，使他們牢牢地記住勞動者友愛團結的強大力量。現在作者正在寫着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名叫『向日葵』，是描寫日本在東亞統治的垮台。現在朝鮮人民正在面向太陽——面向自由、民主與幸福——這就是『向日葵』的基本思想。現在韓雪野一方面結束他的三部曲，另一方面又已着手寫一部關於金日成的著作。

兩個詩人

在朝鮮詩人當中，現在最有聲望的是會寫過蘇聯旅行詩集的李燦與在一九三七年才出版了其第一部作品『林中燕』的朴時恩。有趣得很，批評界在當時便指出這本書受了克里莫夫很深的影響。不久前朴時恩出版了一本『八月』詩集。讀者應該記得，八月，對於朝鮮人說來，是一個特殊的月份。當一九一〇年，日本人佔領了朝鮮的時候，那年的八月會是不吉利的可怕的月份，但當三十五年以後，當紅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解放了朝鮮的時候，八月便成了朝鮮全民的節日。

南韓的來人

在平壤我們會與著名作家李田均會過兩次面。他不久以前，才自南朝鮮來到平壤，據他說，在那裏，受美軍司令部指使的反動派是完全限制作家的寫作自由的。簡單地說來，他越過緯線三十八度到平壤來，是爲了這裏有可能使他寫完他的長篇小說『不死的鳥』，並有可能使之出版。

『不死的鳥』是描寫那些在戰時被強迫動員參加日本軍隊的大學生們的。顯然這部以愛國主義爲主題的長篇小說，在南鮮是找不到出版者的。

遇 會

——在我們第一次與許多作家們和藝術工作者們會面的時候，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他們對於蘇聯文學的興趣是很高的。他們有的人問現代蘇聯文學與過去文學的主要區別是什麼；有的人叫我們講一講蘇聯作家聯盟的機構；有的人問蘇聯作家們是靠什麼維持生活的；又有的人問，蘇聯批評家的任務是什麼等等。

——當他們知道蘇聯有九百四十三個作家在保衛祖國戰爭的前線作軍事記者的時候，他們都感到非常驚奇。他們立刻叫我們……列寧格勒人——寫一篇關於作家在列寧格勒被圍時期的工作情形的文章。我們把這篇文章寫出來了，被刊載於平壤的一個報紙上。

——我們也遇到過一些十分幼稚的問題。例如，有一天，他們問我們，得到了很高的報酬的蘇聯文學家，是否能夠自由地支配這些錢。

醫學博士

現在，朝鮮作家們自己正在直接地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他們常常到報館去，到廣播電台去，常常與讀者會面。所有這一切，在日本人統治時代，都是不可能辦到的。那個時候，作家們用以抵抗的方法之一，就是沉默。現在一切都願意講話。應當指出，一般說來，現在在朝鮮，許多人都願意講話。因爲人們已獲得了他們想什麼就講什麼的可能。平壤報紙的編輯會將七十三歲的醫學博士李自恩的故事告訴了我們。他說有一天，老頭子帶來一篇散文詩草稿交給編輯部。

這是朝鮮解放後不久的事情。李自恩對編輯說：「我是一個老年人，我很窮，但是我的心都在我戰慄的軀腔中狂歡沸騰，我願意把我這首最初的也是最後的詩歌交給人民，它是用愛與狂歡的語言寫成的」。這首散文詩的題名叫作『解放山』（這是平壤一個小山丘的新名字）。它在報紙上發表了，詩人趙基天會把它逐字逐句地譯了出來：

『解放山，你像一隻老虎一樣蹲臥在那裏，龍河裏的青色波濤在你的周圍滾動着。三十五年來，朝鮮人民過着囚徒的生活。那情況，只有拿破崙身處虎穴或蛇洞的人才能與之相比。可是大地上終於出現了光明的日子，朝鮮人民終於聽到了響亮的宣佈自由的聲音。這是爬到解放山的頂峯，搗碎了虎穴與蛇洞的，英勇無比的紅軍發出的聲音。啊，山，像老虎一樣蹲臥着的山，你現在已經真正地變成了解放山』。

朝鮮文學界正開展着一種新的緊張的創作生活。它正處在熱情的探求摸索的時期。它正力求恢復被日本人所中斷了的民族傳統，力求把這些民族傳統與世界，首先是與蘇聯的優秀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作品的影響結合起來。朝鮮作家們與詩人們的眼光，正在注視着蘇聯。他們正在期望從這裏得到幫助與支持。朝鮮人對於俄國古典文學有很好的瞭解。他們知道普式庚、果戈里、克里莫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安斯托也夫斯基、柴霍甫。他們也熟習蘇維埃文學——高爾基、阿托爾斯泰、蕭洛霍夫、法捷耶夫、愛倫堡、潘菲洛夫，但是他們對於蘇維埃文學的瞭解，僅止於二十年代末與三十年代初。

如果把蘇維埃作者的作品譯成朝鮮文，把朝鮮人的作品譯成俄文，毫無疑問，是能夠幫助兩大友誼民族之間的精神的交流的。

偉大的朝鮮女舞蹈家

在歡迎朝鮮著名的女舞蹈家崔承喜返國的會議上，詩人朴時恩說道：

——現在，在朝鮮，人們正在討論關於男女平權的法令。我覺得我能夠與像我們崔承喜這樣的婦女處於平權地位，是很驕傲的……

人們介紹我們同女舞蹈家相識了。我們會去拜訪過她和她的丈夫——朝鮮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安曼。我們曾看過女演員的預演，這是經過多年中斷以後，為準備在平壤的第一次演出而作的預演。我們也曾參加了正式的演出。這是專為招待蘇聯軍人而舉行的，朝鮮社會團體的代表及金日成爲首的臨時人民委員會委員們也參加了這個舞會。

人們把崔承喜稱爲朝鮮偉大的女舞蹈家。這個定義無條件是正確的。可是，她在恢復了久已衰退的朝鮮舞蹈藝術之後，又以其巨大天才的努力，奠定了整個東方舞蹈的新時期的基礎。

崔承喜生於漢城。她父親是一個詩人，哥哥是一個有天才的散文作家。他們在日本人殘酷壓迫的條件下，仍然忠實地保持着民族的藝術傳統。崔承喜十四歲的時候，就入了舞蹈學校，在那裏研究歐洲的，特別是蘇聯的舞蹈有好幾年。忠實與熱愛自己民族的崔承喜，在掌握了現代舞蹈技術以後，便開始了她的創造活動，這種活動，便決定了她成爲民族舞蹈家的命運。由於她會用了三年多的時光，去搜集那些還在某些地方保存下來的本國舊舞蹈中的因素。這些因素，就成了她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所舉行的第一次舞蹈會上被驚嘆不已的觀衆所看到的那些

傑作的基础。可是，也許很多人會知道，女舞蹈家在自己三年的緊張的工作期間，是過着怎樣貧困的生活。她甚至不得不把自己的定婚戒指賣掉來維持生活。在她出演後的第二天，進步的出版物即發表文章慶祝這位青年女舞蹈家的第一次演出，並公正地把她的藝術看作是朝鮮的不死的精神。看到了報上所發表的這種意見的日本人，便開始不斷地追究起崔承喜來。同時，他們也不容許崔承喜不可限量地超過那些盲目的模仿歐洲舞蹈姿勢的日本舞女。

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崔承喜即到歐美去遊歷。她在許多世界的都市裏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許多報章雜誌都發表了聳人聽聞的文章。她的舞蹈的巨大成功，已經遠遠地超過了純藝術成功的範圍。崔承喜的表演，有着毫無疑問的政治意義。一個外國的新聞記者曾寫過這樣的一句話：『日本人征服了朝鮮，然而，就是征服不了崔承喜。』

一九三九年底，崔承喜回到了漢城。日本人禁止她表演民族舞，禁止她穿朝鮮民族服裝。於是，她便藉口要研究中國舞蹈，而到北京去了。

一九四六年秋，她同一個大的朝鮮人民團體一起回到了漢城。美國軍政府知道她來了，即提議讓她給美國官兵表演節目。崔承喜說，這不在她的計劃以內，她必須立刻到平壤去，因為她的丈夫在那裏工作。

我願意，——她說道，——在解放了的朝鮮，讓那些給朝鮮人民帶來了真正自由的人們，是第一個看到我的藝術的人。

她請求允許她越過三十八度。美國人拒絕了她的要求。說任何理由都不行。

於是崔承喜便採取了與她的許多同胞們所採取的一樣的行動：她從漢城逃跑了出來。她化了裝，穿上朝鮮農婦的衣服，便同自己的女學生金碧粉跑到漁夫家去了，那些漁夫使用自己的小帆船經由黃海把她送到北朝鮮的海岸來了。

在第一次舞蹈晚會上，女舞蹈家表演了二十個舞蹈。除了一個佛教式的和一個中國式的舞蹈外，其餘一切都是朝鮮的民族舞。在舞蹈的選擇與表演上，也可以看出她對於舞蹈藝術造詣之深，那是只有很偉大的藝術家才能具有的。女舞蹈家無論是表演春香姑娘（『獄中的春香』）底悲劇的遭遇，也無論是表演朝鮮少年（『戴草帽的新郎』）底無限的快樂，都是一樣的動人、有力和自如。絕不把能崔承喜僅僅看成一個演員，因為她表演的時候，既不用導演，也不用配樂的人，也不用化裝的人。無論是表演，無論是音樂也無論是服裝的色調，都是出自她自己的心裁的。與那種久已變為供資產階級觀眾消遣的空洞無謂的娛樂的現代西歐的舞蹈不同，崔承喜那種與人民密切聯繫着的舞蹈藝術，是有着真正深刻的思想的。在表演金日成底英勇的游擊隊的偉大舞蹈——『祖國』中，這種藝術已提高到讚美詩的高度。

觀眾們把崔承喜的舞蹈稱為全朝鮮藝術的節日，那是很公正的。崔承喜的學生——年青的天才的女舞蹈家金碧粉在表演上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

崔承喜到平壤以後不幾天，便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要自己的人民相信，她將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與整個才能貢獻給民主朝鮮的建設事業。

女舞蹈家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她在北朝鮮的許多城市裏表演過許多次跳舞了。在平壤，朝鮮有史以來第一次創辦了一個國立舞蹈研究學校，由崔承喜在那裏擔任領導工作。

兩個大學

——在平壤一個剛剛開學的大學裏，我們訪問了大學教授黃道彥。他是在我們去拜訪的前兩天自漢城來的。他給我們談漢城大學的情形，談了有一點多鐘。在談話的時候，由於激動與憤怒，他不斷地用拳頭敲桌子。下面就是他對我們的談話——

長春大學被炸毀了

早年，黃道彥曾就學於京都日本大學。和他一塊兒學習的有幾個中國人。大學畢業以後，中國人都到長春大學裏去教書了。一年以後，黃道彥也到了那裏。長春大學，實際上，並不是大學。關東軍司令部開辦這個學校，是樂意在長春——滿洲國的首都——大學，實際上，並不是大學。關東軍司令部開辦這個學校，是把它作為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看待的。他們把中國與朝鮮都包括在所謂「東亞共榮圈」之內。日本人企圖同化中國人與朝鮮人，壓制他們的民族自覺意識。

大學裏有七十五個教授；其中有七十個日本人，四個中國人，一個朝鮮人。大學生們中間，有許多日本士兵；是訓練他們做間諜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黃道彥教授與他的幾個中國同僚是很難進行工作的。這些大學生們每天就他們的言行寫些報告。日本警察每個月到黃道彥的住宅

去一趟。要黃道彥必須把上月所做的事情全部報告警察；要報告他讀了些什麼書，他會見了些什麼人，他每天晚上從學校裏回家以後，作些什麼事情，除了考慮與職務直接有關的一些事情外，他還想（！）些什麼？

黃道彥有幾次想離開長春。但是沒有地方可去。所以他便在那裏一直待到日本人逃跑的時候。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許多大的『學府官員』便開始離開了長春大學。十一日離開大學的是一些中等的，十二日是小一些的，十三日，則是最小的了。

八月十四日夜間，大學被炸毀了，學校的房子也都被燒了。

第二天，黃道彥教授便離開了長春。

回到了祖國

黃道彥教授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回到了漢城。

在漢城正是開羣衆大會和舉行遊行示威的時候。人們從各個地方都來了。流亡在外的人們都回到了祖國。

美國大學校正處在自治的時期。一切問題，都拿到教授與學生們的聯席會上來解決。大學成了團結朝鮮科學人材的中心。科學工作者協會也在這裏展開了自己的工作，這個協會是準備以後發展成朝鮮科學院的。領導該協會的人，是一個朝鮮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朴基堤。

黃道彥教授到了漢城大學。他會見了朴基堤。他們是在過去就有友誼關係的。白天他們在大學裏教書，晚上他們即草擬發展朝鮮民族科學的計劃。那真是一個充滿希望與熱情的時候。

一個受過美國教育的人

有一天早晨，全體大學生和教授都被召集在漢城大學的大講堂裏。一個無人知曉的說是來此宣佈美國軍政府委任的朝鮮人，在與會者面前，讀了一個關於委任白樂春爲法學系與哲學系主任的命令。

關於白樂春，大學的人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爲日本服務有三十五年之久，而且他非常忠於他的職守。

白樂春教授與學生們立刻便選出了一個代表團，向美國軍政府提出抗議，反對對於白樂春的委任。美國人對此抗議完全置之不理。他們說，白樂春是個受過美國教育的人。他和美國人在工作上一定容易達到協和一致。至於他在很久以前對日本人很好，這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爲服務就是服務。

一切都明白了：即使統治者換了，而僕人們仍是那些人的話，一切都還是照舊。當天晚上，又第二次召集教授與學生們開會。白樂春發表了演說。

——我們正處在，——他說道，——國家需要實行最嚴厲的獨裁的時代。大學也是如此……白樂春自己稱自己是大學的獨裁者。遵照獨裁者的意志，科學工作者協會被取消了。

——一切自願組成的團體，——白樂春說道，——都是足以引起思想混亂與糾紛的民主的表現。我們是維護秩序的，而這種秩序，是只有強有的政權才能建立的。

白樂春公佈了一個『教授行動規則』，要大家共同遵守與澈底執行。

『教授行動規則』中說道，因爲一切教授，在某種程度上說，都是下一代青年人的教師，所以必須對他的一切行爲進行最嚴格的監督。教授不能參加任何政黨。因爲任何政黨都會使人感染上偏見。教授必須像科學本身一樣，是十分客觀的。

爲着保持公正不偏，禁止教授在報上發表文章，到廣播電台去發表廣播演說，但如果學校領

導當局認為需要的時候，那是例外。

「教授行動規則」中繼稱，教授應該避開對他生疏的環境。對他最親近的莫過於學校的氣氛了。因此，他必須每天在學校裏待九個鐘頭——從早晨八點至晚五點，不管他有沒有課。黃道彥教授說，甚至在長春都沒有這樣。這簡直比長春還壞。

『時間已經過去了……』

許多大學生與教授們都不到大學裏去了。大學裏充滿了一片荒涼。

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美國軍政府頒發了一道命令，讓在二十四小時內把大學校裏的一排房子騰出來。那排房子裏面有幾個實驗室，和一個極貴重的大學圖書館——它是東亞最好的圖書館中間的一個。

那天，白樂春不在漢城。也許他預先得知通知而離開漢城了，以便使他對那天行將發生的事情卸脫一切責任。整整一天過去了，圖書館裏一本書都沒有拿出來。因為沒有人作這件事情。到了晚上，幾百個不知怎樣知道了美國人命令的大學生們，便集合到學校裏來。學生們喧嘩起來了，他們對什麼事情都不願相信。他們喧嘩了一陣，便走散了，什麼事情也沒有作。

第二天早晨，有幾輛載着士兵與軍用物資的美國汽車開到大學裏。他們準確地按照命令中規定的時間到了。汽車載來的是一個奉命駐紮在大學裏的航空部隊。

第二天，當大學生們來到學校的時候，大學的門口已經站上了美國哨兵。學生們便大聲嚷起來。從學校裏面出來了一個軍官。他們便請求他給他們一些時間，把圖書館的書拿出來，那怕是只把一些最寶貴的書拿出來所必需的時間呢？美國人看一看錶答道：

——時間已經過去了……

當學生們在同軍官講話的時候，士兵們已經在實驗室裏搭起床鋪來了。士兵們把窗子打開，把防礙他們的一切東西都扔到外面來。實驗室的儀器都被扔出來了，被摔壞了，打碎了。屋子裏只留下一些可以烤火用的東西。因為天氣已經冷了，士兵們要生火爐子。他們把書籍燒了許多。軍官讓學生們散開各自回家了。

美國士兵們烤火，在幾天之內，就把東方最大的藏有朝鮮與中國的許多絕版書與最古的手抄本的圖書館給燒掉了。

朴恩化先生的『就職』演說

漢城的高等教育機關已由十一所減為八所。一切人文科學系都停辦了。只新開辦了一個商業專科學校。美國人勸告朝鮮人說：『你們應當學習做生意。我們有的是商品。』

南朝鮮的人民教育部長，是一個不知名的在過去曾作過許多壞事情的人。朴恩化被委任為商業專科學校的校長，他過去是給日本人充當工廠總管的。在日本人跑走以後，他即將工廠佔為己有，而變成了資本家。

在商業專科學校開學那天，朴恩化會發表『就職』演說。演說的結尾稱：

——有許多人都說我是賣國賊。這是謠言。我在這樣一個國家——即正在保護我國人民的國家——的代表們面前，是很受尊敬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做一個專科學校的校長，這樣一個小小的職位，如果能善於利用它，也有很遠大的前途。你們不要認為這是自吹自擂，也許命運注定我要成爲這樣一個人呢——即成爲我之於朝鮮，正如威爾遜之於美國一樣的人。大家都知道，威爾遜也是從作教師的工作開始的……

當朴恩化發表演說的時候，有數達五十個人的警察大隊站在商業專門學校的周圍保護着他。一

般的說，朴恩化是既不謙遜又不勇敢。他甚至坐汽車都不敢一個人出來。他總是有警察護送着的。

罷課

一九四六年夏，漢城講師代表會議討論南朝鮮現行人民教育政策問題。大家一致公認南朝鮮現行教育政策，乃是殖民地國家的教育政策。講師代表會議即給美駐朝鮮軍司令部與美國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保留一切高級學府，並撤換一切過去和日本人合作的學校領導人。

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講師代表會議，於選出抵制南朝鮮現行人民教育政策委員會以後，即停止了自己的工作。

八月底，報紙上發表了一個新的大學與其他高級學府的招生規則。實際上，是取消了考試。進入大學時，甚至連中學畢業證書都不要交。規定只要有『可靠人』——即反動分子——的介紹就夠了。二百七十個大學教授與講師提出了抗議，反對新的大學招生規則。許多大學生也參加了教師們的抗議。他們都拒絕作新學期開始的入學登記。於是罷課便開始了。漢城大學便成了罷課運動的中心。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新生入學登記的第一天——早晨一點鐘，有五百個左右的大學生到學校裏來。他們把學校的一切門口與通路都站上崗擋起來。讓入學的人一個也進不去。來入學的人中間，有些人預先把自己的介紹信撕掉，也參加了罷課運動。入學登記的第二天，上半天和第一天一樣的過去了。罷課的隊伍擴大了。但是到了下午，情況就變了。一輛美國汽車開到大學裏來。汽車穿過喧嘩吵嚷的人羣，橫衝直撞穿過大學的大門。車上坐着幾個年青的朝鮮人和幾個美國士兵。到晚上，汽車又來了兩三次。

第三天，九月十六日，騎兵警察便向保衛自己學校榮譽的大學生們開始襲擊了。有一些人被

打得傷亡了，有一些人被捕了。領導罷課的抵抗委員會下令學生們到學校簽到，開始上課。在二百個經過介紹入校的學生們中間，總共只有五十個進入了大學。其餘一百五十個人拒絕坐美國汽車。在美國士兵的保護下進入大學。

舊友重逢

漢城大學裏已經沒有講師了。一部份被校長白樂春解聘了，另外一部份自己走掉了。

主持講座的人也沒有了。但這是不會使白樂春不安的。他已經想出了辦法。城市裏有幾十個青年人，他們過去在大學裏學習，沒有畢業，現在正沒有事情作。他們是在戰爭時期，響應日本天皇『保衛東方不受西方襲擊』的號召離開學校，自願加入日本軍隊的。日本人被戰敗以後，這些青年人便回到漢城來。他們見到白樂春，就像是舊友重逢一樣的親熱。白樂春聘請他們——甚至連大學畢業文憑都沒有——去到大學當教授了。

這些過去的日本人的奴僕和不學無術之徒，便佔據了朝鮮許多有名的大學教授的職位。大學變成了反動與野蠻的策源地。

二

——我們曾在平壤大學裏逗留了整整一天的工夫。我們會和許多大學教授與大學生們進行過談話。下面就是他們所說的一些話。——

老實說，在日本人統治時代所開辦的漢城大學從來就不是民族文化的策源地。大學校長是日本人，主持講座的人是日本人，大多數教授，甚至大多數學生也都是日本人。在許多助教裏面，總共只有五個朝鮮人。

在平壤，在朝鮮有史以來第一次創辦了一個真正的國立大學。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們參加了這個大學的開學典禮。大禮堂中坐着大學生，教授與社會團體的代表。大學女生們單獨坐在一邊，佔據了禮堂的很小的一部份，他們都穿着深藍色的上衣。

禮堂裏貼着許多標語。高高的在學生們的頭上面，飄揚着五色繽紛的小紙旗。講台兩邊的牆壁上懸掛着像日曆一樣黏在一起，像布條一樣又窄又長的紙張。這就是『議事日程』。每一個講演人的姓名都寫在一張紙上。當他一登上講台的時候，就把寫着他的姓名的一張紙撕掉了，新露出來的一張紙，就是下一個講演人的姓名。

講演的人們都講到了這個大學在恢復與發展朝鮮民族文化方面應起的作用，都講到了擺在這個大學面前的困難。

主席團桌子的周圍，坐着有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的領導者，有各個政黨的領袖，有科學家，有蘇軍司令部代表。開會之前，整個禮堂的人都熱烈地向金日成與金科鳳致敬。因為金科鳳自日本人侵入朝鮮時起，直到把他們自朝鮮領土上趕出去止，在自己的科學著作中，在報章雜誌上，在口頭的演說中，會為朝鮮民族文化的純潔，為保衛它不受日本的影響而進行過不懈的鬥爭。至於金日成，那末他的名字，則是與朝鮮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史上最英勇的一頁聯繫着的。現在朝鮮人民已選舉這兩個作自己的領導者了。根據他們的倡議，在平壤開辦了一個大學。這個大學即命名為金日成大學，金科鳳被選為大學的名譽校長。

不平常的機會

平壤大學在北朝鮮青年中間的聲譽是極高的。招生的日期，在九月十五日便已經截止了。雖然如此，但到了十月份的下半月，大學的副校長韓濱還拿了一大把剛從郵局寄的信給我們看。他

說，辦公室裏，每天都要登記三百至五百封要求入學的申請書。

這樣的申請書，學校裏已經堆積有幾萬封了。有一些頑強的青年，竟每一個禮拜寫一封信。更頑強一些的，則不惜經過幾百公里的路程，親自跑到平壤來。他們往往在路上要走十天至十五天。交通的情況很壞，因為被日本人破壞後，還沒來得及修理。山洞也被日本人毀壞得很厲害，常常發生崩陷的事件。可是北朝鮮的鐵路，又差不多三分之一都是穿過山洞的。車廂上，照例是沒有裝玻璃的。幾乎所有的車廂都被日本人弄到南方去了。現在北朝鮮所用的車廂，不是從廢料堆裏撿起來的，便是用貨車廂改裝的。往往很短的距離——二百至三百公里——火車便要走幾個晝夜。然而願意入大學的朝鮮青年男女們仍然要來平壤，雖然他們知道，考試的一切日期都過去了，而且希望也很少。對於這樣的青年是很難拒絕的，然而經常是不能不拒絕他們的。

韓濱還告訴了我們關於這樣一個人的故事，他也是來晚了的一個，但終於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他來到平壤，知道他已被拒絕入學以後，他便用血寫了一封申請書。可是他又被拒絕了。於是他便用血寫了第二封字跡很大的申請書。申請書上寫道：『如果不收留我入學校，我就要結束我的生命了，我就要從牡丹峯的山上跳到「大同江」裏去了。』

無法，便讓他進了學校。

刻苦的人們

一九四六年，平壤大學，連該校附屬的預科與藥劑專科學校在內，招收了二千零三個學生。其中有一百六十二個女學生。

大學生們中間，有四百六十個人，是勞動黨的黨員，十六個是天道教黨的黨員，十九個是民

主黨的黨員，七百三十七個是民主青年聯盟的會員，其餘七百七十一個是無黨無派的人。

在大學裏學習的人，是北朝鮮人民各階層的代表。其中有八十七人是資本家的家庭出身，七十一個是地主家庭出身。其餘的人，都是工人、農民、職員與小商人家庭出身。

學校裏，只有預科的學生才能領津貼。大學生們都須自己拿錢繳納膳食費。有一百多個大學生在學校裏擔任看門與擦地板的工作。有二百個人晚上在平壤各機關裏做抄寫員。也有這樣的情形，機關裏不需要抄寫員，但大學生找來了，爲了幫助他，也就把他留作抄寫員了。有一些學生，在一定時期，需要作短時期的停課，出去賺一些錢，再回到學校裏來學習。

副校長韓濱告訴我們說：

——現在朝鮮的大學生，都是很刻苦的人。他們吃不飽，睡不足，每天工作十六個鐘頭，他們沒有一件好衣服。然而他們對於這些一句牢騷都沒有。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很幸福的。對於這樣人的精神，當然應當予以很好的瞭解。我所說的是關於平壤大學的大多數學生們的情形。他們過去都經過了很煩惱困苦的生活道路。現在他們都在大學裏學習，他們都有着最光明的前途。每一個做了大學生的人，當然都認爲自己是個很幸福的人。至於朝鮮人物質生活上的困難，那是用不着害怕的。

據韓濱說，最近各個組織、團體都加強了對於大學生們的幫助。在學校裏學習的，如果是工廠裏的代表，那末工人們便每個月給自己的同志寄一些錢來。農民、職員、小手藝人們也都是這樣。學校裏，有一個學生四十多歲了。他是一個中學畢業生，但在日本人統治時代他不能夠找到合適的工作，因爲他過去會參加過學生罷課運動，日本人對於這一點是絕不寬恕他的。於是他便當了「補」鞋匠。白天，他在平壤的街道上補鞋，晚上便讀書，學習。現在他已考入了大學，他的考試成績是非常優良的。他的補鞋的朋友們，都盡量地幫助他，甚至給他往學校裏送午飯。

他心裏很明白地笑着說道：「一切都明白了，你要想欺騙我，那你是白費力氣！」

在房屋與布棚中間的幾塊石頭上，有幾個老頭子坐在那裏。在他們面前擺着一個炭火盆，上面已經蓋上了一層白色的灰燼。老頭子們吸着自己長長的煙袋管，一句話都不說。彷彿他們不知道周圍所發生的事情似的。

汽車來了，我們便出發了。

關於北朝鮮開始發生虎列拉流行病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我們仍然不相信，虎列拉流行病就在我們不遠的地方發生了。所以我們也不去想它。

現在我們想起了，一天早晨，我們看見平壤中心的一條大街的拐角處站着幾個武裝警察。大街上懸着一條大繩。城市中心區有幾棟房屋周圍也攔起了繩子，由警察在那裏看守着。有的地方掛着一些宣傳畫，上面畫着一隻發怒的老虎，眼睛注視着過往的行人。宣傳畫上寫着：「虎列拉比老虎還可怕」。

以後，我們無論走到那裏，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宣傳畫。因為我們經常都是在外面旅行的。有一天我們訪問了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的保健部。下面就是他們對我們所談的一些事情。

一個餓死了的富人

在日本人統治時代，絕大多數的朝鮮人是完全得不到醫藥幫助的。現在，在南朝鮮也是這樣的情況。在據一九四六年六月調查有人口一百二十萬的整個漢城，只有一個診療室比較便宜的公立醫院。其餘的醫院，都是私立的。甚至有中等收入的知識分子都治不起病，那就更不用說工人了。幾年前，在漢城，有一個在市中心區開大百貨商店的很富的朝鮮人，娶了一個日本老婆。這是很少有的事情，因為在日本人佔領朝鮮三十五年當中，嫁給朝鮮人的日本婦女還不到一百五十人。

可是不久，這個「幸福」人的老婆便害了病。他便將她送到很好的醫生那裏治病。他爲她治了三年病，把自己一切財產便花得淨光了。結果，他破產了，變成了一個乞食的人，後來便因痛苦與飢餓而死了。由於他的死，日本人報紙上還發表了一條不長的新聞，說明這個破產的原因，是因爲一個朝鮮人對日本女人無限愛戀的結果。

一些數目字

當一九四六年夏，虎列拉流行病的象徵剛一發現的時候，蘇軍駐朝鮮司令部即提出了幫助朝鮮當局的建議。這建議被採納了。蘇聯的醫療工作大隊到了北朝鮮。在元山，在鎮南浦開辦了幾個蘇聯醫院。在朝鮮的許多醫院裏，有許多蘇聯的流行病科專家在工作。

由於蘇聯醫生實施預防工作的結果，北朝鮮害虎列拉病的人要比南朝鮮少得多。根據漢城出版的『中外新報』（譯音）上所發表的材料，截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南朝鮮害虎列拉病的人有八千一百四十九個，死去的有五千二百九十七個。在北朝鮮，則截至八月底，害虎列拉病的人，有兩千稍爲多一點的人，死去的有一千零五個。

據自南朝鮮來的許多朝鮮人談，美國人沒有給朝鮮人一點醫藥幫助。他們都離開城市跑到森林裏，跑到山上去了。丟下朝鮮人，無人過問。他們醫生很少，而最必需的藥也完全沒有。美軍運來了些賓尼西林（藥名——譯者）。美國軍官們便把它賣給了朝鮮的投機分子，而投機分子又把它轉賣給醫生。一小瓶賓尼西林在漢城要比在美國貴一百多倍。一個中等階層的朝鮮人，那是根本買不起的。

蘇聯醫生的談話

在南朝鮮，沒有進行任何有組織的防疫工作。

在北朝鮮，所有的居民都被發動起來進行防疫鬥爭。

在十月裏，我們到元山省與咸興省去旅行。在那裏走路的時候，是應當十分小心的。因為在許多鄉村的進出口，在十字路口，在橋樑前面，都挖有四方形的大坑。裏面裝滿了白色的石灰水。這有兩個意義：第一，幫助檢查站的工作者把自動運輸車輛擋住，以便檢查坐車人的防疫證；第二，把汽車輪子用石灰水消一消毒。

在北朝鮮，成千的人們在大路上，在診療所裏，在醫院裏工作着，在檢查站值班放哨。

在元山，我們遇到了蘇聯的醫療工作團。團長是一個作醫務工作的少校。現在我們把他講給我們的話引證在下面：

「在北朝鮮，進行防疫工作的蘇聯醫務人員中，有二十五個流行病專科醫生，六十三個助理醫生，二十四個作消毒工作的護士。我們把全體醫務工作人員分成了五個小隊，每一隊負責一個區域。

我們來到這裏以後，首先要準確的判定，虎列拉是從什麼地方傳染到北朝鮮來的。然後我們就選擇了幾個發生虎列拉病的地點進行調查研究。

工作的進行，在最初是非常困難的。起初居民們不但不幫助我們，相反，他們却阻礙我們工作的進行。因為害怕俄國醫生也和日本的醫生們一樣，要把發現流行虎列拉病的村子全部燒掉，所以朝鮮人便將病人隱藏了起來。他們把病死的人都藏在頂樓裏，或地下室裏，以後便偷偷地埋掉了。所以我們便不得不阻止他們埋葬，不得不去把死人的棺材打開。你要知道，這種事情都是在夜間作的，你可以想像得到，那情景是非常陰慘的。但是，我們並沒有放手，朝鮮政府用盡各種方法來支持我們。幫助我們。在這方面，我們要特別感謝青年組織。

我們判定了，虎列拉是從南方傳來的。是幾個乘着自己的小帆船從黃海與日本海航行的漁夫把虎列拉病菌帶了過來。

在虎列拉的發源地，我們發現那裏髒得驚人。死人在那裏躺了三五天還沒有埋葬。吃送葬飯的地點，就在死人剛才還在那裏躺着的地上。死人的東西都拿到市場上去賣。

我們已建議朝鮮政府實施一些嚴厲的措施。我們的建議是，特別禁止漁夫到海上去；在有虎列拉病流行的城市與區域，暫時停止市場活動；在個別地段，停止火車的行駛；北朝鮮全體居民均注射防疫針等等。

這些措施都獲得了結果。那些朝鮮居民與朝鮮醫生起初對於我們是那樣不信任，可是現在，他們真不知道怎樣來表達自己對我們的謝意了。不久前，平壤會舉行了一個歡迎大會，歡迎蘇聯醫生。會上人民委員會代表全體人民致電蘇軍駐朝鮮司令部，表示謝忱。

我們的工作，已使朝鮮人民相信，同虎列拉是可以進行鬥爭的，同虎列拉進行鬥爭，也許比同老虎——他們總是把虎列拉與老虎相比較——進行鬥爭還更順利些。

亦人員委員會決議由一民選令中間，將南派一國法令（甚至土獻並草革命）對黨舉去一對對照調人員委員會決議，顯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選舉時，市、首領人員委員會。

在大選之前

具有歷史意義的法令

按照臨時人民委員會的決議，應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選舉縣、市、省的人民委員會。在人民委員會所通過的一切法令中間，沒有那一個法令（甚至土地改革法令）像選舉法一樣喚起了人民這樣的狂歡。

如果想一想，這是朝鮮人民第一次獲得了用自由、直接、平等、與祕密投票的方法表示自己意志的可能，那這種情況就不難瞭解了。在此以前，一般朝鮮人都不懂什麼是選舉，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朝鮮從來沒有進行過選舉。

各個政黨，各個社會團體都在熱情的準備選舉。在平壤，曾召開了各政黨，各社會團體領導者聯席會議。決定在一切選舉區內，建立民族民主統一陣線，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參加民主陣線的有勞動黨、民主黨、天道教黨、民主農民聯盟、民主婦女聯盟、民主青年聯盟及其他社會團體。

反動派的抵抗

雖然選舉法得到人民的一致擁護與強大的支持，但反動派（雖然在北朝鮮其人數非常少）仍狂妄地企圖：即使不能完全破壞選舉，那末至少也要使人民不能團結一致，不能相信新法令的正

確性。

反動派清楚知道，民主統一陣線在選舉中的成功，將會徹底粉碎他繼續進行反人民鬥爭的一切希望。

活動特別猖獗的，是部份與其美國保護人有聯繫的基督教牧師。基督教牧師團體在平壤舉開了會議。那些牧師們號召自己的信徒不要參加政治生活，不要參加羣衆大會和各種會議。那些牧師們要求把選舉日期由禮拜日改爲工作日。

在多防荀縣（在南平壤省），有二十個地主拒絕領取選舉票，以表示對選舉的抗議，並要一切人步他們的後塵。

他們還企圖利用某些工廠裏存在的經濟困難而進行活動。

在開城縣，會扣住了一個自漢城派來的帶着手榴彈與手槍的武裝恐怖集團。這個恐怖集團的首領供稱，他的任務就是暗殺民主陣線的候選人。

應當指出，反動派是不能夠進行任何較廣泛的公開活動的。他們的煽動宣傳，並不是直接號召人民投民主陣線的反對票，而是勸告人民不要參加選舉。

為人民的事業而奮鬥

然而，很快連那些參加平壤會議的基督教牧師們也知道，他們的力量與他們的影響是沒有什麼可指望的了。並且，以名望最高的康良煌爲首的三十六個基督教牧師，都發表了演說，號召自己的信徒們，爲全民的事業而奮鬥。

天主教牧師與基督教牧師代表團謁見了金日成，並向他保證，他們是完全擁護與支持選舉法的。

正教教長金垠奉與佛教教長田粲聰都對信徒們作了專門的講演，說明選舉法的正確性。

十月六日，星期天，在各個教堂裏、廟宇裏都作了禮拜，祝福行將到來的大選舉。選舉法很明顯的，反動派企圖在信徒中間進行煽動的陰謀，澈底失敗了。

一致行動

同時，一切民主黨派與社會團體都派出了無數的宣傳鼓動工作者深入人民大眾中間去進行工作。婦女與青年是宣傳鼓動工作的先鋒。就連北朝鮮最偏僻的鄉村裏，都設有民主陣線的宣傳站。我們會看見在金鋼山，佛教修道院裏設着一個宣傳站，而修道院的附近，只有一個很小很小的村莊。

宣傳者們向居民們解釋選舉法的實質，說明人民委員會的政策，以及它所實行的各種改革的意義。說明這些東西是很容易的，因為土地改革也好，勞動法也好，朝鮮勞動人民老早都已經知道了。

北朝鮮的知識分子，對於選舉的籌備工作作了很大的貢獻。這只需舉出幾個數字來，就足以說明了。

三百七十個作家、詩人與作曲家，會寫了無數的作品，來解釋選舉。

藝術家們，會畫了一千三百九十五張宣傳畫，號召人民投票選舉民主陣線。

四千名男女演員為選民們組織晚會，表演節目。

九百零七個攝影師照了四十九萬零三百二十六張照片，說明北朝鮮在人民委員會領導下所達到的成績。

金日成向人民發表廣播演說

各個政黨與各個團體的一切領導人和民主陣線的候選人，都繼續不斷地在羣衆大會上與競選大會上向廣大的選民羣衆發表演說。

金日成也向人民發表了廣播演說。他說道：

「人民委員會，作爲人民政權的一種形式，在朝鮮解放後立刻便產生出來了。它的產生，是根據朝鮮人民自己創造性的倡議。這證明，人民委員會，純粹是人民的政權。所以人民委員會的威信一天比一天提高了。這種威信，乃是人民政權實行各種民主改革的結果。

人民委員會的任務就是，鞏固與發展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改革。我們必須在各種民主改革的基礎上，高度發展農業、工業、與運輸業，不斷地關心人民的物質生活狀況。我們必須謹慎地愛護國家財產與私有財產。我們必須喚起與鼓勵各地經營工、商業的自動性。我們必須爲建設中的民主國家創立鞏固的經濟基礎。我們必須大力注意於發展教育、科學、文學與藝術。沒有教育，人民是不可能進步的。

我所說的這些任務，一定能完成。我們有足夠的領土，有無限的天然寶藏，有千百萬人民。擺脫了日本奴役的人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祖國。人民的創造力量已被解放，而用於當前事業和造福的勞動。這就是我們成功的主要保證。

某些宗教的代表們說：「人民不能自治。統治者是上帝給他們派來，或者是其他國家爲他們指定的。管理人民的人，應當是獨立於人民之外的。民選的政權是不正當的。誰如果能保障他的鄰居不選他，那就是說他的鄰居也就可以管理另一個鄰居了」。我的回答是：誰要否認民選政權的正確性，那誰就是想使自己的國家回到過去，回到受異國人壓迫的可恥的過去。

某些宗教的代表們說：「牧師是不能選舉到人民政權機關中去的。牧師不應當參加政治生活。」但是，如果被選上了的話，那就拒絕爲人民服務。我請問，有沒有這樣禁止牧師與信徒們爲自己的人民服務的宗教呢？

有人說，婦女不應當當選。說如果婦女參加了政治生活，就會破壞家庭基礎。說如果婦女進了人民委員會，那她就比丈夫的社會地位高了，她就想成爲一家之長了。我的回答是：婦女構成了人民的半數。沒有她們的參加，就不能夠建成真正的人民政權。大家可以回憶一下那些爲爭取我國人民的自由而獻出了自己生命的朝鮮婦女們的英勇氣概。回憶一下那些參加游擊隊的婦女們，那些曾在監獄裏受磨難的女英雄們，那些以愛國主義精神，以忠實於祖國的精神教育我國兒童的女教師們。朝鮮人民的光榮，絕不容許我們拿過去野蠻的偏見去對待婦女們。

我們值得以我們正建立着的朝鮮四千年歷史上從來不會有過的人民政權而驕傲。這樣的政權，在許多國家中，連歐洲的許多國家也算在內，直到現在都還沒有。

四百五十萬選民

臨時人民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批准了選舉法，並批准了由十一個人組成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參加這一委員會的，是北朝鮮一切政黨與社會團體的代表。

在各省、市、縣人民委員會所舉行的會議上，也成立起了各地方的選舉委員會。

按照選舉法的規定，親日分子（五百四十七人），被判處徒刑的人，與精神病患者是沒有選舉權的。其餘有選舉權的人共四百五十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名。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早晨七點鐘以前

如我們前面所說過的，如果朝鮮在平常還給人造成一種過節日的印象的話，那末在這個陽光明媚而涼爽的今天——十一月三日，就更成了朝鮮從來所不會有過的全民的節日了。

朝鮮人民都穿起自己的好衣服到選舉地點去了。因為他們認為早投票是一件光榮的事情，所以他們還在選舉處的大門開門以前很久——即早晨七點鐘以前，便在選舉處的門前站了幾排很長的隊伍。朝鮮人都帶着一家的人出來選舉，當大人們站着隊等候選舉的時候，小孩子們便吵吵嚷嚷的玩起來了，這不但不減煞節日的盛況，相反，却更使它帶上了全民歡慶的性質。

有幾輛載着許多演員的宣傳卡車，在選舉處旁邊停下來。演員們在卡車上，就像在小小的舞台上一樣，表演起短劇，跳起民族舞，唱起人民歌曲來了。裏面，除了職業的演員外，還有許多人是參加業餘的文藝活動的，特別是學校參加業餘活動的人，為數更多。

一隊不平常的選民

在七點鐘的時候，我們乘車走到一個鄉村的金日成選舉區。所有的選民們早已列隊在選舉處的門前等候了。這是一個不平常的隊伍。每一個朝鮮男女的手裏都拿着一個盛着水的臉盆，肥皂與毛巾。我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有一個年老的朝鮮人向我們解釋道：

與手——投票選舉像金日成這樣的人，心和手都應該是很純潔的。我們在拿到寫有他的選票以前，都要把手洗乾淨……

曾祖父與重孫子

在選舉處門前，在行列的最前面坐在台階上吸煙的是一個很老的老頭子。人們告訴我們說，在他後面，排隊站着的二十個人，都是他的兒子和孫子。他們一家人都商議好了，要做投票的第一名。

老頭子（家長）病了，重孫子把他用手扶來參加選舉。重孫子今年十八歲了，還不到享有選舉權的年齡。

如果我們不是在附近的一個選區裏，曾經看見過一個一百零六歲的老頭子親自出來參加選舉，而且在隊伍中站了第五名的話，那我們對這種情況就會感到非常驚奇了。門前站了幾排男男女女，一個弄錯了投票箱的老頭子

在朝鮮，選舉是這樣進行的：選民領到了寫有民主統一陣線候選人姓名的選票，便到一間特別的，不讓局外人進去的房間去，裏面放着兩個投票箱！一個是白色的，一個是黑色的。如果選民把自己的選票放到白色的投票箱裏，意思就是投票贊成候選人。如果選民要反對候選人，那他就可以把選票放在黑色的投票箱裏。

有一個因選舉的隆重而感到非常興奮的老農民，由於興奮，把投票箱弄錯了，他把自己的選票投到黑色的投票箱裏，而沒有投到白色的投票箱裏。一投進去，老頭子立刻便知道自己錯了，大聲喊起來。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們來了。老頭子要求他們把他的選票從黑箱裏拿出來，放到白箱

裏。委員會的委員們向他解釋說，他們不能作這件事。因為投票箱是封起來的，按照法律的規定，不到時期，誰也沒有權利把投票箱打開。老頭子聽了，就坐在地上，用手扯起自己白色的頭髮來，而且說道，什麼時候不把他的選票拿出來放到白箱裏，他什麼時候不離開這裏。選舉委員會的委員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用強力把老頭子拉出去吧——就要破壞選舉的隆重愉快的氣氛。何況老頭子又完全是充滿了一片好心呢。

最後，找到了辦法。用電話與上級選舉委員會聯絡了一下，上級委員會決定將來在數票的時候，把黑箱裏的選票拿出一張來，算作是贊成民主陣線候選人的選票。

兩個汽車夫

我們返回平壤的時候，已經是半夜時分了，那時，在我們所到過的那個鄉村選舉區裏，一切選民都已經投完票了。

在路上，我們看見有兩輛朝鮮汽車，彼此迎面開近了，停下來，一個汽車夫從一輛汽車裏出來，對另一個汽車夫大聲斥責起來。我們的翻譯員想看一看，在這樣歡慶的日子，為什麼一個人這樣大罵大叫地鬧。他回來的時候非常高興地把事情的究竟告訴了我們。

其中有一個汽車夫是到自己的選舉區去進行投票選舉的。另一個是在該區已經投了票回來的人，遇上了他，就大罵起來，因為該選區所有的選民都早已投完票了，只等着最後的一個選民了，這個人就是那個汽車夫。由於他的原故，使該選區落後了。

我們看見那個挨罵的汽車夫，怎樣打開了摩托，以一小時八十多公里的速度坐着汽車趕去投票了。

一個拚死的姑娘的最後請求

這個故事，是平壤第二十六個選舉區的人們告訴我們的。

一個名叫金春新的二十三歲的姑娘，是民主青年聯盟的會員，在選舉前兩個星期害了重病。她的父母是基督教的信仰者，他們非常愛自己的獨生女兒，但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使她也成爲『真誠的信徒』。當金春新參加了民主青年聯盟以後，曾發生過許多次煩惱的家庭糾紛與口角。爲着迫令女孩子退出民主青年聯盟，曾採用了勸告、威脅等一切方法。

在離選舉日期還很遠的時候，相信反動牧師們的煽動宣傳的父母，使用一切方法勸告女兒不要去參加選舉。

後來，金春新害了很重的病。在十一月二日那天夜裏，她的父母都沒有離開她的病床。因爲看樣子，女兒就要死了。第二天早晨，金春新問她的父母，說她有一個最後的請求，他們是否可以辦到。

——當然啦，我的女兒——她的父母說，——凡是你所願意作的我們都可以作到。

——我請求你們，——金春新說，——給我投票箱拿到家裏來，我願意和我的一切朋友們一樣，投我的選票。

父親到選舉處去了，並把自己女兒的請求說了出來。選舉委員會委員們便帶着投票箱到金春新家去了。他們把兩個投票箱放在姑娘的床頭，把選票遞給她。然後他們使和她的父母們一塊兒走出來，把姑娘一個人留在屋子裏。於是金春新便和她所有的朋友們一樣投了自己的選票。

在十一月三日的下午

由於反動派的一切煽動宣傳，都是號召人民抵制選舉，而不是號召人民把選票投到黑色的投票箱裏，所以，到了下午，在平壤百分之八十七的選民已經投完票的時候，選舉情況對於一切人便都揭曉了，選票的絕大多數是投票贊成人民委員會的。

除去其他一切不談，即令完全不是一個銳敏的觀察家，也可以猜想到那些一隊隊手裏打着列寧、斯大林與金日成像到選舉區去的人們是同情那一邊的。

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在平壤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民主陣線已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為誰敲起鐘來了

按照選舉法的規定，在二十三點五十九分，選舉停止了。

在平壤，大同江岸邊上懸着一個古老的大鐘，周圍圍着一道木欄柵。在古代的時候，這鐘聲，是告訴人民對敵獲得了勝利，或發生了其他什麼值得全民慶幸的事件。傳說中說，這個鐘在第一次響的時候，是告訴人民李舜臣獲得了偉大的勝利的。後來，朝鮮的國王曾下令稱，敲鐘是通知人民太子降生或其他對人民無關重要的事件發生的信號。後來，一般人便把敲鐘的事情給忘記了，已經有六百多年沒有敲過鐘了。鐘的周圍繞着一道木欄柵，就像歷史的珍寶似地被保護着。

我們在二十三點四十五分鐘去到大同江岸，到那個周圍圍着木欄柵的大鐘旁邊參加慶祝典禮。在街燈的燈光下，銅鐘穿過木欄柵的縫隙閃爍着暗淡的光芒。木欄柵的前面，放着一張蒙着白布的桌子。各政黨與各社會團體的代表們，手執國旗形成一個很大的半圓圈站在那裏。平壤市長走到桌前，發表了一段簡單的演講。隨後，便有兩個朝鮮人遵照他的命令把木欄柵上的門打開了。開門的兩個朝鮮人中間，一個年紀很大了，另一個年紀還非常輕。市長看了看錶。正是差一分鐘不到十二點，有力的震耳欲聾的古老的鐘聲便響起來了。這一次，有史以來第一次，它真正

編者後記

阿·基托維奇和柏·布爾索夫二人所著「北鮮遊記」一書問世時，朝鮮命運問題正激動着廣大的蘇聯和世界輿論界人士，朝鮮民族是否能獲得獨立，以及它是否能將解放兩年多以來在北鮮所進行的巨大民主改革推及全國，這一問題也還有待解決。

因此，蘇聯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對於這個國家，對於朝鮮民族的生活與鬥爭，對於北鮮和南鮮的情況，顯然是極爲關切的。

本書乃是我國文藝作品中滿足讀者這種興趣的第一個嘗試。作者曾在北鮮住過一個很長的時間，熟悉了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人民；現在就要與讀者分享自己所得之印象了。

當然，本書並不希求對朝鮮人民生活作一全面敘述。這並不是一份調查，而只是一本遊記，只是作者在按新方式生活着的北鮮之見聞錄。但却在讀者面前，展開了縮造這種生活的全部人物，從抗日游擊戰爭的傳奇式的英雄——目前人民委會主席金日成及北鮮其他政治領導人物起，到普通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止。

本書文字是記實文。而所述事實之力量，足使讀者看到在朝鮮所發生的事件之巨大歷史意義，使讀者深刻感觸到北鮮和南鮮勞動人民地位之不同，可以清楚地設想國際政策方面兩種互相對立的方針之鬥爭情景。

一種是蘇聯所執行的，旨在完全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者四十年來統治之殘餘，發展真正的民主

的方針；另一種則是美國政府所實行的，旨在殖民地式奴役南鮮和絞殺民主的方針。

根據朝鮮的例子，讀者可更加確信，美國用以掩蓋其肆無忌憚地使朝鮮殖民地化的，關於「自由」與「民主」的宣言，究竟有何價值。與日本作戰，美國所追逐的只有一個目的——即搞掉自己在遠東的帝國主義敵手。現在，美國就堅持要統治一切前日本殖民地——從太平洋諸島嶼到朝鮮——和日本本土。

作者的敘述一直寫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即北鮮舉行第一次民主選舉時。自那時以來，在朝鮮又發生了許多新的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在全世界面前最終表明了，是誰真正在為朝鮮的獨立與自由而鬥爭，又是誰僅只裝腔作勢地談談這點，而實際上却幻想使愛好自由的朝鮮民族返回到奴隸的惡劣時光去。

但在敘述這些事件之前，應當簡單回顧一下前此發生的各項主要事實。朝鮮——這是個歷史悠久的國度。遠在世紀前三千年，即有關於朝鮮文化的記載。她的有利的地理位置，柔和、溫暖的氣候，豐富的地下寶藏，肥沃的土地，所有這些早已引起外國殖民者的垂涎。在很長時期內，朝鮮是處於中國統治下，而自十九世紀後半葉起，日本對她則抱有特別的貪心。還是在一八七六年，日本即已以戰爭威脅而在朝鮮攫取了種種權利和優勢。

在一八九四——九五年中日戰爭中戰勝中國後，日本便控制了朝鮮的財政、司法、警察和軍隊，到一九一〇年，又迫使鮮王以自己及其從僕的名義，將朝鮮「讓」與了日本帝國主義者。

自此以後，朝鮮的整個生活便從屬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了。朝鮮民族墮入了日本武士道的囚籠；它注定了沒有政治權利與民族權利，是要受無情的剝削，遭受凌辱與蔑視的。奴役勞動與苛重捐稅，這就是它的命運。所有那一切足以保證它過無虞匱乏的生活的東西——地下富源，糧食，原料，工業產品——都被運到日本去了。

但是，朝鮮人民的解放鬥爭一年也沒有停止過：從一八九九年在國內展開的，以爭取朝鮮完全獨立爲目標的奇卡克（譯音）運動，到第二次大戰時期的游擊戰爭，中間貫穿着連綿不斷的反對可恨的日本壓迫的起義。雖然遭受多次失敗與嚴厲鎮壓，但朝鮮人民仍是相信未來的勝利的。勝利果然到來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進入了抗日戰爭。蘇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摧毀了邊界上的日本設防地帶，掃清前進途中的一切障礙，挺進到滿洲中心。日軍指揮部的作戰計劃——即退到朝鮮邊界，在這一狹窄戰線上阻止蘇軍的計劃被破壞而化爲灰燼了。八月十二日，蘇聯太平洋艦隊登陸北鮮。羅津、雄基、羅南、清津、元山等港相繼陷落。北鮮已爲蘇軍佔領，日軍總參謀部的所有地圖都塗抹亂了：蘇軍從東、南、西、北四面八方湧來。戰爭開始六天之後，在八月十五日，日本關東軍指揮部即宣告準備投降，而八月十九日，該軍參謀長畑彥中將，就站在蘇軍華西列夫斯基面前聽取點交人員武器的指令了。

朝鮮狂歡起來了。各地都產生了『人民委員會』——新的政權機關。九月六日，在漢城舉行了全鮮人民委員會代表大會，從各省來了一千五百名代表。代表大會宣佈朝鮮爲人民共和國，並選出了中央人民委員會。日本的殖民地國家機構開始崩潰了。甚至還確定了普選事宜。朝鮮人民渡過了他們永世難忘的日子。

在新的民主基礎上，開始了國家底改革。可是，這種改革只能及於部份地區，即根據迅即簽定的蘇美協議而劃定的蘇軍駐紮地區。這一協議規定將朝鮮以緯線三十八度爲界劃爲兩個地區，蘇軍駐紮在三十八度以北，美軍則在其以南。北部地區有百分之五十七的領土和一千一百萬人口，在南部有全鮮百分之四十三的領土和一千五百萬人口。

從此，朝鮮遂開始循着截然相反的兩條路線發展着。北鮮與南鮮的邊界，也就成了兩個世界的區分線。美國統治者很快地向朝鮮人露出了他們的真面目。他們開始禁止人民委員會的活動，

廢除了關於宣佈朝鮮爲人民共和國的決定；起而維護日本的行政機構，並把它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把從前與日本合作的一些朝鮮反動分子派至領導崗位；在鄉村，幾乎全部保存了舊的封建關係，使農民仍舊沒有土地；並壓低了工人的工資。美國運來了一批以反蘇出名的朝鮮反動分子來「領導」朝鮮。如在美住了三十年的李承晚（原名辛萬利）和金九，都是領導反動集團而與國內民主分子進行鬥爭的傢伙。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蘇、美、英外長會議上，曾決定在朝鮮建立一個臨時的民主政府，並對該國實行臨時託管，以便至遲在五年內使該國獲得完全獨立。其後，中國也參加了這一協議。

爲協助建立朝鮮臨時政府，曾建立了蘇美聯合委會，如莫斯科協議所說，它「在製定自己的決議時，必須與朝鮮各民主黨派及社會團體諮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聯合委會開始工作。舉行了一個半月的會議，可是，未獲任何結果，因爲蘇代表團的所有建議都因美國代表們的怠工而擱置，他們堅持反對於組織臨時政府時，邀請一切羣衆性的，真正民主的組織（全鮮勞動同盟，民主青年聯盟，農民聯盟等）參加諮商，而只吸收那些反動的，公開反對莫斯科協議的小團體參加諮商。在當時很顯然，美國是不願在朝鮮組織起民主政府的，而只是要將國家政權交與親美的反動分子，如李承晚、金九之輩。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根據美代表團的提議，朝鮮聯合委會的工作遂中斷下來。

可是北鮮人民擺脫其數世紀壓迫的那種巨大改革工作却仍是繼續着。而在南鮮的這種改革過程，則被用警察與恐怖手段斬斷了。

實行土地改革的結果，百分之七十二的北鮮農戶無代價地獲得了一百三十萬海克脫原屬日人與地主的土地，原屬賣國賊與日人的工業、運輸、交通工具等都國有化了，製定了合理的勞動

法，規定成年職工的八小時勞動日，少年的六小時勞動日和勞動保險；宣佈並實行了婦女享有的平等權利；製定了一九四七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該計劃預定廣泛發展北鮮的經濟、文化；國內廣佈了學校、消滅文盲班、人民俱樂部和閱覽室網；最後是舉行了朝鮮有史以來第一次的，自由、民主的人民委員會選舉。在準備與進行選舉中，表現了朝鮮民族的極其和諧一致，而且這種和諧一致還正在日益加強着。這一點特別表現在建立民族、民主統一陣線上面，該陣線擁有將近六百萬成員。北鮮所有的三個政黨：人數最多的勞動黨（由共產黨與大多數為進步知識分子組成的所謂新人民黨合併而成），民主黨（商人和較富裕的農民在該黨佔有很大的百分比）和天道教黨（帶宗教色彩，但同時却支持廣大居民階層，首先是貧苦農民的政治要求）都參加了這一陣線。很多羣衆性的民主組織也參加了這一陣線。

一九四七年二月，人民委員會的代表們在其代表大會上選出了北鮮人民議會。參加這一人民政權最高機關的成員，是國內各階級、各社團的代表：工人、農民、職員、知識分子、工商業家、手工業主、僧侶等。在二百三十七名代表中，有八十九名勞動黨員，二十九名民主黨員，二十九名天道教黨員；九十名無黨無派人士。勞動黨著名活動家金科鳳也當選爲人民議會代表。新選的北鮮人民委員會，同上屆人民委員會一樣，是由朝鮮民族英雄金日成領導的。

人民委員會享有人民的廣泛支持，享有各政黨、各羣衆團體的支持；這些羣衆團體首推全鮮勞動同盟，全鮮農民聯盟（有三百餘萬會員），民主婦女聯盟（一百萬會員），民主青年聯盟（有一百二十萬會員）等組織。

因此在北鮮就掀起了真正的革命，發動了人民，使廣大的勞動人民階層參加了政治生活。每個稍爲客觀點的觀察者，都不能不承認這些事實。不久前訪問過朝鮮的美國女作家在其寫給金日成的信中說道：

「我謹向你，並經過你向在你領導下於兩年來獲得了巨大成就的北鮮人民致敬。

這些成就乃是建立了真正的，簡單而富彈性的民主形式，使人民，甚至是文盲可以合理地，祕密地表達其意志；空前簡單而有條不紊地進行了土地改革，使北鮮一半以上的土地實行了重分配，使全體農民都獲得了迅速致富的基礎；恢復了工業，同時又頒佈了進步的勞動法，以保證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擴展了學校網，現在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民在短期訓練班內學習。

所有這些成就使我確信：北朝鮮正創立着優於南韓的民主制度。因此在這裏，你就正在創造着未來的朝鮮的歷史。

我希望將來能在漢城總統府親自謁見你。」

由此可知，朝鮮人民在其每個行動中都銘記着與表現出對斯大林同志，蘇聯政府與蘇軍的深切感戴，並不是偶然的；因為他們解放了北鮮，並使北鮮人民有可能，真正實現其在過去僅取作爲遠景來幻想的東西。

當北鮮開始了新的生活時，南韓却正在繼續變爲憲警國家。一九四七年初，那裏開始了大批逮捕左翼人士——民主陣線、勞動同盟、農民聯盟、民主青年聯盟和勞動黨的領導人物。民主陣線總書記朴文奎，民族革命黨領袖金元鳳，勞動同盟主席許承澤，以及其他許多敢於堅主朝鮮民主化的愛國者都被投入監獄。

根據英國報章材料，一九四七年五月，南韓計有一萬二千多名政治犯被囚禁在監獄裏。前美駐鮮總督列赤將軍會製定了一個選舉朝鮮政府官員的選舉法案。這個法案規定了各種限制（如居住年限，財產數量，對失業者與教育程度之限制等），剝奪了百分之八十八的成年人的選舉權，但同時却賦與朝鮮叛國者與戰爭罪犯以選舉權利。

南韓最高政權機關，所謂「制憲議會」，只有一半是民選的，而這一半人的選舉也是極其虛

僞的。另外一半議員（即九十人中的四十五人）則係由美國指定的。雖然由於有百分之五十的，由美國選定的議員，使美國在議會保有特別的大權，但這個議會甚至連個獨立的外表也沒有。它正式聽命於美國軍政府，一切決議都要經美軍總司令霍奇將軍批准，而且霍奇還有隨時解散該會之權。

在此情況下，一九四七年五月，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與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間會就恢復聯合委會工作問題達成協議。並確定：聯合委會應根據莫斯科協議從事工作，並只能與擁護莫斯科協議的朝鮮黨派與團體諮商。據此原則，聯合委會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開始在漢城恢復工作，並受到朝鮮大多數人民的熱烈擁護。

可是不久即表明，美國代表根本就不打算執行莫斯科協議與遵守莫洛托夫與馬歇爾換文中所確定的那些條件。美國代表團要求吸收那些爲數寥寥而故意賦予以政黨組織形式的反動分子集團（其中包括南鮮「反對莫斯科協議鬥爭委員會」），來參加未來朝鮮政府人選問題的諮商。它又要求與那些非社會團體（如工商業組合、行政機關、高級學校、街道或房產委員等）諮商。並且還提出了一些虛構的組織名單（如所謂「朝鮮建築，修理工人協會，並說它擁有一百二十二萬會員」）。

爲求得協議，蘇代表團會屢次提出讓步的建議，如接受這些建議，本可保證委會工作獲得相當進展。可是美國代表團，甚至斷然拒絕討論這些建議，而堅持要求接受其反民主的要求。聯合委會工作時期，反動勢力空前猖獗，各種政治傾向的公正代表都可證實這點。如一九四七年七月周遊過朝鮮的美國的「朝鮮事務研究所」主席溫允今即承認：「李承晚和金九的活動造成了南鮮的無政府狀態。他們以恐怖、暴力威脅着大多數朝鮮人。只有戰時發財了的和那些與日本合作的分子才支持他們。」

反動分子在美國允許與支持下製定了完全粉碎南鮮民主組織的計劃，其中包括虐殺這些組織的領袖。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勞動人民黨』領袖呂運亨在漢城慘遭殺害，七月二十七日，警察掃射了漢城集會擁護聯合委會的兩千勞動人民羣衆。接着便開始了新的大批逮捕，警察突然襲擊民主組織所在地和報館，思想反動的青年結成了恐怖的組織。

還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初，列赤即發佈了關於將附屬於美軍政府的朝鮮機關改名爲『朝鮮過渡政府』的命令。這一『政府』究竟代表什麼人，僅就其成員就可判斷，參加該『政府』者有二十四名地主，九名前日本行政機構的官僚，七名僧侶，二十七名右翼報紙的編輯，但卻沒有一個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的代表。

同時，外國報章報導：美國還企圖建立南鮮的最終的新政府，以後並將其權力推及全鮮。這一政府的領導職位預定將授與李承晚、金九以及其他反動分子及與日本合作的分子。建立這一政府的計劃，是今年初（按指一九四八年初——譯者）當李承晚在美國時製定的。

於是，在南鮮便造成了特別嚴重的情况。左翼政黨被趕入地下，反動分子則籌備建立由美國參贊的反共政府，並幻想蘇美戰爭與建立其包括部份滿洲與蘇聯沿海地帶的『大朝鮮』。美國間諜直接參與逮捕民主人士的工作，民主陣線底二十四個政黨和團體的領袖，很多教授、演員、記者遭受殘酷鎮壓。

這種瘋狂行爲引起了聯合委會內蘇代表團的堅決抗議。爲回答這一抗議，霍奇將軍聲稱什麼在南鮮暴露了由北鮮領導的『共黨陰謀』案，甚且不惜對聯合委會某些蘇代表團員加以『挑撥南鮮共黨反對政府』的罪名。

由於在聯合委會內無法取得蘇代表團同意，把朝鮮變爲美國的殖民地，美國政府遂又破壞了聯合委會的工作，並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第二屆會議討論，希圖以其附庸國的投票通過相

當的決議。蘇代表在大會上指出聯合國是無權研討朝鮮問題的，因為解決所有這些與戰後調整有關的問題，不在聯合國組織職權範圍內；可是在親美的多數壓力下，這一問題終被列入議程，並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討論了。

爲給朝鮮人民以自主的可能，使它不受外國干涉而建立自己的政府，並以此加速將朝鮮變爲獨立的民主國家，蘇聯政府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提議於一九四八年初蘇美雙方同時撤退軍隊。在聯合國大會討論朝鮮問題時，蘇代表團堅持了這一最正當最簡明的提議。同時，蘇代表團要求邀請由南北鮮人民選舉的朝鮮人民代表參與討論這一問題。毫無疑問，蘇聯的這兩項建議，都是符合朝鮮人民底利益的，並且引起了朝鮮人民的熱烈響應。

然而，在美國代表團的粗暴壓力下，這些公正的建議，被那些唯美國之命是聽的多數代表所否決了。相反地，大會却通過了美國的提案——建立一個所謂「聯合國朝鮮臨時委會」。對意圖充作美帝國主義外交政策工具的這個委會，賦與了廣泛的全權：它有權監督南、北鮮的選舉，朝鮮政府的建立，以及組織國家武裝等。蘇聯代表團認爲：建立這種實質上是起着朝鮮的新的最高機關之作用的，與朝鮮民族自決原則相抵觸的委會，是不可容許的，因此，蘇聯代表團宣佈，蘇聯不能參加該委會工作。

蘇聯的提案是根據這種堅定的信念提出的，即只要允許朝鮮人民自己去作，他們是會建立真正民主的政府的。美帝國主義者也很瞭解這點。他們很清楚：李承晚、金九之輩的反動分子，只有藉助美國刺刀才能在朝鮮立足，否則即將坍台。正是爲此，他們才不同意自朝鮮撤退軍隊。

朝鮮的戰略地位，美國要把它變爲其遠東反蘇基地之一的盤算，它的大量富源——所有這些都使得朝鮮成爲了美帝國主義的極端渴望的殖民地。雖然美國外交官員總企圖隱蔽這些極端顯然的事實，並把自己裝扮成朝鮮獨立的擁護者，可是某些反動報紙却露骨地寫出了這一點。不久

前，赫斯特系報紙「紐約新聞與美國人」即曾聲稱：「美國的安全要求在朝鮮領土上建立美軍基地」。

朝鮮現時情況就是如此。這個國家的命運，鮮明地反映出第二次大戰進程中及其結束後的總的世界政治情景。朝鮮繼續被分裂為兩部份。當然這種情況決不能有助於鞏固遠東和平與安全。美國右翼集團對這種反人民的政策應負全責。

毫無疑問，絕大多數的朝鮮人民，將會繼續與任何變朝鮮為殖民地奴隸的企圖作鬥爭。該國的民主力量，比反動力量無限的強大。這就使我們有一切根據相信：朝鮮人民將來是會獲得完全獨立與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的。

瞭解朝鮮人民的生活與鬥爭，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國際生活中的許多現實問題，這特別是蘇聯青年們底當前任務之一。因此，「青年近衛軍」出版社遂將阿·基托維奇和柏·布爾索夫合著「北朝鮮遊記」一書介紹給讀者。

附記

本書原名為「我們看到了朝鮮」，現名是譯者加的。

書中朝鮮人名、地名的譯名會得到金萬善與崔東振兩個朝鮮同志的幫助，特此致謝。

譯者·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